



# 海上絲綢之路叢刊

Série dos Livros sobre a Rota Marítima de Seda

2024 Vol. 1 No.2



暨南大學  
澳門研究院



國際(澳門)學術研究院 | 歷史文化研究所  
INTERNATIONAL (MACAU) INSTITUTE OF ACADEMIC RESEARCH | HISTORY AND CULTURE RESEARCH INSTITUTE



## 《海上絲綢之路叢刊》簡介

《海上絲綢之路叢刊》由國際(澳門)學術研究院、暨南大學澳門研究院聯合主辦的學術期刊，創刊於2024年6月，是中外關係史、明清史（港澳史）、海外漢學、歷史文獻、基督教傳華史及海上絲綢之路城市社會、經濟、文化、政治等研究領域的專業刊物，國際標準期刊號（ISSN）：2958-9657（紙質版）、2958-9665（電子版），每半年出一期。

《海上絲綢之路叢刊》在中國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新聞局登記，是萬方數據知識服務平台、中國核心期刊（遴選）資料庫、中國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文獻中心、Airiti Library華藝線上圖書館、港澳期刊網、澳門中文期刊論文索引收錄期刊，也是中國學術期刊綜合評價資料庫的來源期刊，為澳門特區第一批被收錄的灣區研究類期刊。未來，為進一步加強學術影響力，將繼續申請加入其他國際期刊資料庫。

《海上絲綢之路叢刊》的評審和編委專家由國際知名學者組成，本刊以“立足專業、服務國家、面向世界”為辦刊方針，旨在促進相關研究領域的繁榮和發展。日後，期望能進一步把本刊建設為國際上有知名度的學術期刊。





## 《海上絲綢之路叢刊》編輯委員會

### 【顧問】

- 金國平 暨南大學澳門研究院學術顧問、特聘教授（內地顧問）  
高勝文 國際（澳門）學術研究院院長，暨南大學  
澳門研究院特聘教授（澳門顧問）  
馮瑞龍 國際（澳門）學術研究院歷史文化研究所所長，  
北京師範大學——香港浸會大學聯合國際學院  
中國文化研究所副所長（香港顧問）

### 【主編】

- 葉農 暨南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導，澳門研究院院長  
高勝文 國際（澳門）學術研究院院長、暨南大學  
澳門研究院特聘教授

### 【副主編】

- 吳青 暨南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導，副院長

### 【編委】（排名不分先後）

- 金國平 暨南大學澳門研究院學術顧問、特聘教授  
普塔克（Roderich Ptak） 德國慕尼黑大學退休教授  
柳若梅 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  
馬建春 暨南大學教授  
陳章喜 暨南大學教授  
夏泉 暨南大學教授  
楊杰 暨南大學教授  
張斌 香港亞太宗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  
靳環宇 中聯辦深圳聯絡部  
陳進國 中央民族大學教授  
袁朝暉 中國社科院世宗所副研究員  
馮瑞龍 國際（澳門）學術研究院歷史文化研究所所長，  
北京師範大學——香港浸會大學聯合國際學院  
中國文化研究所副所長



## 目 錄

### 專題研究

---

美洲作物牛油果的全球傳播與發展史研究

郑博仁 张 箭 / 1

軍事合作與利益侵奪：港督文翰與海盜問題

张 坤 李彦汶 / 15

漳州古建築中的力士造像：民俗化過程與文化解讀

林南中 / 32

近代中外語言學習與交流文獻整理與研究

葉 農 / 41

### 啼音初試

---

二十一世紀前《詩經》在西方世界的譯介與傳播

张佳怡 / 60

### 著作點評

---

俄國與澳門交往史研究新進展：評《17—19世紀

俄國對中國澳門的認識》

陈彦喆 / 71

《海上絲綢之路叢刊》

2024年12月 第1卷 第2期

---

主辦單位：暨南大學澳門研究院  
國際（澳門）學術研究院  
歷史文化研究所

主 編：葉 農 高勝文

副主編：吳 青

編 輯：宋玉宇

印 刷：學研出版社

版 次：2024年12月第1版

---



# 美洲作物牛油果的全球传播与发展史研究

郑博仁 张箭

**【摘要】**牛油果是原产于热带美洲的水果之一。现有考古资料表明，印第安人对牛油果进行了初步驯化、选种和传播，不仅已有数千年的种植史，而且因其象征着旺盛的生命力和繁殖力而在印第安人的宗教神话、经贸活动和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价值。16世纪早期，西班牙探险家和学者们将牛油果带回国内种植，并相继传入英、法、荷兰等国，后又经新开辟的海上航路传播到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在牛油果的早期传播中主要有零星引种和小规模种植两种方式，效果并不太理想，一是因其植物习性只适应热带、亚热带地区的气候；二是因其具有催情壮阳功效的说法流传甚广，导致西方教会的抵制；三是因其社会价值、经济价值和实用价值明显不如众多美洲农作物，甚至也不像草莓、菠萝等水果作物那样受青睐。20世纪初，美国佛罗里达州和加州培育的牛油果品种及育种技术极大促进了全世界牛油果产业的发展。1920年左右，牛油果首先在我国台湾地区引种，现已广泛分布于华东、华南、西南等地区，形成了一定的种植规模并具有可观的发展潜力。如今，牛油果以独特的营养和药用价值成为全世界第四大最重要的热带水果。牛油果的全球传播与发展是15世纪末开始的新旧大陆物种交换的重要成果之一。

**【关键词】**热带美洲；印第安人；牛油果；地理大发现；全球传播

## Global Dispersal and Development of Avocado, An American Crop

Zheng Bo Ren Zhang Jian

**Abstract:** Avocado is one of the fruits native to tropical America. The existing archaeological findings show that avocado has been preliminarily domesticated, selected and dispersed by the Indians, which has not only been cultivated in tropical America for thousands of years, but also is of great value in religion and mythology, economic activities and social life of the Indians because it symbolizes strong vitality and fecundity. In the early 16th century, avocado was transplanted by Spanish sea explorers and scholars when they were back to Spain. Since then, avocado had been

**著者简介:** 郑博仁，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世界史博士研究生，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世界农史、海交史。张箭，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二级教授、历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世界农史、海外交通史。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全球史视野下若干美洲作物的发展传播研究”（项目编号21BSS005）、四川大学“区域历史与边疆学”一流学科群建设项目（skzd201407）阶段性成果之一。

known in other European countries like Britain, France, and the Netherlands, and gradually spread to other countries and regions in the world via the newly – opened sea routes. The early introduction of avocado, mainly sporadic or small – scale planting, was proved unsuccessful due to the facts that it, firstly, could only adapt to tropical and subtropical climates, and was, secondly, resisted by the Christians because of the widespread gossip of the aphrodisiac effect of avocado. Thirdly, it, in terms of social importance, economic value and utility, was obviously inferior to many crops originating in the Americas, such as corn, potatoes, rubber, cotton, and even among fruit crops, it is not as popular as strawberries and pineapple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avocado varieties and breeding techniques developed in Florida and California greatly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avocado industry all over the world. Around 1920, avocado was first introduced in Taiwan, China, and is now widely distributed in East China, South China, and Southwest China, forming a certain planting scale and considerable development potential. Today, avocado has already become the fourth most important tropical fruit in the world with its unique nutritional and medicinal properties. The global dispersal and development of avocado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achievements of species exchange between the old and new continents since the end of the 15th century.

**Keywords:** Tropical America; Avocado; Indians; Age of Exploration; Global Dispersal

牛油果 (*Persea americana*), 又称鳄梨、油梨、樟梨或酪梨, 是一种营养价值很高的热带水果, 富含不饱和脂肪酸、蛋白质、多种维生素及矿物质等, 其果树为樟科鳄梨属 (*Persea*) 常绿乔木。<sup>①</sup> 牛油果原产自热带美洲, 15 世纪末地理大发现开始之后, 被西班牙探险家和学者们认识和了解, 经“哥伦布大交换”传播到欧洲, 后又经各国新开辟的海上航路传播到世界各地, 特别是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进行培育和种植。如今, 牛油果以其独特的营养和药用价值成为全球最受欢迎的热带水果之一。牛油果传入我国的时间较晚, 而且最初引种的规模和范围都较小, 不过随着国内消费者对牛油果的认可度不断提升, 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牛油果产业的发展。目前, 牛油果已在我国华东、华南、西南等地区广泛种植并形成了一定的规模, 但在国内牛油果消费市场中占比较小。因此, 国内牛油果产业仍有可观的发展潜力。国内学界的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华南地区牛油果果树的引种和栽培技术方面, 对牛油果的全球传播史与近现代发展的研究付之阙如。这与我国牛油果产业蓬勃发展的势头极不相符。故此, 本文通过梳理相关农史资料, 从牛油果的命名、起源、早期传播方式和途径、地理大发现后在世界各地的传播和发展史等方面厘清在溯源性研究中的有关问题。

## 一、牛油果的词源学考察

在牛油果的拉丁命名过程中, 词源学家最初以为牛油果产自波斯或埃及, 因此称其为 *Persea*, 后来为纠正这一错误, 添加了 *americana* 一词以说明其原产地。牛油果的另一个拉丁学名是 *Laurus*

①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植物志》第 31 卷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82 年), 第 5 页。

persea，可能源自希腊语中埃及月桂树的称呼。<sup>①</sup> 西班牙人最早通过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接触和了解牛油果，因此西班牙语中称其为 aguacate 或 palta。前者来源于阿兹特克人的纳瓦特尔语词汇 ahuacatl（意为“睾丸”），目前在墨西哥等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西班牙语国家中仍然沿用这一称呼。而后者源于盖丘亚语（Quechua），是印加人对牛油果的称呼，以产地帕尔塔族（Palta，即今厄瓜多尔一部族）命名，目前仍在南美的西班牙语国家中使用。

牛油果一词在传入英语的早期，其拼写五花八门。英国商人霍克斯（Hawkes）在英语中第一次提及牛油果时称其为 alvacata。1657年，伦敦出版的一份有关牙买加新殖民地的报告中又称其为 avacatas。<sup>②</sup> 英语书面语中牛油果最早被记录为 avogato pear（1697年），其中的 avogato 由西班牙语转译而来。这个表达后来演变为 alligator pear，意思是“鳄梨”。不过这个“鳄”并非常见的鳄鱼，而是美洲特有的短吻鳄（alligator）。发生这样的词汇变化可能是因为有些品种的牛油果表皮粗糙，像短吻鳄身上的角质鳞片一样。英国博物学者汉斯·斯隆（Hans Sloane）在1696年编写出版《牙买加岛植物名录》（*Catalogus Plantarum Quae in Insula Jamaica Sponte Proveniunt*）中首次用英语记录了 avocado 一词。<sup>③</sup> 1697年，英国航海家威廉·丹皮尔（William Dampier）在《新环球航海记》中将牛油果称为 Avogata pear - tree。此外，牛油果的称呼还有 albecato、Spanish pear、abacado 等多种名称，基本上都来自对牙买加的报道。在现代英语的发展中，牛油果的称呼渐趋统一，avocado 或 alligator pear 的叫法一直沿用至今。

现今牛油果的种植广泛分布于北美洲、南美洲、欧洲、非洲、澳大利亚、中亚及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热带和地中海气候环境中。各地对牛油果的称呼也不尽相同，在葡萄牙语中牛油果被称为 abacate，法语中被称为 avocatier，泰语中被称为 Awokhado，马来语中被称为 Buah apukado 或 buah mantega，印度尼西亚语中被称为 Buah apokat 或 avocad，菲律宾他加禄语中被称为 Abukado 等等。<sup>④</sup> 此外，牛油果的称呼还可以与其他单词构成新的合成词，如西班牙语单词 guacamole（牛油果色拉酱）就源自两个纳瓦特尔语词汇 ahuacatl 和 molli 的合成词 ahuacamolli，意思是牛油果汤或酱汁。<sup>⑤</sup>

## 二、牛油果的起源及早期传播

现有的出土化石证据表明，早在人类出现之前，美洲的樟科鳄梨属植物就已存在。野生的鳄梨属植物及果实是乳齿象、猛犸象和巨型地獭等大型史前动物或鸟类的食物。<sup>⑥</sup> 同时，这些动物或鸟类也是鳄梨属植物的主要传播媒介，它们将未被消化的果核（种子）排泄到不断迁徙的路途中。因此在生物大灭绝之前，鳄梨属植物早已被传播到了中美洲和南美洲的山区，并且已开始了新的物种进化，所以中、南美洲的印第安人在收集食物的活动中了解牛油果之后，对其野生品

① Diana Wells, *Lives of the Trees: An Uncommon History*, North Carolina: Algonquin Books of Chapel Hill, 2010, p. 44.

② Jeff Miller, *Avocado: A Global History*, London: Reaktion Books Ltd, 2020, p. 72.

③ Hans Sloane, *Voyage to the Caribbean and the creation of chocolate milk*, [https://en.jinzhao.wiki/wiki/Hans\\_Sloane](https://en.jinzhao.wiki/wiki/Hans_Sloane), 2023-2-18.

④ Wendy Hutton, *Handy Pocket Guide to Tropical Fruits*, Singapore: Periplus Editions (HK) Ltd., 2004, p. 15.

⑤ *Avocado · Regional names*, <https://en.jinzhao.wiki/wiki/Avocado>, 2022-2-18.

⑥ M. E. Galindo-Tovar, *Some aspects of avocado (Persea americana Mill) Diversity and Domestication in Mesoamerica*, in *Genetic Resources and Crop Evolution*, 2008, Vol. 55, p. 443.

种进行了针对性驯化和选种。<sup>①</sup> 现有的植物学研究考证, 根据原产地生态条件和果实特性的不同, 至少有三种重要的牛油果品种: 一、墨西哥牛油果 (*P. americana* var. *drymifolia*), 热带高地品种, 耐寒性相对较好, 果实小, 果皮薄, 呈紫黑色; 二、危地马拉牛油果 (*P. americana* var. *guatemalensis* L. Wms.), 热带高地品种, 有一定耐寒性, 果实个头最大, 果皮厚而硬, 颜色有黑色、紫色或绿色; 三、西印度牛油果 (*Persea americana* var. *americana*), 适应潮湿的热带低地品种, 果皮光滑呈绿色, 易剥皮, 果肉有甜味。墨西哥牛油果最初分布于墨西哥中部附近; 危地马拉牛油果的品种来源尚不清楚, 最初主要分布于危地马拉山脉的中高海拔地区; 西印度牛油果最初有些是原生的, 有些是源于人类的传播, 在西班牙人到来前就广泛分布于从尤卡坦半岛到秘鲁的地区, 包括危地马拉、哥斯达黎加、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秘鲁等地。<sup>②</sup>

由于美洲从 15 世纪末才开始逐步被欧洲各国所了解, 目前像牛油果这类原产自美洲的水果, 其起源和早期传播方式和途径的相关研究资料匮乏。现有研究路径主要依据考古学发现和西班牙人记录美洲的早期文献。

### (一) 考古学发现

根据小克·厄·史密斯 (Claude Earle Smith Jr.) 在墨西哥普埃布拉州 (Puebla) 特瓦坎山谷 (Tehuacan Valley) 的考古发现,<sup>③</sup> 科克萨特兰洞穴 (Coxcatlan Cave) 的沉积物坑中就存在 9000 年至 10000 年以前的牛油果坑, 这是已知最古老的考古学证据。<sup>④</sup> 特瓦坎山谷其他洞穴 (如 El Riego Cave 和 Purron Cave 等) 的古人类聚居区的考古发掘结果也揭示了牛油果作为食物的早期证据。至少在公元前 5000 年牛油果就可能已被中美洲人类部落进行了初步驯化、选种和传播。<sup>⑤</sup> 在公元前 4500 年至公元前 1000 年墨西哥米却肯州的奥坎波 (Ocampo) 遗址, 考古发现了墨西哥中部早期食用牛油果的证据<sup>⑥</sup>在距今 4500 至 3800 年的南美洲秘鲁北部“死马” (Caballo Muerto) 遗址——莫西山谷 (Moche Valley) 和大约 3500 年前格拉马洛特 (Gramalote) 遗址附近的沿海地区, 考古发现也表明牛油果曾出现在当地人类饮食结构中。<sup>⑦</sup> 在距今至少 3200 年前, 与秘鲁卡拉尔文明有关的苏佩山谷 (Supe Valley) 遗址的发掘中, 也发现了牛油果曾被作为当地一种重要食物的证据。<sup>⑧</sup> 莫卡亚 (Mokaya) 文化是已知中美洲最早的文化之一。莫卡亚人最初在索科努斯科地区 (Soconusco) 定居下来时, 农业活动还在学习和摸索中, 因此他们的食物来源可能主要是采集该

① M. E. Galindo - Tovar, *The Avocado (Persea americana, Lauraceae) Crop in Mesoamerica: 10, 000 years of history*, in *Harvard Papers in Botany*, 12 (Issue 2), 2007, p. 330.

② Tomas Ayala Silva, *Avocado History, Biodiversity and Production, Sustainable Horticultural System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Biodiversity*, Switzerland: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014, pp. 159 - 165。需要说明的是, 根据遗传学分析表明, 这 3 个牛油果品种的物种原型 (ancestors) “在人类开始利用牛油果之前就被传播到不同地方并已形成自然分布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也说明三个牛油果品种的出现时间应早于人类对牛油果品种的挑选和驯化时间。

③ Susan Toby Evans, *Archaeology of Ancient Mexico and Central America: an Encyclopedia*, London: Routledge, 2013, pp. 705 - 708.

④ C. Earle Smith, Jr., *Archeological evidence for selection in avocado*, in *Economic Botany*, Vol. 20, 1966, pp. 174 - 175.

⑤ C. Earle Smith, Jr., *Additional notes on pre - conquest avocados in Mexico*, in *Economic Botany*, Vol. 23, 1969, p. 139.

⑥ Bruce Schaffer, *The Avocado: botany, production and uses*, Oxfordshire: CABI, 2013, p. 12.

⑦ M. E. Galindo - Tovar, *The Avocado (Persea americana, Lauraceae) Crop in Mesoamerica: 10,000 years of history*, p. 326.

⑧ Amanda J. Landon, *Domestication and Significance of Persea americana, the Avocado, in Mesoamerica*, in *Nebraska Anthropologist*, 2009, Vol. 47, p. 72.

地区像牛油果这样营养丰富的常见水果。<sup>①</sup> 莫卡亚人是奥尔梅克和玛雅文明的先驱，他们很可能也将自己使用和栽培植物的知识传承了下来，其中就包括驯化和种植牛油果。<sup>②</sup>

数千年来，美洲各印第安人部落之间不仅具有相同或相似的宗教信仰、艺术、建筑、科学和技术等，而且从很早开始就存在广泛的物品交换和信息交流。牛油果在各印第安人部落的饮食结构中不如玉米、四季豆和南瓜等农作物重要，但深受重视。因为他们相信牛油果象征着旺盛的生命力和繁殖力，具有催情壮阳的功效，<sup>③</sup> 这对部落的繁衍生息、人口增加至关重要。美洲历史上的奥尔梅克、玛雅、阿兹特克和印加等文明中均将牛油果誉为“上帝的礼物”之一。<sup>④</sup> 因此，牛油果广泛存在于他们的宗教神话、象形文字（Iconography）、贸易或朝贡体系中。

在墨西哥图斯特拉（Los Tuxtlas）地区的奥尔梅克遗址中，牛油果是最丰富的植物遗迹之一，这充分说明它在当地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sup>⑤</sup> 此外，奥尔梅克文明在中美洲分布广泛，拥有周边各地区众多的商路，并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商贸网络。现有的证据表明，奥尔梅克人在公元前1200年至公元前1000年与帕帕耶卡（即洪都拉斯）有过接触，并且由于这一时期与在该地区发现的牛油果遗迹相吻合，由此可以推断奥尔梅克人很可能将牛油果当作一种贸易物品。<sup>⑥</sup>

玛雅文明和阿兹特克文明对牛油果的重视可以从它们流传下来的图像文字中得到证明。<sup>⑦</sup> 玛雅人从公元前800年到300年之间发展起来的民间历法（哈布历）中，每个月名称都基于节令和农事，其中第14月由象征牛油果的图像字符表示。玛雅语中将这一字符称为 Uniw 或 Uniw，在16世纪的尤卡坦语（Yucatec）中称之为 K'ank'in。<sup>⑧</sup>（图1）



图1 K'ank'in, 玛雅传统历法上的第14月

资料来源：Amanda J. Landon, *Domestication and Significance of Persea americana, the Avocado, in Mesoamerica*, p. 64.

玛雅人特别喜欢树木。在16世纪成书的玛雅圣书《波波尔乌》（Popol Vuh）的创世神话中，牛油果树就种植在一处有很多树木的“圣园”中。玛雅人认为他们重要的祖先会通过树而获得重生，所以会在房屋周围，甚至在自己亲戚的坟墓上都种满果树。在玛雅人的神话中描述了先民们

① Karl A. Taube, *Olmec art at Dumbarton Oaks*, Washington, D. C.: Dumbarton Oaks, 2004, p. 6.

② M. E. Galindo - Tovar, *Some aspects of avocado (Persea americana Mill) Diversity and Domestication in Mesoamerica*, p. 448.

③ Christopher Martin Cumo, *The Ongoing Columbian Exchange: Stories of Biological and Economic Transfer in World History*, California: ABC - CLIO, 2015, p. 35.

④ Tomas Ayala Silva, *Avocado History, Biodiversity and Production, Sustainable Horticultural System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Biodiversity*, p. 157.

⑤ Bruce Schaffer, *The Avocado: botany, production and uses*, pp. 14 - 15.

⑥ M. E. Galindo - Tovar, *The Avocado (Persea americana, Lauraceae) Crop in Mesoamerica: 10,000 years of history*, p. 328.

⑦ Bruce Schaffer, *The Avocado: botany, production and uses*, p. 2.

⑧ M. E. Galindo - Tovar, *The Avocado (Persea americana, Lauraceae) Crop in Mesoamerica: 10,000 years of history*, p. 327.

重 (chóng) 生为树的宇宙观, 如墨西哥帕伦克 (Palenque) 国王哈纳布·帕卡尔 (Hanab Pacal) 的石棺上就展现了祖先重 (chóng) 生为树的情形, 以及牛油果在玛雅神话中重要性。在石棺盖上雕有国王本人的图像, 石棺的两侧雕有象征十位祖先的图案, 与果树一起从地缝中升起。其中一个 是欧纳尔夫人 (Lady Yohl Ik'nal) 和伴生的一棵牛油果树。(图 2) 玛雅人从公元前 900 年到公元 900 年之间在科潘谷 (现位于危地马拉) 地区栽培了很多常见的果树, 如牛油果、梅果、南茜果、或许还有人心果。就牛油果而言, 至少在公元前 3400 年, 来自其他培植地区的已驯化的牛油果品种被引入玛雅低地。<sup>①</sup>



图 2 哈纳布·帕卡尔石棺上欧纳尔夫人与牛油果树一同从地缝中出现

资料来源: Amanda J. Landon, *Domestication and Significance of Persea americana, the Avocado, in Mesoamerica*, p. 65.

阿兹特克人称牛油果为 *ahuacatl* 或 *ahoacaquahuil*, 意思是“睾丸”, 这与中文称呼中“鳄梨”一样, 不仅指果实的外形, 也有象征旺盛生命力和繁殖力的意思。在阿兹特克传统医学中, 食用牛油果能壮阳, 而且成熟的牛油果散发的香味具有强烈的催情功效。因此, 阿兹特克的贵族女性在牛油果成熟的季节是不允许外出的。1541 年前后, 阿兹特克抄绘员 (tlacuilo) 绘制了一份名为《门多萨抄本》(*The Codex Mendoza*) 的手稿。在标注墨西哥哈利斯科地区 (Jalisco) 各城镇的那一页中, 盛产牛油果的阿瓦卡特兰镇 (Ahuacatlan) 的图像字符是由一棵树干上有牙齿的牛油果树 (*ahuacacahuil*) 和表示城镇的一个房屋符号组成, 意思是该镇向阿兹特克人进贡的物品。<sup>②</sup> (图 3) 这充分说明牛油果具有的重要政治意义。



图 3 表示阿瓦卡特兰镇的阿兹特克图像文字: 左边是牛油果树的图像, 右边是房屋的图像

资料来源: Amanda J. Landon, *Domestication and Significance of Persea americana, the Avocado, in Mesoamerica*, p. 66.

印加人熟知西印度牛油果, 在哥伦比亚地区, 包括西班牙人第一次见到牛油果的地方—圣玛尔塔 (Santa Marta, 现位于哥伦比亚) 广泛种植。印加人的文化生活中也有牛油果的元素, 如秘鲁昌昌 (Chanchan) 遗址博物馆中保存有一个制作于 900 年前后印加奇穆 (Chimu) 时期的牛油果造型的水罐。虽然在南美洲太平洋沿岸地区的考古发现表明西印度牛油果在当地具有悠久的栽

<sup>①</sup> M. E. Galindo - Tovar, *The Avocado (Persea americana, Lauraceae) Crop in Mesoamerica: 10,000 years of history*, p. 327.

<sup>②</sup> M. E. Galindo - Tovar, *The Avocado (Persea americana, Lauraceae) Crop in Mesoamerica: 10,000 years of history*, p. 329.

培史，但它在印加人生活中出现的时间似乎正好在西班牙人到来之前不久，因为牛油果在安第斯山区被称为“帕尔塔”，而这一名称源于印加国王图帕克·印卡·尤潘基（Tupac Inca Yupanqui）征服帕尔塔（Palta，即现厄瓜多尔的部族）后，将牛油果带回印加库斯科和邻近山谷进行种植，并且以帕尔塔这一名称来称呼它。<sup>①</sup> 16世纪的西班牙印加混血人史家德·拉·维加（De la Vega）在《印卡王室述评》（Comentarios Reales de Los Incas）中对此事也有所记录：“有一种水果的颜色和形状都像西班牙的梨，故而西班牙人把它叫作梨，印第安人叫它帕尔塔，因为它原生于帕尔塔省，后来传到其他地方。”<sup>②</sup>

## （二）西班牙人记录美洲的早期文献

西班牙人到达美洲后，新大陆特有的动植物引起了欧洲许多航海家、地理学家和动植物学家的关注。他们在实地考察后记录了许多有关美洲本土植物种植和用途的见闻，从而为了解当时印第安人的社会及文化提供了重要的民族、民俗史信息。牛油果是美洲的原生作物，并且在印第安人的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的意义，自然也得到了较为详细的记载。

1519年，埃尔南多·科尔特斯（Hernando Cortez）成为第一位进入美洲墨西哥城的白人。他首次发现牛油果是当地人的主食之一。同年，费·德·恩西索（M. F. de Enciso）在西班牙塞维利亚出版的《地理简要》（La Suma de Geografía）中首次对牛油果进行了书面描述。他记录的是圣玛尔塔附近的牛油果，果实“看起来像柑橘，颜色变黄时就可以食用；果肉像黄油，有奇妙的香味，口感极佳，令人愉悦，这是一种奇妙的东西。”<sup>③</sup> 1526年，德·奥维多（G. F. de Oviedo）在其作品《西印度群岛自然通史简编》（Sumario de la natural historia de las Indias）中对南美洲北部的牛油果作了详尽描述：

在大陆上，有些树被称为梨树（pear trees），虽然同样受到尊敬，但不像西班牙的梨树；更确切地说，其果实有一种特质，比我们的梨有更多的优点。果树大，有着与月桂相似的阔叶，但更大更绿。树上结的梨重达一磅或一磅以上，虽然有些要轻些；颜色和形状与真正的梨相仿；果皮稍厚，但较软；果实中央有核（种子），像剥皮的栗子……果核和果皮之间的部分可食用，果肉厚实，呈膏状，非常类似于黄油，非常好吃，味道纯正。<sup>④</sup>

此后，其他学者也陆续记载了牛油果的相关信息。1550年，西班牙征服者、历史学家佩德罗·德·莱昂（P. de León）在旅行日记中提及了当时牛油果的种植地在巴拿马、厄瓜多尔、哥伦比亚和秘鲁，并首次记录了牛油果的两个名称：巴拿马种植的牛油果使用的西班牙名字 Aguacate，南美各地种植的牛油果被称为 Palta。1554年，塞·德·萨拉扎（Cervantes de Salazar）在《新西班牙纪事》（Crónica de la Nueva España）中首次报告了墨西哥种植的牛油果，并形容它像更大一点的无花果。1560年，主教兰达（Diego de Landa）在其著作《尤卡坦诸事报告》（Relación de las

① M. E. Galindo - Tovar, *Some aspects of avocado (Persea americana Mill) Diversity and Domestication in Mesoamerica*, p. 447.

② (西) 德·拉·维加著；白凤森，杨衍永译《印卡王室述评》（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594页。

③ M. E. Galindo - Tovar, *The Avocado (Persea americana, Lauraceae) Crop in Mesoamerica: 10,000 years of history*, p. 328.

④ Fernández de Oviedo, *Sumario de la Natural Historia de las Indias [1526]*, Edición crítica de Valdés Álvaro Baraibar Etxeberria, México: Fondo de Cultura Económica, 1996, p. 291.

Cosas de Yucatán) 中将牛油果描述为一棵大而有活力的树, 果实像密密麻麻生长在一起的小西葫芦。<sup>①</sup>

1590年, 德·雷阿尔 (Antonio de Ciudad Real) 著《论新西班牙博大万物之奇妙与深奥》(*Tratado Curioso y Docto de las Grandezas de la Nueva España*) 中将在墨西哥所见的牛油果描述为一种大小和颜色与无花果相似的水果, 种子大, 果肉少, 但美味健康。他记录了牛油果在墨西哥特拉斯卡拉 (Tlaxcala) 主教区、普埃布拉、伊萨帕 (Iztapa)、恰帕斯 (Chiapas)、哈利斯科 (Jalisco)、米却肯 (Michoacan) 和尤卡坦等地的城镇和修道院的种植情况。此外, 在危地马拉之行中, 他还描述了阿佩内加镇和阿蒂特兰湖畔种植的牛油果。16世纪末, 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要求弗·埃尔南德斯 (Francisco Hernández) 全面汇报新西班牙的植物、动物和矿物资源。1605年, 埃尔南德斯在撰写的《新西班牙植物史》(*Historia de las Plantas de la Nueva España*) 中详细描述了各种物产的优点和用途。书中提及牛油果树与橡树相似, 有无花果一般的黑色果实和带茴香味的叶子, 并补充说这种树生长在新西班牙的各个地方。

早期接触到牛油果的西班牙人还记载了它在当地社会生活中的用途和医药功效。如前文提及的《门多萨法典》手稿中那个代表阿瓦卡特兰镇的图像字符, 就象征该镇向阿兹特克人进贡牛油果作为贡品。萨拉扎在《新西班牙纪事》中还记录了牛油果不仅是特诺奇蒂特兰城 (Tenochtitlan, 今墨西哥城) 市场上出售的水果之一, 而且主要提供给阿兹特克贵族食用。同一时期的迭戈·杜兰修士 (Diego Durán) 记录了在阿兹特克人统治下各地区提交的贡品和财物中就有如牛油果等来自热带地区的水果。1548年的《视察村镇要略》(*Suma de la Visita de los Pueblos*) 是一份墨西哥中部地区西班牙殖民当局1531年至1544年间从907个村镇获得的商品清单。

其中在来自托尔特克 (Toltecs) 的阿库尔马 (Aculma) 的贡品中就包括了10个牛油果。牛油果除了作为贡品或水果食用外, 还可以用于喂养家畜。例如, 17世纪末拉巴特 (Labat) 在《美洲诸岛新游记》(*Nouveau Voyage Aux Isles de L'Amérique*) 一书中提到, 猪会吃从牛油果树上掉下来的成熟果实, 并且用牛油果喂养的家畜肉质非常鲜美。此外, 牛油果种子还有独特的用途: 种子分泌的乳液暴露在空气中时就会变成红色。西班牙人可以用这种红棕色甚至黑色的不褪色液体作为墨水书写文件。<sup>②</sup> 在牛油果的医药用途方面, 德·拉·维加著《印卡王室述评》中也提到牛油果“比西班牙大个的梨还要大一、两倍, 外面是一层软的荚壳, 里面是约一指厚的果肉……果肉很好吃, 对病人很有裨益, 加糖吃犹如美味的果脯。”<sup>③</sup> 1615年, 弗兰西斯科·希梅内斯修士 (Friar Francisco Ximénez) 在其著作中描述说, 牛油果种子在肿胀的脚背上揉搓能消肿去痛; 牛油果具有一定止血的特性, 能治疗血室症。

对于牛油果品种的多样性和产地, 西班牙人也有所关注。16世纪中叶贝纳文特修士 (Toribio de Benavente) 在《新西班牙印第安人史》(*Historia de los Indios de la Nueva España*) 中对墨西哥发现的牛油果类型进行了区分: “在这片土地上每年都很常见的一种牛油果就像早期的无花果。其他牛油果和个头较大的梨差不多, 也是新西班牙最好的水果, 还有一些有小南瓜一样的大小; 有些

① Bruce Schaffer, *The Avocado: botany, production and uses*, p. 15.

② 此5处引文, 均见 M. E. Galindo-Tovar, *The Avocado (Persea americana, Lauraceae) Crop in Mesoamerica: 10,000 years of history*, p. 329.

③ (西) 德·拉·维加著; 白凤森, 杨衍永译《印卡王室述评》, 第594页。

种子大而果肉少，有些果肉多”。<sup>①</sup> 1547年，贝·德·萨阿贡修士（B. de Sahagun）在其记录美洲风物的作品《新西班牙物产通史》（*Historia de las Cosas de la Nueva España*）中提及了3类牛油果品种，并用阿兹特克的纳瓦特尔语进行了标注：“ahuacatl 或 ahucacahuitl（即墨西哥品种）有深绿色的叶子，果实外面是黑色的，里面是白色和绿色的；tlacazolahuacatl（即西印度品种）与前者相似，但更大；而 quilahuacatl（即危地马拉品种）外面是绿色的，很好吃。”<sup>②</sup> 何塞·阿科斯塔修士（José Acosta）在1590年出版的《西印度自然道德史》（*Historia Natural y Moral de las Indias*）中区分了墨西哥牛油果和秘鲁牛油果。秘鲁牛油果是一种有硬壳，易剥皮的大水果，而墨西哥牛油果大多很小，薄壳易剥如苹果。<sup>③</sup> 另外，1653年，伯·科博修士（B. Cobo）的《新世界史》（*Historia del Nueva Mundo*）中对牛油果的类型及产地作了详细地描述：“有三种不同的帕尔塔类型。最好的帕尔塔来自炎热干燥的地区；它们生长在秘鲁利亚谷；第二种是大而圆的，产于危地马拉省，果皮没有第一种光滑。第三种是在墨西哥发现的一种小果实，在大小、颜色和形状上都类似于一种布雷瓦（Breva）无花果；有些是圆的，有些是长的，果皮像李子一样薄而光滑……帕尔塔这个名字在秘鲁方言中很流行。在西印度的大部分地区，这种水果被称为 aguacate。”<sup>④</sup> 在科博修士的这段描述中提及的尤卡坦帕尔塔显然就是西印度牛油果，第二种是危地马拉品种，而第三种则是墨西哥品种。

上述的考古学证据和西班牙人的早期记载清晰地说明了牛油果可能起源于墨西哥中南部地区，在大航海时代开始之前就已广泛分布于中、南美洲，并且已由印第安人种植了数千年，不仅完成了初步驯化和选种，而且因其象征着旺盛的生命力和繁殖力而在印第安人的宗教神话、经贸活动和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价值。牛油果在人类社会的早期传播可能得益于中美洲莫卡亚文化、瓦尔迪维亚文化及其后续各种美洲文化的发展、扩张和交流的影响，传播途径为从墨西哥中部向南发展，经由中美洲的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和巴拿马等地区，进入南美洲的厄瓜多尔和秘鲁南部，不过并未传播到加勒比海地区。<sup>⑤</sup>

### 三、地理大发现后牛油果在世界各地的传播和发展

#### （一）牛油果的近代全球传播与发展

西班牙人征服了阿兹特克、印加和玛雅后，就在当地建立殖民地，负责了解和收集各种物产。他们对牛油果非常青睐，从16世纪20年代起就将西印度牛油果带回国内种植，还在美洲大陆、加勒比海地区的各岛屿（西印度群岛）和东南亚的西班牙殖民地菲律宾广泛引种。16世纪70年代初征服菲律宾太平洋远洋贸易的航运线路运营后，西班牙人用大型三桅帆船从事利润丰厚的海

① 此2处引文，见 M. E. Galindo - Tovar, *The Avocado (Persea americana, Lauraceae) Crop in Mesoamerica: 10,000 years of history*, pp. 329 - 330.

② Bernardino De Sahagun, *Historia General de las Cosas de la Nueva España*, Barcelona: Linkgua ediciones S. L., 2009, p. 136.

③ Josef de Acosta, *Historia natural y moral de las Indias, Edición crítica de Fermín del Pino - Díaz*, Madrid: Consejo Superior De Investigaciones Científicas, 2008, pp. 126 - 127.

④ M. E. Galindo - Tovar, *The Avocado (Persea americana, Lauraceae) Crop in Mesoamerica: 10, 000 years of history*, p. 330.

⑤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Avocado Post - harvest Operations*, 2013, <https://onlinebooks.library.upenn.edu/webbin/serial?id=procfllsthortsoc>, p. 6.

上贸易。牛油果不仅可以从墨西哥阿卡普尔科运到东南亚的菲律宾,也可以由西班牙传教士带到南美洲的智利,并从秘鲁边境往南 1600 公里的范围内开始种植。<sup>①</sup> 1601 年,克鲁西乌斯(Clusius)在对种植于西班牙巴伦西亚的一株结果的牛油果树进行报道时介绍了西班牙人早期引种牛油果的一些情况。<sup>②</sup> 在加勒比海地区,1650 年左右西班牙人将牛油果引入牙买加种植,后又传播到伊斯帕尼奥拉岛(Hispanola,即今海地岛)和古巴等地。<sup>③</sup>

英国人通过西班牙人的信息和资料认识和了解了牛油果。16 世纪中期,商人霍克斯从墨西哥回国后在介绍当地水果时就第一次提及了牛油果。1655 年,英国从西班牙手中夺得牙买加岛。1657 年,伦敦出版的一份有关牙买加新殖民地的报告中对当地市场上出售的牛油果进行了描述:“这是一种令人愉快的水果;在 8 月份上市,每个售价为 8 便士。”汉斯·斯隆的《牙买加岛植物名录》中也对牛油果有所提及。1672 年,英王查理二世的医生威廉·休斯(William Hughes)从牙买加回来后撰写的著作中第一次对牛油果做了详细的英文描述,牛油果是“岛上最稀有、最宜人的水果之一。它能滋养和增强身体,强化精神,极大地激发欲望。”<sup>④</sup> 威廉·丹皮尔在 1697 年出版的日志——《新环球航海记》中写道:“[果实]和柠檬一样大,果皮呈绿色,成熟时偏黄。采摘两到三天后方可食用。届时果实变软,果皮易剥。果肉为绿色或偏黄色,口感如黄油。”他还推荐将牛油果捣成泥状,加糖和柠檬汁后就会是一道“很棒的菜肴”,或者加少许盐,和烤香蕉一起食用就能充饥。他接着写道:“这种水果会激发人的欲望,据说很受西班牙人的推崇。”<sup>⑤</sup> 丹皮尔没有说明牛油果是否名副其实,但牛油果这种美食却得到了欧洲很多海员们的欢迎,因为他们在航海时都喜欢用牛油果果肉涂抹在硬饼干上搭配着吃。由此,牛油果也获得了“见习海员的黄油”(midshipman's butter)的绰号。<sup>⑥</sup>

此后,牛油果被欧洲列强传播到了各自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殖民地。18 世纪 50 年代,牛油果已传入荷属东印度群岛(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种植;1780 年传入毛里求斯;1809 年传入巴西;1825 年开始在夏威夷群岛种植,到 1855 年已在瓦胡岛上的果园中随处可见,并已在夏威夷各岛均有分布;1830 年至 1840 年间首次传入新加坡,但在马来亚却未能普及;1890 年传入菲律宾种植(之前是出口到菲律宾出售吃食);1892 年传入印度,特别是在马德拉斯和班加罗尔附近种植;19 世纪末传入南非;1908 年传入奥斯曼帝国(土耳其)和以色列。<sup>⑦</sup>

事实上,牛油果在近代的全球传播不太成功,其传播方式主要有零星引种和小规模种植两种,效果并不太理想,原因之一是其不耐寒的植物习性使之受到各引种地的气候条件的影响。在欧洲,牛油果只能在地中海沿岸种植,在气候寒冷的北部地区无法生存,并且不少地方都是将牛油果作为其植物园中的观赏珍品而小范围种植,因而没有被当地的社会生活及日常习惯所接受。但加勒比海地区的牛油果引种却是一个例外。牛油果很快出现在当地居民的日常饮食中,并且也得到了广泛传播和大规模种植,以至于早期的植物学家都把这些岛屿当作牛油果的原产地。原因之二是阿兹特克人将牛油果作为性兴奋剂来使用的做法被西班牙探险家们所接受,此后牛油果具有催情

① Julia F. Morton, "Avocado", *Fruits of Warm Climates*, West Lafayette: Purdue University, 1987, p. 92.

② Bruce Schaffer, *The Avocado: botany, production and uses*, pp. 16 - 17.

③ Robert E. Paull, *Tropical fruits*, Oxfordshire: CABI, vol. 1, pp. 154 - 155.

④ 此 2 处引文,见 Jeff Miller, *Avocado: A Global History*, London: Reaktion Books Ltd, 2020, pp. 28 - 31.

⑤ Michael Preston, *The Life of William Dampier*, New York: Walker Publishing company, 2004, p. 139.

⑥ Diana Wells, *Lives of the Trees: An Uncommon History*, North Carolina: Algonquin Books of Chapel Hill, 2010, p. 42.

⑦ Julia F. Morton, "Avocado", *Fruits of Warm Climates*, West Lafayette: Purdue University, 1987, p. 93.

壮阳功效的说法流传甚广，这导致了西班牙天主教会，特别是方济各会的竭力抵制，例如加州地区或佛罗里达的圣奥古斯丁地区目前就没有发现早期种植牛油果的证据。<sup>①</sup>原因之三是牛油果的重要性明显不如原产美洲的众多农作物，其社会价值不如玉米、土豆、甘薯等粮食作物，经济价值不如烟草、橡胶、棉花等经济作物，实用价值不如番茄、辣椒等蔬菜作物，甚至在水果作物中也不如草莓、菠萝等受青睐。

## （二）牛油果的现代全球传播与发展

20世纪之后，牛油果的全球传播与发展迎来契机。生物科技突飞猛进的发展使牛油果的选种和育种技术取得重要突破，特别是美国佛罗里达州和加州的牛油果商业化种植中推出的全新品种及无性育种技术极大促进了全球牛油果产业的发展，也为牛油果逐步成为全球最受欢迎的热带水果之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美国本土，佛罗里达州和加州是牛油果的两大重要产区。1833年，亨利·佩林博士（Dr. Henry Perrine）在佛罗里达州成功种植了第一棵从墨西哥引进的牛油果树。<sup>②</sup>20世纪初，通往佛罗里达的铁路建成。大量移民到达佛罗里达南部，随即开始种植从古巴引进的牛油果幼苗并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在最早种植牛油果的这批人中，乔治·B. 赛隆（George B. Cellon）于1901年开始培育牛油果，由他开发的育芽方法使牛油果属植物的无性繁殖成为可能。这在牛油果进化史上是一种全新的，并且具有革命性的成果。由赛隆培育的西印度品种“特拉普”（Trapp）和“波洛克”（Pollock）也成为了热带国家或地区种植的重要牛油果品种。<sup>③</sup>后来美国农业部（USDA）的大卫·费尔柴尔德（David Fairchild）和爱德华·西蒙兹（Edward Simmonds），以及威尔·布斯（Will Booth）和威廉·J. 克罗姆（William J. Krome）等人继续进行了技术开拓。<sup>④</sup>当时佛罗里达的大部分作物都要运往以纽约为主的北方城市。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认识到在种植的品种中加入危地马拉品种、危地马拉—西印度杂交品种和危地马拉——墨西哥杂交品种等可以延长佛罗里达地区的牛油果结果期，并能带来丰厚的利润。至今仍在种植的许多流行品种就是这样选出来的，如“卢拉”（Lula）就是西印度——危地马拉杂交品种。<sup>⑤</sup>佛罗里达的牛油果产业既要面对古巴和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竞争，又要经受飓风破坏和不太理想的土质条件等因素制约，所以其发展与规模相比加州的牛油果产业相去甚远。不过佛罗里达牛油果产业的早期发展给加州南部的牛油果种植者带来启发和借鉴，佛罗里达南部在培育牛油果的过程中开发的品种和技术也极大地影响了整个加勒比海地区乃至世界所有热带、亚热带地区的牛油果产业。<sup>⑥</sup>

1856年牛油果被引入加州。据加利福尼亚州农业协会的报告称，托马斯·怀特博士（Dr. Thomas J. White）在圣盖博附近的私人农场引种了尼加拉瓜的牛油果。1871年，加州圣巴巴拉法官奥德（R. B. Ord）在圣巴巴拉的农场里引种了墨西哥的耐寒牛油果品种。这批果树中有两棵成功挂果，产量不错。加州的现代化牛油果产业也就由此开始。1911年，加州西印度植物园的弗·

① 此两处引文，均见 Bruce Schaffer, *The Avocado: botany, production and uses*, pp. 17, 19.

② Jeff Miller, *Avocado: A Global History*, p. 32.

③ Bruce Schaffer, *The Avocado: botany, production and uses*, p. 17.

④ R. J. Knight, *Florida's contribution to the world avocado industry, Proceedings of the Florida State Horticultural Society* Vol. 112, 1999, p. 234.

⑤ R. W. Hodgson, *The Florida avocado industry - a survey, California Avocado Association Annual Report (1925 - 26 Yearbook)*, 1926, <https://www.biodiversitylibrary.org/item/137620#page/1/mode/1up>, p. 65.

⑥ Bruce Schaffer, *The Avocado: botany, production and uses*, p. 19.

波普诺 (F. Popenoe) 派卡尔·施密特 (Carl Schmidt) 前往墨西哥地区的墨西哥城、普埃布拉和阿特利克斯科等地寻找品质卓越的牛油果。施密特带回引种的这批牛油果树在 1913 年加州寒流中只有一棵侥幸存活下来。这棵牛油果树被命名为“富尔特” (Fuerte), 西班牙语的意思是“强壮”。“富尔特”作为加州第一个具有重要商业价值的优质品种, 使加州的牛油果产业得以快速发展和壮大。到 1940 年, “富尔特”的产量占加州牛油果总产量的 75%。

1926 年, 加州邮递员鲁道夫·哈斯 (Rudolph Hass) 在做危地马拉品种的杂交育种实验时, 偶然培育出了一种新品种。该品种的果实外观独特, 与当时流行的“富尔特”不同, 但果肉特别的奶油质感和坚果香味却深受哈斯孩子们的喜欢。于是哈斯开始大量培育这种牛油果树, 并于 1935 年注册了专利。<sup>①</sup> 一种著名的“哈斯” (Hass) 牛油果由此产生。因果实具有味道鲜美、产量高和保质期长的优点, “哈斯”牛油果很受销售商的欢迎, 并长时间在北美牛油果市场占据主导地位。1915 年, 加州牛油果协会成立, 并将牛油果在加州的 *ahuacate* 和佛罗里达的 *alligator pear* 使用的不同称呼进行了重新命名为 *avocado*。牛油果现在加州已成为一种成功的经济作物, 种植面积大约有 24,000 公顷, 其中 60% 位于加州南部的圣迭戈县, 总产量约占美国牛油果产量的 95%。

正是佛罗里达和加州地区的种植者们对牛油果品种进行不断的筛选和收集, 使全世界的牛油果产业建立在众多优秀商业推广品种的基础之上, 除上述的“特拉普”“波洛克”“卢拉”“富尔特”“哈斯”外, 还有墨西哥拉 (Mexicola)、培根 (Bacon)、里德 (Reed)、迪金森 (Dickinson)、沙怀尔 (Sharwil)、哈尔 (Hall) 等数十个品种, 得到世界其他牛油果种植地区的广泛青睐。1924 年, 以色列从美国加州引进了“富尔特”和“迪金森”两种牛油果, 并在沿海平原和内陆山谷试种。<sup>②</sup> 此后, 以色列的牛油果产业稳步发展。1928 年, 澳大利亚从加州引进多个牛油果品种, 并由此构成了以昆士兰南部和新南威尔士北部地区为主产区的牛油果产业。澳大利亚的个体种植者和大农场主们借鉴了加州的育种经验, 不断尝试培育适合澳大利亚气候和地理条件的多个牛油果品种。现在澳大利亚可以在南纬 34° 地区种植牛油果。<sup>③</sup> 20 世纪 60 年代至 70 年代期间, 由于高档酒店和宾馆的订购, 澳大利亚的牛油果市场得以较快拓展。1930 年左右, 智利从加州引种牛油果, 并在圣地亚哥附近的两个地区进行种植, 这才开始了真正的商业化种植。20 世纪 80 年代, 新西兰扩大牛油果的商业化生产, 利用普伦蒂湾地区能避风霜侵袭的地理优势进行种植, 以此来提高新西兰牛油果的产量和出口额。

牛油果传入我国的时间较晚, 而且引种的规模和范围都较小。1920 年左右, 我国台湾地区首先引种牛油果, 1925 年在广东省广州、汕头、揭阳等地已有种植, 1931 年引种到福建省福州、莆田、厦门、漳州等地。<sup>④</sup> 至今我国已在海南、广东、广西、台湾、福建、云南、四川、浙江、贵州、湖南等省 (区) 进行试种或小规模商业化种植。<sup>⑤</sup> 据统计, 截至 1993 年我国已先后从国内外引进牛油果良种 20 批共 113 个品种。引种成活的有 72 个品种, 所引进的品种多属国外目前推广的商业品种, 其中引种成活的商业品种包括美国加州的 5 个推广品种, 佛罗里达州的 15 个以及夏

① 此 3 处引文, 见 Jeff Miller, *Avocado: A Global History*, pp. 34, 39.

② Julia F. Morton, *Avocado, Fruits of Warm Climates*, p. 93.

③ Christopher Martin Cumo, *The Ongoing Columbian Exchange: Stories of Biological and Economic Transfer in World History*, p. 35.

④ 李丽著《中国油梨产业发展现状与建议》, 载《中国热带农业》2012 年第 3 期, 第 8 页。

⑤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编《中国高等植物图鉴》第 1 卷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4 年), 第 822 页。

威夷州的2个推广品种。此外，加上我国已初步选育的优良品种，共计已有85个品种。<sup>①</sup>我国的牛油果商业化种植发展非常迅猛。2017年，我国的牛油果种植面积已有2.03万公顷，主要集中在华南地区，产量已达12.41万吨。<sup>②</sup>

#### 四、牛油果的营养价值与经济前景

牛油果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果肉中含有73%的水、2%的蛋白质、15%的脂肪、多种维生素以及植物甾醇和类胡萝卜素，并且不含胆固醇，含糖量低。100克牛油果的热量高达160千卡，相当于吃了两个鸡蛋。牛油果的高热量有大约75%来自脂肪，其中占比14%的是饱和脂肪含量，占67%的是不饱和脂肪，包括亚麻酸和亚油酸。不饱和脂肪酸对人类健康有重要作用，尤其在降低血脂、降低血压、改善人体的血液循环及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等方面有明显效果。牛油果以其独特的药用价值与营养价值丰富了人类的饮食生活和疾病治疗的手段，不仅可以作为保健型水果日常食用或用于烹饪，而且可以通过深加工用于制药、化妆品生产等诸多领域。

牛油果没有甜味，但味道独特，口感细腻，一般直接食用，或添加到三明治和沙拉中。牛油果的脂肪含量很高，所以常常也被用于素食中替代肉类。1894年，美国厨师查尔斯·瑞奥弗(Ranhofer)在其编著的菜谱《美食家》(the Epicurean)中首次介绍了牛油果菜肴的做法，并在纽约“传奇的德尔莫尼科”餐厅(Legendary Delmonico's)中进行了推广。从此，牛油果在菜肴中得到了广泛使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烹饪方式也有所变化。在墨西哥和中美洲，牛油果可以添加到汤羹，如帕索拉(墨西哥玉米汤)或沙拉中，也可以作为鸡肉或猪肉的配菜。在秘鲁，牛油果和奶酪棒可以做成蛋黄酱，搭配牛排食用，或用于沙拉和三明治。在智利，牛油果被做成酱汁，用于搭配鸡肉、汉堡和热狗；也可以切成片添加到芹菜或莴苣沙拉中。智利的凯撒沙拉中往往会添加大片的牛油果果肉。在肯尼亚和尼日利亚，牛油果通常作为水果单独食用，或添加到水果沙拉中与其他水果混合食用。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牛油果通常会搭配三明治、寿司或吐司面包。在菲律宾、巴西、印度尼西亚、越南和印度南部等地，牛油果经常被用于奶昔，偶尔也会添加到冰激凌或其他甜品中。在巴西、越南、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牛油果搅拌成泥后加糖、牛奶或水，就可以调制为饮料，有时也会添加巧克力糖浆。

牛油果的脂肪酸极易被人体消化吸收，消化吸收率达93%以上，并且酸度小，对皮肤渗透性强，还具有良好的防晒性能，可作多种物质的载体。因此，牛油果油常用作优良的基础油，应用于化妆品的制造中。美国、日本等国用牛油果生产的护肤霜、洗面奶、面膜、香皂、洗发香波、防晒霜、口红、剃须膏等系列化妆品已达上千种，尤其在护肤、润肤、防晒等化妆品中用量最大。牛油果油还可作高级保健食用油，其营养价值可与橄榄油媲美。牛油果油也是医药工业的原料，用牛油果油作软膏基料非常适用于医治裂伤、冻伤、皮炎、粉刺、鳞癣及其他类似皮肤病；还可涂敷烧伤皮肤，对寄生性皮肤病及湿疹有一定疗效。<sup>③</sup>

牛油果如今已成为世界上第四大最重要的热带水果，不仅在美国、热带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较大的岛屿上进行商业化种植，而且也在波利尼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新西兰、

① 刘康德著《油梨大面积引种试种初报》，载《热带农业科学》1993年第4期，第39页。

② 付小猛著《世界及中国鳄梨产销概况与展望》，载《中国果树》2019年第6期，第112页

③ 何国祥著《世界油梨产销概况及我国油梨发展前景》，载《中国热带农业》2008年第2期，第31页。

马达加斯加、毛里求斯、马德拉、加那利群岛、阿尔及利亚、非洲热带地区、南非、西班牙南部和法国南部、西西里岛、克里特岛、以色列和埃及等环境条件适宜的热带和亚热带国家或地区广泛种植。<sup>①</sup>牛油果的全球传播与发展是15世纪末开始的新旧大陆物种交换的重要成果之一。

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联合国粮农组织（FAO）联合发布的《2021-2030年农业展望》报告，到2030年全球牛油果产量预计将达到1200万吨，其中出口达390万吨，出口额达83亿美元。<sup>②</sup>随着我国经济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健康生活理念的不断普及，也使牛油果的营养价值得以凸显。越来越多的国内消费者将其作为日常果蔬既可直接食用，也可搭配菜肴，或使用含有牛油果油的药品和化妆品等。从目前我国牛油果的进出口发展的趋势来看，到2030年我国不仅将形成一个庞大的牛油果消费市场，而且牛油果进出口额也会出现较大的贸易逆差。所以快速发展我国的牛油果产业具有可观的经济前景。通过科学规划、大规模商业化种植和深加工，尽快将牛油果产量提升上去，既可满足国内群众所需，也可以依托中国的地缘优势和“一带一路”的宏伟战略，销往东欧、俄罗斯、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中国台湾、日本及东南亚等地，在国际市场中竞争更大的份额。

---

① 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最新数据统计，2017年，全球生产牛油果的国家有71个，其中，生产牛油果的美洲国家有32个，非洲国家有18个，亚洲国家有10个，大洋洲和欧洲国家分别有6个和5个。

②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编；许世卫等译《2021-2030年农业展望》（北京：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21年），第229页。



# 军事合作与利益侵夺：港督文翰与海盗问题

张 坤 李彦汶

【摘 要】文翰（Sir Samuel George Bonham）担任港督时期，华南海域的海盗活动十分猖獗。其中，以徐亚保和十五仔为首的这两支海盗集团势力最为庞大，他们多次劫掠香港船只，成为困扰港英当局的一大祸患。为了彻底根除海盗问题，文翰多方采取措施，同时极力争取清政府的合作。此外，文翰也注意到受港英政府庇护的英国护航船的海盗行为，却并未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文翰在任期间，大股海盗势力相继被消灭。在徐亚保被抓捕后，文翰违背中英条约，拒绝将其移交清政府，坚持由香港司法机关审理，从而攫取了英国对涉港华人的司法管辖权，确立了香港司法的属地管辖权。这严重侵害了中国司法主权，也成为香港司法制度史上的重要节点。此外，文翰还借合作打击海盗之机，试图向徐广缙索取台湾基隆煤矿开采权，并任凭英舰频频侵入中国水域，侵略意图显而易见。

【关键词】港督文翰；海盗问题；中英关系

## Military Cooperation and Interest Encroachment: The Hong Kong Governor George Bonham and Piracy Problem

ZHANG Kun, LI Yan Wen

**Abstract:** During the tenure of Sir Samuel George Bonham as Governor of Hong Kong, piracy in the South China Sea was rampant. And two pirate groups led by Chui - Apoo and Shap Ng Tsai had the most powerful influence, frequently plundering Hong Kong vessels and becoming a major problem for the British colonial authorities. To eradicate the piracy problem, Bonham took various measures and actively sought cooperation with the Qing government. Additionally, Bonham also noticed the piracy of British escort ships protected by the British Hong Kong government, but did not take further measures. During his tenure, many pirate groups were gradually eliminated. After Chui - Apoo was captured, Bonham violated the Sino - British Treaty, refused to hand him over to the Qing government, and insisted on having the case tried by the Hong Kong judicial authorities. He thereby seized Britain's judicial jurisdiction over Chinese people involved in Hong Kong,

established the territorial jurisdiction of Hong Kong's judicial system, seriously infringed upon China's judicial sovereignty, and became an important node in the history of Hong Kong's judicial system. In addition, Bonham also took advantage of the opportunity of cooperating to fight pirates to try to obtain the mining rights of the Quilon coal mine in Taiwan from Xu Guangjin, and allowed British ships to frequently invade Chinese waters. His aggressive intentions were obvious.

**Keywords:** Bonham; Chinese pirates; Sino – British Relations

鸦片战争之后，华南海盗问题日益凸显。学界对这段时期华南海盗问题多有研究，已有的研究注意到英国在镇压海盗过程中的参与及其作用，也注意到了其与清政府的合作。<sup>①</sup> 本文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立足于英国外交部文书和殖民地部档案，深入考察文翰在解决海盗问题时采取的措施、其与徐广缙关于合作打击海盗以及海盗处置问题的交涉，由此揭示在此过程中英国对于涉港华人案件的司法管辖权之争，以及索求台湾基隆煤矿开采等其他权利。这一研究有助于人们更好地认识英国侵夺涉港华人司法管辖权的历史事实，也重新审视英国在打击海盗过程中与清政府的所谓“合作”，也有助于学界从另一个视角理解两次鸦片战争期间的中英关系。

## 一、文翰在任时期的海盗问题

19 世纪初年，远在英国人不曾涉足香港之前，中国沿海的海盗势力就非常强大。到了璞鼎查、德庇时担任港督时期，香港殖民地就已多次采取措施制止海盗行为，但大多治标不治本。1848 年 3 月文翰上任伊始，便深刻认识到中国海盗问题的复杂性及危害。他在 5 月 31 日、6 月 6 日以及 6 月 9 日接连向外交大臣巴麦尊报告中国沿海海盗活动肆虐的情况，并说道：“在香港殖民地和上海之间的中国沿海地区，海盗活动极为猖獗。在中国沿海进行贸易的本地船只，完全无法保护自己不受海盗的侵扰，也基本得不到政府船只的保护。”<sup>②</sup>

根据档案记载，1849 年初的 3 个半月内，香港附近有 13 艘船被劫，其中有 10 艘是香港殖民地的船只。文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向殖民地部大臣格雷伯爵汇报香港的情况，并认为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及时制止，殖民地的利益将受到重大损失。

但有效镇压海盗，困难重重，文翰提出难点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海盗们善用各种伪装手段来方便他们的掠夺；其次，报告海盗行为的间隔时间很长；第三，难以区分海盗船和商船；第四，海盗频繁活动于中国境内许多四通八达的港口。第五，在目前海盗活动比往常更为

① 如陈钰祥著《海氛扬波：清代环东亚海域上的海盗》（厦门大学出版社，2018 年）对晚清英国处理海盗的策略进行过一定的介绍，并简要说明了英国海军与海盗的海上博弈；程美宝的《“十五仔的旗帜”：道光年间中英合作打击海盗行动及其历史遗物》（《学术研究》，2020 年第 3 期）介绍了中英合作镇压 19 世纪中横行中国南海西部海域的海盗“十五仔”的事件始末；香港大学龙康琪（Lung Hong Kay）博士学位论文《英国和中国对沿海海盗的镇压——特别关注香港附近的情况（1842-1870 年）》（*Britain and the Suppression of Piracy on the Coast of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Vicinity of Hong Kong 1842-1870*）（2001 年）认为在中英合作中英国海军对镇压香港地区的海盗活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类似的研究还有关正衍（C. Nathan Kwan）著《同仇敌忾：清英对华南地区海盗活动的镇压》（*Designs against a Common Foe: The Anglo-Qing Suppression of Piracy in South China*）。日本学者村上卫著《海洋史上的近代中国——福建人的活动与英国、清朝的因应》（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年）在第三章专门探讨 19 世纪中叶福建沿海的海盗问题，其中考察了清朝地方官员与英国皇家海军之间的互动及其合作镇压闽粤海盗的具体情况。

② 文翰致巴麦尊，1848 年 6 月 9 日，FO17/143，pp. 147-148。

猖獗的情况下，海盗活动被确认为有组织和系统的。<sup>①</sup>

基于此，文翰向格雷伯爵建议在殖民地附近设一艘小汽船，来取缔这种海盗行为，虽然该船将有助于驱散附近的海盗，但仅仅设一艘这样的小汽船，显然不能根除沿岸猖獗的海盗。文翰希望在香港建造一艘船，并从英国运来一台功率为40匹马力发动机。船长约80英尺，建造时水深不超过4英尺，并在船上挂满风帆，这样除了在追逐时，就不用使用蒸汽了。<sup>②</sup>

可见，由于海盗猖獗，英国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受到极大威胁，文翰决心使香港成为中国海盗的坟墓，并努力与清政府在镇压海盗方面达成合作目的。

### （一）清政府在镇压海盗方面的态度与政策

西方学界对相关问题的讨论大多采用英文档案，倾向于忽视中方的视角。许多打击海盗的报道均为英国海军军官亲笔所写，倾向于夸大自身在抓获和摧毁海盗船只方面的贡献，往往对中国当局的援助不屑一顾，并抱怨清朝水师的低效无能。而中文史料方面，地方督抚会在奏折中汇报他们处理个别海盗案件的情况。地方志则简单记录了某个海盗袭击的地点和时间，几乎没有提供进一步的信息。与其他形式的民间动乱相比，清政府对海盗问题的关注很少。

从英国人的角度来看，清政府在镇压海盗方面始终扮演着极为被动的角色。一方面，文翰看到了清政府面对沿海海盗活动的无力状态，以及由于清政府水师的素质低下和懈怠状态，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英国军事力量来防范海盗侵扰，“中国沿海的海盗活动已经发展到极为可怕的程度。明显，中国当局完全没有镇压他们的实力，尽管当局已经被敦促采取有效措施来镇压海盗，这对他们确实产生了影响，因为他们开始向英国领事寻求帮助。”<sup>③</sup> 但另一方面，文翰也一直在谋求与清政府的合作。这是由于海盗的袭击对象多为在中国管辖海域航行的英国船只，因此必须依靠中国当局逮捕海盗并对其进行审判，即使海盗行为发生在香港附近，罪犯也极有可能逃窜到中国境内，因此，英方只能寻求清政府的帮助。

日本学者村上卫认为清朝水师极可能在鸦片战争前就已经丧失了镇压海盗的能力。<sup>④</sup> 这种观点确有其合理之处，但不能否认的是，清政府也曾积极剿捕海盗，并经常命令地方文武官员镇压和逮捕海盗。在某些情况下，中国地方官员确实对消灭海盗作出了贡献，并将他们绳之以法。

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清政府愈发认识到海盗这种海上袭击对沿海统治秩序的威胁，旨在解决海盗问题的诏书频率急剧增加，可见清廷对该问题的关注。二月二十日（3月24日），漕运总督杨殿邦奏，在崇明、上海等处击获洋盗，并揪出在逃首伙逸犯多名等语，引起了道光帝的重视，“海洋盗贼肆行劫掠，为害商贾，所关匪细。现当海运漕米沙船陆续放洋之时，固当严密梭巡，不可失事。即寻常商船之往来洋面，亦应随时保护，不可稍有疏虞。若如该漕督所奏，江南洋面，劫案络绎不绝，并有伤毙人命掠船勒赎情事。余山一带，复有盗船伺劫商米，似此明目张胆，何以严法纪而靖海疆。著李星沅，陆建瀛，严飭水师将弁认真缉捕。”<sup>⑤</sup>

由此可见，道光帝担心大批“洋盗”会干扰漕运，“本年海运粮船，由东洋赴天津，沿途并

① 文翰致格雷伯爵，1849年4月24日，CO129/29，pp. 65-66。

② 文翰致格雷伯爵，1849年4月24日，CO129/29，pp. 66-67。

③ 文翰致巴麦尊函，1848年6月6日，FO17/143，p. 130。

④ （日）村上卫著，王诗伦译：《海洋史上的近代中国——福建人的活动与英国、清朝的因应》（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92页。

⑤ 《清实录》道光二十八年二月二十日（1848，3.24），第39册，卷452，第707页。

无疏虞，……乃现在南粮甫经运竣，即有闽广盗船多只，在外洋乘风游奕，意在伺机劫回空漕船。且已有商船被劫之案。”由于海贼肆虐导致每年运到北京的粮食船无法正常运行，且朝廷认为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因为水师松懈所致，如果他们仍严密巡防，不至盗船鲸肆行无忌。于是便令人“迅即拣派水师得力将弁，分路带兵扼要兜剿，务将游奕匪船击沉，获犯尽法查办。”<sup>①</sup>

1848年5月，道光皇帝对抓捕洋盗问题的指示愈发详细，如有官员消极懈怠将有被革职的风险，“著沿海各督抚，各飭水师将弁，不分畛域，认真兜截，不得稍留余孽”，这使清朝官员有强烈的动机去镇压大规模的海盗活动。首先，整顿水师严缉洋盗，并另议章程，即《外海水师章程》，详细规定了磨砺人才、变通营巡、扼要堵缉、配兵足数等要求，<sup>②</sup>在意识到清朝水师低下的战斗力后，道光帝还令江苏官员互相检查对方的海军力量，“总期责有攸归渐著成效。毋得视为其文。有名无实”，<sup>③</sup>以确保实际武装力量，而不仅仅是纸上谈兵。

由于朝廷对海盗问题的重视，地方官员汇报缉捕洋盗相关事宜的奏章也愈加频繁，1848年夏，两广总督徐广缙上奏皇帝，称其下属沿海官员继续打击海盗并取得了一定胜利：“击获洋盗多名，均按律惩办。仍飭沿海文武员弁穷追力堵，不使稍留余孽。”<sup>④</sup>闽浙地区的海盗问题尤其突出，特别受到朝廷的关注。有人上奏，盗匪肆劫扰害，请飭严查缉拿。<sup>⑤</sup>面对这种情形，道光皇帝谕令刘韵珂，徐继畲等地方大员会同该提镇等对该地盗贼匪姓名籍贯各等进行查办，“且各该处地皆滨海，土匪与洋盗最易勾结”，同时严查窝顿包庇等弊。

有史料表明，清朝政府也举行过多次围剿海盗的行动，道光三十年初四日壬辰（1850年10月8日）陆建瀛、傅绳勋奏报：“委员擒获洋盗多名，仍飭合力搜捕。江浙洋面盗匪，潜入北洋石岛等处，伺劫商船。经委员千总周鳌督带兵勇，在山东省洋面，先后获盗寨船七起，生擒盗犯三百余名。”<sup>⑥</sup>清朝官员将他们缉获的海盗数目、名单一一登记下来，上报朝廷。但由于清朝水师的整体素质不高，剿捕海盗的实际效果十分有限，海盗问题始终无法彻底解决。

清朝水师中多有怯懦无能者，道光三十年二月十七日庚辰（1850年3月30日），御史王本梧奏，浙省水师，废弛已极，“兵则怠惰偷安，官则因循推诿，且有吸食鸦片烟者。间或搜捕零星塞责，遇大帮洋盗，不敢过问”。<sup>⑦</sup>另外，清朝水师在缉捕海盗的过程中常常玩忽职守，无力剿盗，甚至有“望风先逃”的记载。“三十年三月二十七夜，贼劫海口钱铺数处。官兵知之不追，贼遁去。时议以为蟹家水手引海匪为之，然官不追究，其事遂寢。”<sup>⑧</sup>

因此，相比于围剿海盗，清政府更倾向于以招安的方式瓦解海盗集团。如，在地方水师的运作下，福建同安著名盗首陈双喜即在该年十一月初二日，携“首伙等一百一十七人，赴福建提督陡振彪衙门投首，并将船只炮械一并首缴”。<sup>⑨</sup>著名的盗首十五仔，在受到英国海军的连续进攻后，也选择向清政府投诚，被清政府授予官职。值得注意的是，1850年代的海盗活动，往往掺杂

① 《清实录》道光二十八年七月十五日（1848，8.13），第39册，卷457，第768-769页。

② 《清实录》道光二十八年四月二十六日（1848，5.28），第39册，卷454，第734-735页。

③ 《清实录》道光二十八年四月二十六日（1848，5.28），第39册，卷454，第734-735页。

④ 《清实录》道光二十八年七月四日（1848，8.2），第39册，卷457，第763页。

⑤ 《清实录》道光二十八年十月十七日（184，11.12），第39册，卷460，第811-812页。

⑥ 闵泽平编《清代道光朝海洋活动编年》，武汉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688页。

⑦ 马丽卿编《浙江近代海洋史编年》，中国外贸出版社，2017年，第149页。

⑧ （咸丰）《琼山县志》卷十一（清咸丰七年刊本），载广东省方志办编《广东历代方志集成·琼州府部》（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第24页。

⑨ 《清实录》道光二十八年十月十七日（1848，11.12）第39册，卷460，第811-812页。

着反英的民族情绪，据说，徐亚保就是著名的富有爱国主义精神的海盗，他专门攻击载满鸦片的英国商船。清政府希望将他们招降后为己所用，因此中国当局更倾向于通过“以盗制盗”的方式与海盗首领达成妥协。<sup>①</sup>

## （二）中英合作围剿海盗

在中国管辖的水域内，英国海军在出兵打击海盗之前，通常会获得地方当局的批准。清朝军舰虽然不具备单独将海盗舰队完全镇压的能力，但可以凭借着特殊的情报优势，为英国人提供帮助。在某些情况下，英国人会要求清朝官员参加这些围剿中国海盗的远征，而清朝官员则会帮助区分海盗和普通渔船。只要海军军官认为他们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任何船只具有海盗性质，他们就会立即追击，捕获的海盗交给中国地方官审判。

英国外相巴麦尊对中英合作打击海盗的行为也表现出极大的支持，在文翰向他报告里昂海军上校的单桅帆船“领航员”号围剿中国海盗的情况时，巴麦尊说：“这种行动不仅对保障中国沿海的贸易安全，而且对改善中英两国政府之间的政治关系都是非常有益的；只要中国海军允许他为此目的动用足够的兵力，就应该采取这种行动。”<sup>②</sup>也说明，中英双方合作围剿海盗对双方均有共同利益。

英文文献中记载了许多关于清朝水师无力镇压海盗而必须求助于英国力量的事例。例如，根据英国外交部档案的记载，由于福建沿海海盗肆虐，海盗船装备精良，当地政府也对海盗束手无策，当沿海百姓经常遭受海盗劫掠而请求地方官出动军舰进行保障时，地方官只是消极应对并拒绝他们的请求。1848年5月9日，大批中国渔船正聚集在定海，约有1000多名渔民请求当地官府派出一些武装军舰来保护正常出海，却惨遭拒绝，因为捕鱼季已经过了一个月，并被一些别的借口所搪塞。于是渔民们集体前往官府并将其部分建筑暴力拆毁。当地官员急忙撤退并向道台通报，厦门道台便派人向英国驻宁波领事苏利文求助。

苏利文领事及时向文翰报告了这一情况：“清朝官员不敢越过定海，而海盗并不害怕遇到清朝水师。连清朝地方官自己也承认，海盗装备精良。在各方面都比政府船只更有效率。”<sup>③</sup>于是，苏利文领事便派出由坎贝尔船长（Campbell）指挥的女王陛下的“埃斯皮格尔”（Espiegle）号向宁波当局提供帮助，追捕海盗，“一艘英国军舰的出现会立即平息渔民的愤怒，重燃他们的信心。”<sup>④</sup>

之后，文翰便以此为借口，在与两广总督徐广缙的通信中敦促他采取有效措施围剿海盗，维持沿海正常秩序。他称：“海盗问题现在非常严重，必须引起极大关注。中国水师无法镇压海盗，这一点从你们的商船雇佣英国小型船只在港口之间护航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最近在宁波港口，海盗十分猖獗，引起了渔民和地方官之间的骚乱，我方派出领事后才平息。除非采取一些有效措施来制止这种系统性的海盗行为，否则中国的海上必将遭受惨痛的破坏。否则，贵国沿海将处于与嘉庆时代相同的状态。”<sup>⑤</sup>

文翰意在表明中国海盗对中英双方的共同威胁，一方面强调中国当局无力镇压海盗，另一方面，部分清朝官员在看到英国军舰的实力后，倾向于利用英国海军的力量来遏制海盗。但对于清

① 两广总督徐广缙的奏折，1849年9月22日，FO17/158，p. 133。

② FO17/163，1849年10月5日，pp. 5-6。

③ 苏利文致文翰，1848年5月11日，FO17/143，pp. 136-137。

④ 苏利文致文翰，1848年5月11日，FO17/143，pp. 138。

⑤ 文翰致徐广缙函，1848年6月7日，FO17/143，pp. 279-280。

政府来说,合作的动力不足。在看到“领航者”号打击海盗行动中的实际效果后,福建地方官员表现出了与英军合作的意愿。1849年6月9日,厦门领事莱顿(T. H. Layton)报告:“该岛(距离石浦约60至90英里)居住着3000至4000名海盗,他们挟持300人索要赎金。这些海盗是同安县人,也就是本领事馆所在的地区。他们在渔山形成了一个定居点,并建有小型堡垒,中国军队无法将其驱逐。如果能派遣女王陛下的两艘军舰去攻占这个岛屿,并将其归还给中国当局,不仅能人道地对待现在被囚禁在那里的俘虏,而且在有节制的管理下,对促进我们与帝国政府的官方交往、缓和猜忌、消除偏见、展示我们的海军力量以及彰显我们的人道精神都大有裨益。”<sup>①</sup> 该年,厦门领事向文翰汇报近期缉捕海盗的战绩:女王陛下的单桅帆船“领航员”(Pilot)号指挥官里昂(Lyons)在平潭岛(Pihseang Islands)、湄洲(Mei chow)、台湾(Formosa)等福建沿海共捕获海盗123名。<sup>②</sup> 之后,这些海盗被移交给厦门当局审讯,道台三次向里昂指挥官致谢。正如厦门领事所说:“中国的官员们对这些捕获行动非常满意,他们现在比以前更愿意合作,更愿意提供海盗的名字和藏身之处。”<sup>③</sup>

厦门的地方官员与英国海军暂时的合作关系,只是特殊情况下的偶然性个案。总体而言,清政府在打击海盗问题上一直处于被动地位。几乎在所有情况下,都是英国人向负责“夷务”的两广总督施压,要求采取有效措施打击胆大妄为的海盗。作为回应,两广总督要么拒绝合作,要么只是有限地合作。

### (三) 文翰对英国护航船海盗行为的警惕

鸦片战争后,随着五口通商口岸相继开埠,继而太平天国及上海小刀会起义,清政府自顾不暇,无力打击海盗,列强护航业应运而生。为了防止猖獗的海盗活动影响正常贸易往来,由英国和葡萄牙两国私人出资成立的武装船队,对需要保护的船只收取护航费。伴随着护航行动而产生出了中西混合式的“广艇”(老闸船、夹板船),英文为“Lorcha”,澳语作“火舰,火船”配备中式帆具(rigging),西式船身及武装。

这种护航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沿海贸易,因而得到英国政府的支持,巴麦尊曾言:“护航行为有利无害,但是英国臣民所使用的船只应该获得中国官方的批准和授权。”<sup>④</sup> 可见护航行为曾一度得到英国政府的支持。但文翰曾在1840年代预测,护航制度可能会在中英关系中引发争议。

后来的实际情况说明文翰的这种推测十分准确,据记载,许多外国船只亦以护航的名义实施海盗行为,用来防范海盗的护航船只反过来实施海盗行为,以武力威胁,强取护航费,据何冠英奏报:“夷人性本嗜利,又欲笼络人心,遂向商船每只索洋银三百圆,代其护送至浙之宁波。由浙返闽,亦复如是。”<sup>⑤</sup> 由于获利丰厚,激烈的竞争使得护航业更加复杂化。

当英国海军无法从中国当局获得比较有价值的信息,而无法准确识别海盗身份时,一些外国人倾向于将所有帆船<sup>⑥</sup>均视为海盗,于是这些护航船对中国渔船构成了另一种威胁。在文翰眼中,

① 莱顿领事致文翰,1849年6月9日,FO17/156, pp. 178-179。

② 莱顿领事致文翰,1849年6月9日,FO17/156, p. 174。

③ 莱顿领事致文翰,1849年6月9日,FO17/156, p. 176。

④ 巴麦尊致文翰,1848年10月31日,FO17/139, pp. 126-127。

⑤ (清)何冠英撰《奏闽浙商船多雇英轮护送片》,载贾桢纂《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三,第60-61页。

⑥ 中国古代帆船,欧洲人音译Junk,中文二次音译后称“帆船”

老闸船可能造成的危害主要来源于葡萄牙人，因为他们不受任何控制，而且他们可能犯下的任何暴力行为都能以他们护航的中国人提供的信息有误为借口，并且这些葡萄牙人还存在很多敲诈勒索的行为。<sup>①</sup>因此，护航制度逐渐被认定为一种日益严重的弊端，公众舆论敦促英国当局通过特别法令对其进行管制，并将违法者绳之以法。

到1848年中，港英当局发布公告，警告英国船长们避免参与护航中的海盗行径，“鉴于在这样的护航是一种在法律上很成问题的行为。本全权公使兹认为应唤起参加这种护航的船主们注意到由于他们自己做主参加这种工作，他们自己所面临的严重危机和悲痛的责任。并提醒他们，对他们所犯的任何非法行为，他们自己将无疑地要负民事上和刑事上的责任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后果”。<sup>②</sup>

关于护航行动中的海盗罪，1848年的“斯贝克”（Spec）号纵帆船案件具有代表性。该年7月3日，根据上海领事阿礼国的报告，女王陛下的“柴尔德斯”（Childers）号的指挥官皮特曼（Pitman）扣押了一艘名为“斯贝克”号的双桅帆船，且该船受到香港殖民地的保护。“斯贝克”号的船长及其船员被指控犯有谋杀罪和海盗罪，对宁波附近的中国渔船进行了无端的谋杀袭击，造成五人死亡，三人受伤<sup>③</sup>。皮特曼船长把“斯贝克”号的船长科尔先生（Mr. Cole）带上“柴尔德斯”号后进行审问，之后将“斯贝克”号交给上海的阿礼国领事。阿礼国在取证后认为“这些证据能够充分证实指控，于是便以公海抢劫和谋杀罪名将所有囚犯送交香港审判。”<sup>④</sup>

“斯贝克”号于7月29日抵达香港殖民地，文翰将收到的所有关于该案的文件交予律政司（attorney general）<sup>⑤</sup>斯特林先生（Mr. Sterling）。中国乘客（Chingke）是“斯贝克”号向帆船开火的唯一目击者，他被“斯贝克”号的五人打成重伤，8月20日，被带到殖民地。

此案在当时引起了广泛关注。在10月3日召开的海事法院上，控方提出了一下三点证据：“第一，皮特曼船长和女王陛下的‘柴尔德斯’号船上的其他人，他们亲眼目睹了‘斯贝克’号劫掠中国渔船，而且发现渔船上的19名中国船员被关在‘斯贝克’号的船舱里时，他们也在场。第二，‘斯贝克’号的船长承认并坦白是他夺取了这艘帆船，因为他认为该中国船具有海盗性质。第三，‘斯贝克’号的船长科尔交给皮特曼船长的航海日志。”<sup>⑥</sup>

阿礼国领事认为中国乘客的证据已相当清楚。他宣誓做证“斯贝克”号谋杀了他5名同伴的事实——他们被步枪射击，以及他自己被“斯贝克”号射击造成的伤口。被指控绑架者将伤员扔下船，甚至随后对他们进行砍杀和射击以确保他们死亡的野蛮行径。<sup>⑦</sup>另外，皮特曼船长的证据以及纵帆船的航行日志无疑证明了“斯贝克”号经常违反航海法以及类似的海盗行为。

但大陪审团经过大约两个小时的讨论后回到法庭，却宣布“斯贝克”号船员无罪。斯特林先生解释了该判决的原因：“我未能找到有关此案的任何法律规定或权威，但倾向于认为，领事可以逮捕任何被指控犯有海盗行为且证据确凿的英国人，并将其移交本殖民地审判。”<sup>⑧</sup>

① 文翰致巴麦尊，1848年6月9日，FO17/143，pp. 147-149。

② 政府公告，1848年5月29日，FO17/144，p. 28。

③ 阿礼国致文翰，1849年7月3日，FO17/145，p. 171。

④ 阿礼国致文翰，1848年7月3日，FO17/145，p. 172。

⑤ 律政司是殖民地政府的主要官员之一，是香港的法律顾问，也负责刑事案件的检控和法律的起草。

⑥ 文翰致巴麦尊，1848年10月17日，FO17/145，p. 164。

⑦ 阿礼国致文翰，1848年7月3日，FO17/145，p. 177。

⑧ 意见书，FO17/145，pp. 188-189。

文翰并不认可大陪审团的这一显然与证据相悖的结论，但他在向巴麦尊汇报此事时仍然尝试做出解释。首先，文翰将大陪审团的这一决定归结于陪审团对“斯贝克”号所从事的护航行为的支持，由于香港和上海之间的整个海岸都充满了海盗，他们不断袭击从事贸易的中国帆船，并且这种海盗肆虐到了这种程度，以至于中国商船只能雇佣欧洲配备武装力量的船只作为护航船队，这是一种常见的情况，有利于贸易的发展，并且这种护航系统受到商业界的青睐，如威尔金森·登特（Wilkinson Dent）和约瑟夫·渣甸（Joseph Jardine）就来自商界，文翰曾直言：“他们的利益与这一问题密切相关，所以自然对这一制度的认同感很强。”第二个原因，文翰则认为是因为他们完全不了解大陪审团的职责。“我们大陪审团的成员至少有一半是苏格兰绅士，而在苏格兰的大陪审团并不为人所知。剩下的很多人已经在中国居住多年，也许整个陪审团中只有两三个人曾经在中国以外的地方担任过陪审员。”<sup>①</sup> 1847年1月，殖民地才引入海事管辖权（The admiralty jurisdiction），因此大多数陪审员对其中涉及的职责并不熟悉。

文翰对海事法庭的裁决感到不满，于是他在10月10日发布了一份政府公告，以便对犯有类似罪行的护航船进行起诉。“如果任何船舶或船只被当作战船或私掠船，而又未获得授权，则其船员应被视为海盗，并应受到相应处理”。<sup>②</sup>

诺顿·凯什也曾对“斯贝克”号案件作出评论：“此案主要依据的是科尔船长的供述和一名失踪的中国证人的证词。”<sup>③</sup> 言外之意，即皮特曼船长的证词被无视。香港海事法庭对“斯贝克”号的审判，实际上纵容了英人以护航的名义实施海盗行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护航贸易使海上航行更加危险。阿礼国领事也表态，希望英国政府可以取缔与“斯贝克”号类似的护航船只：“基于主要事实和最重要的证据，这完全显示了特殊的暴行特征，完全无视法律，蔑视遵守法律的义务，因此，我确信，女王陛下的政府必须采取迅速有效的措施，在中国海域清除那些效仿‘斯贝克’号从事犯罪活动的悬挂英国国旗的船只，使我们的民族在这个国家蒙羞受辱。”<sup>④</sup>

在“斯贝克”案中，“斯贝克”号实施了明显的海盗行为，证据确凿，香港陪审团却将其无罪释放。文翰对实施海盗行为的科尔船长未被绳之以法表示遗憾，并认为海事法庭判决的公正程度值得怀疑。鉴于中英冲突加剧，文翰身为香港总督，并未从民族情结来考虑问题，而是更多关注了案件事实及其对中英关系的影响。但却并未采取进一步的措施。

## 二、文翰为镇压海盗采取的措施

香港长期以来就是公认的海盗出没之地，1841年10月，香港第一所监狱“关满了等待审判的海盗”，根据统计，1843-1844年间，每个月要审判60-90名中国罪犯，其中绝大多数为海盗罪。<sup>⑤</sup>《南京条约》签订后，打击海盗的任务就落到了香港总督的肩上。身为港督，文翰不仅有责任保护英国在华的商业利益，还肩负着维护香港附近法律和秩序的任务，并与中国当局就镇压海

① 此两处引文，见文翰致巴麦尊，1848年10月17日，FO17/145，pp. 166-168。

② 政府公告，1848年10月17日，FO17/145，p. 190。

③ Norton-Kyshe, James William, *The History of the Laws and Courts of Hong Kong*; London: T. Fisher Unwin, 1898, vol. 1, p. 206.

④ 阿礼国致文翰，1848年7月3日，FO17/145，p. 177。

⑤ Grace Fox, *British admirals and Chinese pirates, 1832-1869*, London: K. Paul, Trench, Trubner and Company Ltd., 1940., p. 90.

盗行为进行谈判。面对海盗问题，文翰显然比清政府更加积极，并极力争取与清政府的合作。正如文翰向巴麦尊报告的那样：“自从我抵达中国以来，我一直在敦促中国专员采取有力措施打击海盗行为。”<sup>①</sup>

1849年，两股势力强大的海盗集团分别为香港赤柱黄麻角的徐亚保和广东电白的张十五仔，他们不断劫掠英国商船（据说大部分是鸦片船），损害了英国在华利益，英人自然视之为死敌。于是，围剿中国海盗再次成为中英讨论的突出主题。

### （一）围剿十五仔海盗集团

关于海盗十五仔，清朝许多地方文献记载了他于道光年间劫掠渔船的海盗行径，“二十五年海盗十五仔在三洲塘洋面焚劫广海营船一艘”以及“三十年海盗十五仔劫掠上村石笋等村，乡勇奋击退之”等。<sup>②</sup>

不同于徐亚保，“十五仔”这个名字在当时相关的英文资料中频繁出现，他无疑被在华英人视为华南沿岸势力最大的海盗头目。英国军舰对十五仔的第一次围剿是在9月27日，由特鲁布里奇船长（Troubridge）指挥的女王陛下的“亚马逊”（Amazon）号和“火河”（phlegethon）号船已前往西南海岸搜寻海盗。当他们到达一个叫查帕（Chapa）的地方时，岸上的中国人告诉他们，十五仔及其海盗舰队已经逃往海南。<sup>③</sup>

于是，1849年10月8日港英当局再次派舰队向十五仔发动进攻，马沅在《防御海盗事略》有如下记载：

“十月八日，该英舰三艘，配足军实，联队出海。沿越南海岸一带搜索，卒遇大盗十五仔之主要舰队于东京湾。盗党凡三千一百五十人，分驾艨艟舰六十四艘，配火炮一千二百二十四门。十五仔身在军中，统率盗舟指挥盗党与英舰搏战。酷战终日，盗众大溃。盗舰被轰沉者凡五十八艘阵亡者达千人，溺死者亦千人。余盗败退，率所余舰六艘狼狈而遁。”<sup>④</sup>

到了10月19日至25日，海伊中校率4艘英舰在东京湾与海盗首领十五仔激战，击沉盗船58艘，消灭盗众2000余人，盗魁十五仔率残部遁逃。当时十五仔正与两广总督接洽率众投诚，英军此次扫荡之后，反促成其急于投诚。清政府许诺十五仔获得金钱与地位，相应地，十五仔在处理完舢板上的战利品后便立即解散其舰队。

《琼山县志》将把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总黄开广带兵与其交战的详细经过记录了下来：

“闰四月初二三日。攻海口城。自辰至午，守备许颖升，署守备黄开广，仝崖州副将吴元猷，悉力御之。杀贼十余名。碣石镇王鹏年男某，复从西面陷阵，悉力御敌杀贼，巨酋一人乃退。初四夜复来袭。船上火光烛天，设为疑兵。黄开广令人从暗中开礮，杀贼数十名，贼气夺退泊铺前港。”<sup>⑤</sup>

这段史料描述了黄开广在剿捕海盗时英勇杀敌的状态，虽然中方文献并未提及任何有关中英两军合作的相关事项。但根据英国军舰指挥官海伊的记载，他最欣赏的中方合作是在海南（东京湾）同黄开广共同剿捕海盗的行动。两艘英国蒸汽船和一艘战舰抵达海口后，黄开广受命率领他

① 文翰致巴麦尊，1849年9月12日，FO17/157，p. 204。

② （光绪）《新宁县志》卷二十六（清光绪十九年刻本），第593页。

③ 文翰致巴麦尊，1849年9月27日，FO17/158，pp. 2-7。

④ 舒国雄编《明清两朝深圳档案文献演绎》第2卷（广州：花城出版社，2000年），第820-821页。

⑤ （咸丰）《琼山县志》卷十一（清咸丰七年刊本），第243页。

所指挥的部队随同远征。指挥官海伊高度赞扬了这位官员在整个过程中提供的热心协助，“黄开广证明了自己的英勇、积极和高效”，文翰也承认，这些共同努力确立了正确的方向，也为未来任何与中国的合作行动树立了良好的榜样。<sup>①</sup>

然而事实上，文翰与徐广缙对待海盗的态度有很大不同，他希望采取积极的武力措施围剿海盗集团，以确保香港殖民地附近的安全。但对于清政府来说，水师战斗力低下，如果与海盗进行正面武力对抗，并不占优势。另外，海盗船都停泊在外海，来去无踪，如果不熟悉这些亡命之徒的行踪，就更难将其缉拿归案，而招抚海盗为政府提供情报服务则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道光二十九年十月，“太守林鸿年主义招抚张十五，上海口安插，给顶戴。党与渐散，海氛以息。新设炮台于旧炮台内”。<sup>②</sup> 徐广缙为了证明他收买海盗首领的政策是正确的，提到他曾多次派军官带兵剿灭十五仔的船队，他认为：“海盗的数量与日俱增，除十五仔之外的海盗首领更是数不胜数。如果允许十五仔为我们提供帮助，我们就可以‘以盗制盗’，而不会消耗更多的资源。”<sup>③</sup> 而文翰在评价徐广缙这种招抚海盗的政策时说：“中国政府完全没有能力对付海盗，中国专员也意识到这一点。他通过贿赂海盗首领使屈服，授予投降的海盗一些荣誉称号，与海盗首领达成妥协。”<sup>④</sup> 文翰意识到清政府对海盗消极的招降政策后，便更倾向于自行采取行动。

## （二）围剿徐亚保海盗集团

关于徐亚保，在中文史料的记载寥寥无几，英文档案中一般称之为 Chui - Apoo。据说，徐亚保隶大盗十五仔麾下，自成一股，出没于中国海岸一带。力量虽不及十五仔强大，却是一个极富传奇色彩人物。

1849年2月25日，徐亚保仗义惩凶，在港岛赤柱黄麻角村，用一支长矛将闯入民宅寻衅闹事的两名英国军官杀死，即英军皇家工程营上尉科斯塔（Captain Da Costa）和锡兰来福枪队中尉戴亚（Lieutenant Dwyer），并弃尸海中。该事件引发了文翰的特别关注，并希望同中方协作抓捕徐亚保。

对徐亚保海盗集团的围剿行动于1849年9月展开，马沅在《防御海盗事略》中载：“一八四九年九月杪，巨盗徐亚保统带盗船二十三艘，率众千八百人，配备火炮十八门，在港外四出劫掠，为患商旅。英舰灭地亚号、哥伦科号及科利号三艘出海剿捕，击沉盗船五艘，歼盗数百人，盗首亦受伤率余众逃窜。”<sup>⑤</sup>

具体来看，9月28日至10月3日，在香港附近海面，“哥伦拜恩号”的指挥官约翰·查尔斯·戴林普尔·海伊（John C. Dalrymple Hay），率领3艘英舰与徐亚保激战，围剿徐亚保的军事行动共两次，第一次是在大鹏湾附近，第二次是在大亚湾（Bias Bay）。

“哥伦拜恩”（Columbine）号于1849年9月28日在提萨米（Tysami）附近率先发起攻击，之后，“哥伦拜恩”号、“愤怒”（Fury）号和“黑斯艇”（Hastings）号的船只于1849年10月1日在大亚湾再次发起攻击。

1849年10月4日，文翰向徐广缙宣布他们完全歼灭了徐亚保的舰队，并叙述了两艘英国战舰

① 文翰致巴麦尊，1849年11月3日，CO129/30，pp. 290 - 293。

② （咸丰）《琼山县志》卷十一，第243页。

③ 两广总督徐广缙的奏折，1849年9月22日，FO17/158，p. 133。

④ 文翰致巴麦尊，1849年10月23日，FO17/158，pp. 185 - 186。

⑤ 马沅著《防御海盗事略》，载舒国雄编《明清两朝深圳档案文献演绎》第2卷，第820页。

成功袭击徐亚保海盗舰队的细节：“歼灭 23 艘海盗船，平均重量为 500 吨，装有 12 至 18 门炮，350 门火炮也被摧毁。同时，击毙四百余名海盗。”<sup>①</sup> 另有 1400 人逃跑，其中包括在反击中受伤逃跑的徐亚保。

文翰曾两次照会徐广缙尽快将徐亚保捉拿归案，并希望借助这次行动说服徐广缙与英国合作：“如果阁下能够与我共同行动采取措施，我们就一定能够成功将其剿灭。”<sup>②</sup> 文翰还威胁道：“如果在试图逮捕他的过程中，由于我们的无知而发生意外，那么责任必须归咎于阁下，因为您没有尽早将该罪犯逮捕。抓捕他时确实存在一些困难，但我相信，您有能力将他送到香港来受审并接受惩罚。尽管这起谋杀案发生在五个月前，但我仍然记忆犹新，直到对该暴行进行严惩。”<sup>③</sup> 可见，文翰以徐亚保在香港殖民地犯罪并杀害两名英国人为依据极力要求在香港审讯徐亚保。

徐广缙在给文翰的回信中，对英方在中国沿海击溃海盗的行动表示赞赏和感谢，由于徐广缙十分提防和谨慎与英国人的交涉，因此他希望尽可能减少英人对中国内部事物的插手。并且，徐广缙认为镇压海盗舰队的胜利应归功于清政府及清朝水师努力。例如，1849 年 9 月 26 日，徐广缙曾向文翰指出：“归善知县与军事当局协同行动，……击沉了三艘海盗船，并烧毁了一艘，其中有 100 多名海盗被杀。大约 10 人受伤。海盗们逃到汕尾（Shan wi）后，被那里水师赶到了外海，在那里遇到了贵国的巡洋舰。”收到皇家海军击败徐亚保舰队的消息后，徐“立即下令沿海地区和驻军进行搜查和扣押”，希望将剩余的海盗彻底清除出该地区。

至于徐亚保，徐广缙认为他是清朝子民，按照“华人治华，英人治英”的原则，徐亚保理应由清朝官府审讯，因此并没有同意文翰引渡徐亚保到香港的要求，但承诺，“如果徐亚保被抓获，他肯定会受到最严厉的惩罚”。<sup>④</sup> 但文翰并没有就此罢休，在与徐广缙事关缉捕与审判徐亚保的交涉中，他坚持引渡徐亚保到香港审判。

### （三）文翰在打击海盗政策方面发挥的作用

根据统计，1849 年 5 月到 10 月期间女王陛下的舰船俘获和击毁的中国海盗共 3037 人。<sup>⑤</sup> 1849 年 10 月又成功击溃了徐亚保和十五仔这两支势力庞大的海盗舰队，取得胜利的原因有很多，港督文翰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首先是时任香港总督的文翰对打击海盗的态度十分坚定。虽然两广总督徐广缙拒绝了文翰与英国合作镇压海盗行动的请求，但文翰并没有放弃在中国水域围剿海盗，“无论阁下是否愿意与我合作，我都将不失时机地消灭这些人类的共同敌人，以便有效地制止这种罪恶的蔓延。”<sup>⑥</sup> 文翰“决定采取措施，派遣船只在各个方向的海域搜索。”<sup>⑦</sup>

在英国海军围剿徐亚保和十五仔海盗舰队的同时，文翰还不断指责徐广缙打击海盗不力，没有尽力剿捕海盗行动，“显然，你们的水师没有能力驱散或消灭这些海盗”，并认为徐广缙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逮捕徐亚保。<sup>⑧</sup> 于是，徐广缙列出了清朝水师最近剿捕海贼行动 20 起，捉获 901 人。

① 文翰致徐广缙，1849 年 10 月 8 日，FO17/158，p. 194。

② 文翰致徐广缙，1849 年 10 月 8 日，FO17/158，p. 194。

③ 文翰致徐广缙，1849 年 9 月 20 日，FO17/158，p. 194。

④ 徐广缙致文翰，1849 年 10 月 11 日，FO17/158，p. 194。

⑤ F. A. Collier, 1849 年 10 月 8 日，FO17/158，p. 196。

⑥ 文翰致徐广缙，1849 年 10 月 8 日，FO17/158，p. 194。

⑦ 文翰致徐广缙，1849 年 9 月 20 日，FO17/158，p. 194。

⑧ 文翰致徐广缙，1849 年 9 月 20 日，FO17/158，p. 194。

但文翰并不满意，“虽然中国水师已捉获 901 名海贼，但海上劫案仍层出不穷，请求合作剿捕海贼。若捉获徐亚保，必须将他引渡至香港殖民地，因为他在港犯有杀人罪。”<sup>①</sup> 文翰通过指责徐广缙在打击海盗方面的“低效”，来抬高自己并争取与清政府的合作，是为夺取中国权利寻找借口。

其次，与清朝当局进行交涉，争取双方在剿捕海盗方面达成合作。需要强调的是，尽管中国当局认为海盗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但他们倾向于偏离英国人建议的方式。因此，在与英国当局合作围剿海盗方面，中国当局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自《南京条约》签订以来，中国政府在海盗问题上一直处于被动地位。几乎在所有情况下，都是英国人向负责对外事务的两广总督施压，要求采取有效措施打击的海盗。作为回应，两广总督要么拒绝合作，要么只是极其有限地援助。可以说，即使中国当局有足够的资源镇压海盗，他们也不会积极、全心全意地与英国合作。第一次鸦片战争并没有消除中国人对外国人的怀疑，徐广缙更是清朝官员中排外主义的代表，他几乎不想与外国人有任何瓜葛。更重要的是，中国人的优越感依然存在。因此，他们要么完全拒绝与英国人合作，要么只在有限的范围内合作。正是由于这种优越感，徐广缙相信自己对付海盗的传统方法便可以使得海盗首领屈服。

第三，在围剿海盗集团的过程中，文翰收集的情报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在寻找失踪商船“西尔芙”号的途中，“广州”号船员登上了一艘驶往澳门的中国帆船，从那里得知十五仔在电白，刚刚收到了这艘船 1100 美元的赎金。正是这一情报导致许多海盗船只在电白被摧毁。<sup>②</sup> 文翰特别重视对海盗情报的收集：“上个月 26 日（即 10 月 26 日），我收到了殖民地警司（the superintendent of police）的一份特别报告，大意是有 200 艘渔船被海盗扣押在大亚湾附近的水域。”<sup>③</sup> 这个情报来自一艘渔船的船主。于是，文翰便立即指示海伊指挥官，前往该地寻找海盗集团。正是由于文翰从殖民地警司获得的这一重要情报，“哥伦拜恩”号和“愤怒”号才能成功袭击停泊在大亚湾的徐亚保海盗舰队。

此外，据海伊指挥官说，正是考德威尔先生（Daniel R Caldwell）提供的翻译信息准确无误，再加上他的正确判断，才准确找到了十五仔舰队的位置，并最终将其歼灭。<sup>④</sup> 可见准确的情报对于剿捕海盗行动的非凡意义。

### 三、文翰对涉港华人司法权的侵夺

有学者认为，中国的海盗问题是英国从 1842 年到 1870 年一直面临的问题，香港历任总督镇压海盗的尝试都很失败，只有两位取得了显著成就，文翰便是其中之一。<sup>⑤</sup> 文翰作出的最大贡献在于一举击溃了曾经赫赫有名的徐亚保和十五仔海盗集团，但同时他企图通过镇压海盗的“功劳”，向徐广缙攫取更多英人在中国的权利，包括英国对涉港华人的司法管辖权、侵略意图显而易见。

① 文翰致徐广缙，1849 年 10 月 2 日，F0682/1982。载黄宇和著《叶名琛与第二次鸦片战争》（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20 年），第 220 页。

② William Mould to E. N. Troubridge, 1849 年 9 月 16 日，FO17/158, p. 12。

③ 文翰致巴麦尊，1849 年 10 月 23 日，FO17/158, p. 181。

④ John C. Dalrymple Hay to rear - admiral sir F. A. Collire, 1849 年 10 月 2 日，FO17/158, p. 190。

⑤ Lung Hong Kay, *Britain and the suppression of piracy on the coast of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vicinity of Hong Kong 1842 - 1870*,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2001, p. 321.

### （一）攫取英国对涉港华人的司法管辖权

事实上，英国对在港华人司法权的攫取早在香港开埠初期就开始了，当时的香港吸引许多土匪和海盗聚集，治安不靖。最初英国人将捕获的华人罪犯交予中方衙门以《大清律例》惩处，其后治安日差，英方改变态度，开始审讯涉及华人的案件。

由于海盗活动频繁，英国殖民地及其附近海域的船只经常遭受袭击，严重影响到英国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他们决心“使香港成为中国海盗的坟墓”，严惩海盗首领，并要求参与对海盗的处置，或引渡海盗到香港受审。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侵犯了清政府的司法管辖权。由于海盗的主体是华人，按照条约规定，被捕的海盗应交由清政府的法律进行制裁。根据1843年10月签署的《虎门条约》第九条，规定：“倘有不法华民，因犯法逃在香港，或潜往英国官船、货船避匿者，一经英官查出，即应交与华官按法处治；倘华官或探闻在先，或查出形迹可疑，而英官尚未查出，则华官当为照会英官，以便访查严拿，若已经罪人供认，或查有证据知其人实系犯罪逃匿者，英官必即交出，断无异言。其英国水手、兵丁或别项英人，不论本国、属国，黑、白之类，无论何故，倘有逃至中国地方藏匿者，华官亦必严行捉拿监禁，交给近地英官收办，均不可庇护隐匿，有乖和好。”<sup>①</sup>

据此条约规定，徐广缙认为徐亚保应在内地审讯。但文翰却认为徐亚保是在香港犯罪，并杀死了两名英国军官，因此英方也有权参与徐亚保的审判。于是，关于是否要将徐亚保引渡到香港受审引发了文翰与徐广缙的一场争论。

《虎门条约》第九款规定了香港殖民地的华人犯罪问题，殖民地当局需将潜逃在香港的中国犯罪分子移交给“中国政府”审讯。然而，港英当局为了强化对殖民地的管辖权，不断攫取对华人司法管治的权力。在徐亚保未被抓获之前，文翰便几次三番要求引渡徐亚保到香港审讯。徐广缙拒绝了文翰将徐亚保送往香港殖民地审判的要求，因为徐亚保是中国人，根据条约，应由中国官府审讯。中方的共识是，海盗一旦被英国战船俘获，就应该交给清朝官员或其他受命抓捕这些强盗的吏员。然后将他们送往省城，在那里按照中国法律受到应有的处置。最后，中国当局并没有承诺会调查所有海盗案件。他们只是暗示，任何被抓获的海盗都将受到相应的惩罚。中国当局强调，他们对海盗拥有管辖权，即使这些海盗是被英国战船抓获的。

但文翰认为徐亚保曾在赤柱杀害了两名英国军官，他对徐广缙说：“根据条约，如在中国（内地）捉获徐亚保，必须引渡到（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香港，因他在香港犯有杀人罪。”<sup>②</sup>

最初徐广缙坚决反对将徐亚保引渡到香港审讯，但后来在与文翰的交涉中却作出让步，最终同意，“徐亚保是一个罪犯，因为他谋杀和违反了法律。这种暴行必须不分国界地加以惩处”。他承认“香港居民和暂时居住在那里的人都在英国的管辖和管理之下”，<sup>③</sup>并承诺“如捉获徐亚保则将其引渡到香港殖民地”，<sup>④</sup>从而将徐亚保的管辖权让渡给了英国。徐广缙接受英国对徐亚保的管辖权，进一步肯定了英国对香港的主权。更重要的是，他放弃对一个中国海盗的管辖权，他声称

①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32-33页。

② FO682/1982/44，引自（澳）黄宇和著《叶名琛与第二次鸦片战争》（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221页。

③ 徐广缙致文翰函，DG29/9/2/（1849年10月17日），FO677/26/75，转引自Kwan C N, *Barbarian ships sail freely about the seas: Qing reactions to the British suppression of piracy in South China, 1841-1856*, in *Asian Review of World Histories*, Vol. 8, No. 1, 2020, pp. 83-102.

④ FO682/1982/48b，引自（澳）黄宇和著《叶名琛与第二次鸦片战争》，第223页。

徐亚保的“暴行”值得英国人对其进行审判。

文翰认为徐广缙放弃对徐亚保的司法管辖权是“维护该领土不受侵犯、以及英国对该岛的专属管辖权的绝好机会”。文翰不断指责徐广缙缺乏条约意识，对英国从条约中获得的权利一无所知或置若罔闻。当文翰重复了三四次抓捕罪犯徐亚保的要求时，徐答复道：“一旦被捕，他肯定会被法律的处以极刑，以儆效尤”，于是，文翰“立即向他引述了条约中对殖民地管辖权的相关规定，并重申，我国政府一直都会适当满足中国政府对在此殖民地避难的罪犯提出的正式要求。但他反驳说，徐亚保是中国人，即使是罪犯，我们也必须将他交给清政府审判……于是，我向他详细解释了我们的权利，即如果有人在香港殖民地居住期间触犯了我们的法律，我们有权审判在该殖民地居住或逗留的任何国家的任何人”。<sup>①</sup>

文翰在与格雷伯爵的通信中承认，“可能是他（徐广缙）发现我如此固执己见地要求在香港审判徐亚保，中国专员便试图结束通信”，徐广缙最终承认惩罚强盗和杀人犯本身是一个目标，与他被抓到时所在的领土无关，但由于香港殖民地声称要审判所有在这里犯罪的人，今后，如果有任何从香港附近来的人在这里制造骚乱，徐广缙将不会进行干涉。<sup>②</sup>

虽然文翰认为殖民政府有正当理由要求引渡徐亚保，因为徐亚保在香港殖民地犯下罪行后逃入了中华帝国领土范围内，（殖民政府有权要求中国当局交出任何在香港犯下罪行或实施海盗行为的逃入中华帝国领土的中国国民，这些人可无差别地接受所有国家管辖）。但英国外交部并不认同文翰的观点，“根据国际法，除非条约另有规定，一个国家的政府没有义务交出任何在其他国家犯下罪行后，返回其出生和效忠的国家的国民”。<sup>③</sup>

巴麦尊在给文翰的通信中写道：“中国当局没有义务将任何在香港犯罪后逃入中国领土的中国人交给殖民地审判。要求移交此类罪犯以便在香港受审，只能基于普遍礼让的理由，而不能基于任何权利理由；如果中国当局说，被告在中国领土上犯下了罪行，他将受到中国法律的审判，或者说，他已因这些罪行受到审判，并被判定有罪，他将接受法庭对他的惩罚，那么，对这种要求的答复就完全足够了。”<sup>④</sup>

由此可见，1850年1月24日，巴麦尊已经指示文翰放弃引渡徐亚保到香港接受审判的要求，但早在1849年10月17日，徐广缙在致文翰的照会中已经松口，表示如捉获徐亚保则同意将其引渡到香港殖民地。

## （二）香港最高法院对徐亚保案的审判

“赤柱”之事后，徐亚保受伤逃跑，鉴于十五仔招降的例子，徐亚保亦欲效仿，当时他已和九龙城寨副将谈妥了招抚条件，将船队集中在大鹏湾内。但他的部下中有人叛变，贪图港英当局通缉徐亚保的赏钱，因此趁徐亚保不备将他打晕绑起。1850年2月16日晚，载有徐亚保的“火河”（Phlegethon）号轮船从广州抵达香港。

马沅《防御海盗事略》谈及此案经过时写道：

“明年（1850年）徐亚保一股死灰复燃，再招集亡命，集盗舟十三艘，正拟重整军旅。嗣以十五仔已受招抚，彼亦决意投诚，乃率轻舟赴粤。途次马土湾，反被散股土匪所劫，掳其夫妇以

① 文翰致格雷伯爵，1849年11月21日，FO17/159，p. 114。

② 文翰致格雷伯爵，1849年11月21日，FO17/159，p. 115。

③ 巴麦尊致文翰，1850年1月24日，FO17/164，p. 42。

④ 巴麦尊致文翰，1850年1月24日，FO17/164，pp. 43-44。

行。迨识徐氏尝囚一八四九年二月在赤柱谋杀英军官哥士打及戴亚二命。经本港政府悬赏一百金镑购缉有案者。又适途遇英国商轮富力康号，即交该船长押解来港领赏。”<sup>①</sup>

徐亚保被押解到香港受审，政府于1850年3月10日组织特别刑庭审讯。10日上午11时，香港刑事法庭（A special Sessions of the Criminal Court）开庭审理徐亚保一案，按照文翰的指示，由盖斯凯尔先生（William Gaskell），为徐亚保辩护。盖斯凯尔为英国事务律师，1850年成为公证人和香港高等法院律师之后接办徐亚保案件。

徐亚保被指控的罪名有两项，一是溺水谋杀，一是刺杀。对于徐亚保的海盗罪行，则未被提起诉讼。被告方面辩词以被捕地方为中国内地，特别提出司法管辖问题。在为徐亚保辩护的过程中，盖斯凯尔先生反对继续进行审判，因为根据《虎门条约》，中国罪犯将交由中国官员处理，并根据中国法律予以处罚。但殖民地法官表示，这种规定只适用于在中国领土内所犯的罪行。犯人被告起的是在香港殖民地犯下的滔天罪行，这与在中国管辖范围内犯下的罪行完全是两码事。

接着，盖斯凯尔认为徐亚保的抓捕程序被认为是非法的，犯人是在中国领土内被打晕后逮捕，属于非法逮捕，简言之，徐亚保是被绑架到香港的，这显然违反了《虎门条约》的规定。<sup>②</sup>但法官却认为：“这是香港总督与中国政府之间的问题。我只负责审判他”。盖斯凯尔先生还提出了犯人被告押的非正式性问题，没有签发逮捕令，甚至连死因裁判官的逮捕令都没有。<sup>③</sup>

然而，无论是徐亚保的司法管辖权问题，抑或是徐亚保被告押的程序的非法性，这些问题都被法官无视。最后由陪审员裁定误杀罪成立，当由正按察司判处无期遣戍之刑。徐亚保当庭表示自己宁愿被处死，也不愿终身流放异域。于是，这位曾赫赫有名的海盗头目竟于4月2日晨在狱候期起解中自缢身死。

关于徐亚保案，文翰身为香港总督并没有按照条约规定，将海盗或相关嫌疑人主动移交给清政府审判。即使殖民地政府无法对那些违反中国法律的中国罪犯提出指控，也不肯按照条约将其移交清政府，而是坚持在香港殖民地审判，极力争取对的华人案件的司法管辖权。

虽然曾经向徐亚保招安的清政府放弃了审判权，而港督文翰却破天荒地为他聘请辩护律师，该事件甚至被后来者称为香港法治时代的序幕。香港法院和陪审团裁定徐亚保仅犯有过失杀人罪，引起了当时香港欧人社会的强烈反对，他们要求用私刑处死徐亚保，但徐亚保最终还是被判处终身流放。那么，香港高等法院对徐亚保的审判，是为了彰显公义，还是权谋与管治的工具？不可否认，文翰对香港法制的管理十分严谨，这可能与他曾在东印度公司学习法律的经历有关，通过为徐亚保聘请辩护律师，来彰显香港的法治，更好地管治香港华人社会。但对于清政府而言，文翰通过此案攫取涉港华人案件的审判权，是彻头彻尾的侵略。

### （三）借机攫取其他利权

英国人在中国沿海协助打击海盗的成功经历，成为文翰在与中国当局交涉时谋求更多英国在华利权的筹码。

首先，清朝地方官员对英国海军的依赖有时会被英国方面利用。例如，文翰以协助打击海盗为借口，企图在非通商口岸台湾鸡笼山采购煤矿。1850年，文翰应粤省水师的请求，派英国军舰帮助大鹏协副将击溃在香港东面集结的海贼船队，协同搜捕海盗事成后，文翰便以此为由，先后

① 舒国雄编《明清两朝深圳档案文献演绎》第2卷，第822页。

② Norton - Kyshe, James William, *The History of the Laws and Courts of Hong Kong*, p. 297.

③ Norton - Kyshe, James William, *The History of the Laws and Courts of Hong Kong*, pp. 296 - 297.

照会徐广缙、刘韵珂等要求在台湾鸡笼采购英国军舰扫荡海盗时所消耗的煤炭。

文翰在给徐广缙的照会中说：“现在可以说明，煤炭为我们日常需用的一种物品，要远从英国境内运到中国，非常不便，而且运费不费。距此不太远的台湾鸡笼地方，向产优良煤炭，如果贵国政府能劝谕台湾民人运至香港，敝国商民自比向其购用；如果他们只愿自行采掘煤炭，而不愿运出，我们也可派遣船只去运。此事对于双方显然都是一种利源，且可保证我们取得协助中国政府所需的燃料，随时可以循应中国军官的请求（正如他们此次所请求的一样），协同肃清附近海面上的海盗。”<sup>①</sup>

可见，文翰借协剿海盗的名义，虽然不要求偿还英国兵船在协捕海盗行动中所消耗的燃料费用，却巧妙地提出采购台湾鸡笼山煤矿的要求。当时清廷的对外态度已趋于强硬，徐广缙等对此项带有威胁利诱的要求，自然予以拒绝。徐广缙覆致文翰的照会中表示台湾不属于自己的管辖范围，且煤这种日常用品在五个通商口岸均可购买，何必求诸台湾。<sup>②</sup>这显然是徐广缙为堵塞文翰的借口，最主要的目的还是提防英人对台湾的觊觎。此时英人已经有意与徐广缙商议更换通商口岸，因此徐广缙一开始就断然拒绝英人的企图。

之后，文翰并未善罢甘休，道光三十年三月，福州领事金执尔（W. R. Gingell）将文翰照会呈递闽浙总督刘韵珂，照会中提到，由于“英国轮船帮助中国官府在中国水域击溃了13艘海盗船，中国官员承诺赔偿英国轮船可能消耗的燃料”，<sup>③</sup>借此请求采购台湾鸡笼煤炭以供英国轮船使用。

作为答复，刘韵珂认为不能以英国帮助击溃海盗作为该请求的理由，“贵国和敝国的船只曾多次在福建海域击毙海盗，其唯一目的是保护两国商船。英国军舰曾在福建海域俘获海盗，而且不止一次，我国军舰俘获的海盗数量更多。这种俘获行为是两国最满意的共同来源。”<sup>④</sup>至于在台湾采购煤炭一事，刘韵珂则直接指出台湾并非通商口岸，英国船只不应违背条约擅自到该地，且“该处向不产煤，居民亦从无烧煤之事，鸡笼山为全台总脉。该处居民原属闽粤两籍。性情强悍，保护甚严，久禁开窑，以培风水，断非官员所能强勉，此事断不能行”，<sup>⑤</sup>干脆照覆拒绝。同时覆咨徐广缙就近向文翰谕阻，并非台湾镇道府各级官员，会同督饬淡水厅固结民心，坚决提防英人的企图，因此文翰的目的并没有达到。

其次，英人利用镇压海盗的名义为干预清朝的海洋和领土空间提供借口。

按照规定：“香港殖民政府有权在距其海岸三英里以内的水域释放海盗，并有权在法院审判和惩罚他们。英国海军还可以在距离中国海岸三英里以外的公海上抓捕海盗，并将他们送交任何一个法庭，无论是英国法庭还是中国法庭审判。但是，中国海域的海盗受中华帝国的管辖。除非得到中国当局的批准，否则殖民地总督和全权代表都无权派遣军舰到该水域追击海盗。”<sup>⑥</sup>

巴麦尊也曾特别告知文翰“任何重要行动都必须得到钦差大臣和领事的同意”<sup>⑦</sup>的指示，文

① 文翰致徐广缙，1850年3月8日，FO17/166，p. 116。

② 徐广缙致文翰，1850年3月14日，FO17/166，p. 118。

③ 文翰致刘韵珂，1850年3月21日，FO17/168，pp. 267-268。

④ 刘韵珂致文翰，1850年5月19日，FO17/168，p. 272。

⑤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四国新档·英国档》（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第25-29页。

⑥ Grace Fox, *British admirals and Chinese pirates, 1832-1869*, p. 89-90.

⑦ 文翰致巴麦尊，1849年7月5日，FO17/156，pp. 172-173。

翰也表示一定会牢记，然而，在后来的实际行动中他并没有严格遵守这一指示，多次在没有得到中国当局同意的情况下，在中国水域对海盗采取军事行动。

英人以追捕海盗为借口，屡屡到香港领海以外的水域活动，徐广缙对此英人的这种行为十分警惕。1849年，当文翰提出帮助镇压长洲岛的海盗活动时，徐广缙拒绝允许英国军队在中国领土上攻击中国臣民。<sup>①</sup>英国海军指挥官指责徐广缙对海军行动的阻挠以及对皇家海军的其他限制，导致了随后中国沿海海盗活动的增加及海盗问题的日益恶化。

1849年，一系列英国船只的失踪和海盗袭击事件在香港引起了不安，失踪商船“西尔芙”(Sylph)号据说落入了海盗之手，在搜寻它的过程中，英国海军发现并摧毁了一些海盗船。美狄亚”(Medea)号指挥官洛克耶(commander Lockyer)奉命前往海南，于9月7日上午抵达电白。在那里发现了一支庞大的海盗船队，这些舢板扣押了几艘货船勒索赎金，“美狄亚号”开火摧毁了5艘大型海盗船。<sup>②</sup>与此同时，怡和洋行决定派遣商船“广州”(Canton)号去寻找“西尔芙号”号。“广州”号在航行中成功地摧毁了多艘海盗船，杀死了59名海盗，俘虏了27人。这些船只都属于海盗舰队“十五仔”。<sup>③</sup>

美狄亚号和广州号的远征显然侵犯了清朝的主权。电白位于广州西南约150英里，远在香港的领海之外，英国对电白及其港口的中国人没有管辖权。然而，在向徐广缙报告这些远征行动时，文翰却以这是对海盗袭击英国船只的报复为由，为自己的行动辩护。他表示，由于清军无力阻止海盗袭扰英国船只和香港，他有理由派遣军舰对海盗采取行动。

另外，在追捕徐亚保的海盗舰队时候，文翰向徐广缙直言：“无论阁下是否愿意与我合作，我都将不失时机地消灭这些人类的共同敌人，以便有效地制止这种罪恶的蔓延，”<sup>④</sup>并“决定采取措施，派遣船只只在各个方向的海域搜索。”<sup>⑤</sup>表明，即使没有得到中国当局的许可，文翰依旧会在中国水域围剿海盗，直接无视清政府的海洋空间主权，侵略意图非常明显。

## 总 结

文翰作为香港总督，为了稳定香港的贸易发展，对打击海盗做出了切实的努力且效果显著。自徐亚保和十五仔团伙覆灭以后，华南海域已无大股海盗出现。

19世纪40年代末，清政府打击海盗不力，致使英国军事力量介入打击海盗的行动，给当时的中英关系带来了新问题。文翰打击海盗的活动充分证明了英国海军的实力，虽然在争取广东政府合作方面成效甚微，却凭借英军在打击海盗方面的活动，谋求英人在中国利权的攫取。一方面，在与徐广缙交涉海盗缉捕与审判时，文翰坚持将徐亚保引渡到香港审判，从而攫取了港英政府对涉港华人的司法管辖权，严重侵害了中国司法主权，导致中英《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第九条形同虚设。按照该条款，在本国犯下罪行的中国臣民如果逃到香港，应移交给中国当局。然而，文翰以徐亚保曾在香港杀人为由，坚持确立香港司法的属地管辖权，这一点甚至英国外交部都不予以支持。这成为香港司法制度史上的重要节点。另一方面，英人以保护殖民地水域和海上贸易为借口，试图向徐广缙索取台湾基隆煤矿开采权，派遣英舰在中国水域追击海盗，其侵略性显露无遗。

① 文翰致巴麦尊，1849年9月12日，FO17/157，p. 206。

② 文翰致巴麦尊，1849年9月12日，FO17/157，p. 202。

③ 文翰致巴麦尊，1849年9月27日，FO17/158，pp. 2-3。

④ 文翰致徐广缙，1849年10月8日，FO17/158，p. 194。

⑤ 文翰致徐广缙，1849年9月20日，FO17/158，p. 194。



# 漳州古建筑中的力士造像：民俗化过程与文化解读

林南中

**【摘要】**力士造像，作为佛教守护神的象征，自传入中国以来，经历了本土化与世俗化的演进，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的艺术风格。漳州地区的力士造像及其衍生的“番仔”形象，不仅彰显了古代工匠的审美追求与雕塑技艺，也映射出漳州地区建筑艺术与宗教、民俗文化的丰富性，反映了漳州人对自身文化坚守的同时，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消化。通过对漳州古建筑中的寺庙、祠堂、民居、牌坊以及民俗用品中外来人物形象的调研，分析“番仔”形象的艺术特征及其在建筑装饰与民俗用品中的应用，进一步探讨其身上所蕴含的历史背景及其在地方文化中的地位。

**【关键词】**漳州；力士造像；古代建筑；民俗化

## 一、力士造像沿革：历史与艺术的融合

力士造像在中国古代佛教建筑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不仅是建筑的装饰元素，更是民间信仰和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载体。早期建筑上的力士形象，通常表现为强壮和威猛，其穿着、装饰等带有佛教色彩。随着中外交流以及华侨的往来的影响，在侨乡的一些建筑雕塑上开始出现深目凸鼻、腮胡宽嘴的西方人特征。随着西方宗教的传入，在民居甚至的祠堂的雕塑上也出现了天主教、基督教人物及圣经故事情节的内容，外来人物形象逐渐丰满和多样化，并出现在许多民俗用品中。

在我国力士造像的出现可追溯至汉代，作为守护神的力士造像大多出现在佛教建筑及雕塑上，其形象像源自古印度神话中的金刚力士，梵文名称为伐折罗拓罗。<sup>①</sup>随着佛教的传播，力士造像的形象逐渐演变，形成不同地域特色的特点，呈现出民俗化、世俗化，并融入反映百姓生活情趣的装饰风格，散发出古代雕刻艺人朴素的审美观，表达百姓对辟邪祈福的期盼。

在佛教中，虽然力士的地位不高，但却是中国佛教艺术中最富有表现力的形象之一。力士译作“末罗”（Malla），意为力量。<sup>②</sup>在民间也称“托塔力士”“力神”等。多用在建筑支撑的地方，

**著者简介：**林南中，漳州市政协文史研究员，福建省闽南文化研究会理事，长期研究地方文化、番银、侨批。

① 阎文儒著《云冈石窟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85页。

② 梁白泉著《中国早期力士造像举隅》，载《东南文化》1994年第1期，第93页。

人物动作多为双手托物，或左臂向下支撑，右臂向后承托樑柱等，寓意以金刚力士之力量承受和稳固建筑。在我国北方，佛教较早传入的地方，如：龟兹石窟、敦煌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等，都有许多精彩的力士造像，这些石窟中的力士造像展示了从北朝到唐代力士形象特点及其发展演变过程。<sup>①</sup> 早期力士的形象具有“胡梵相貌”的特点，仍属于印度犍陀罗式风格。<sup>②</sup>

宋人李诫在《营造法式》中载：“雕混之制有八品：七曰角神，宝藏神之类同。施之于屋，初入转角大梁之下及帐坐腰内之类亦同。”<sup>③</sup> 可见，力士造像在宋代建筑的运用中已经十分常见。

在闽南，人们把海外称作“番舁”“外夷”等，外国人则称作“番仔”，也有称“红毛番”“番鬼”“憨番”等。朱熹在《诗集传》中说：“鬼方，远夷之国也。”<sup>④</sup> “鬼”泛指异域之人。明代，王圻在其《三才图会》人物十四卷二十一书中就有“红夷国”的人像绘图，书中记载：“红夷国在安南西北，其人不制衣，以绵布浑身缠裹，以红绢缠头，其形类回回，无盐，安南多以盐贸其珍宝。”<sup>⑤</sup> 明末漳州学者张燮在《东西洋考》中称：“红毛番自称和兰国，与佛郎机邻壤，自古不通中华。其人深目长鼻，毛发皆赤，故呼为红毛番云。”<sup>⑥</sup> 清人马瑞辰点样的《毛诗传笺通释》中也称：“经传中言鬼方，有泛指远方者……鬼方本远方之通称，故凡西方、北方之远国可通称鬼方。”<sup>⑦</sup>

“憨”在闽南语是“傻”的意思。“番”和“憨”均带有贬义，有人认为这种“憨番”造型的出现与明清时期汉人的自大心理有关，表现唯我独尊的自我优越感。也有人认为这是与华人在海外受到欺压后的心理补偿有关。美国人亚瑟·史密斯在《中国人气质》中也说道：“许多年来，中国人一直受到周围民族的奉承，一直生活在一种他人低贱、我自尊大的气氛中。中国人对外国人的态度，无论是官方的还是非官方的，都不是一种尊重，即使中国人不轻视我们，也要处处表现出他们的屈尊。”<sup>⑧</sup>

“憨番”雕像通常位于建筑的屋角、脊檩之下，“憨番”有的头顶梁柱、有的用肩扛、有的是端坐在梁架上承托上方建筑。这些形象在造型上丰富多彩，人物表情栩栩如生，人物形象有的凸鼻凹眼，有的头戴礼帽，有的袒露上身，有的皱眉，有的缩肩，有的瞪眼，有的歪头，还有吹哨等各种形象，展现“憨番”的耐力以及憨态可掬的模样。“憨番”形象虽是一种从属地位的装饰艺术，但却常常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十分吸引人们的眼球。

明清以来，漳州一带“憨番”的形象在建筑、宗教、民俗文化中的用途更加广泛，其形象被塑造成力量的勇士，装束、造型及雕塑方式逐渐汉化。有的辅之以骑（踏）兽（有狮、象、牛、羊等）形象出现，其中主要是“骑狮”，此外，还有“牵狮”“戏狮”“驯狮”等形象。“番人”有的手托银元、珊瑚、珍宝，也有手持毛笔、持宝剑等，有的载歌载舞，有的单膝跪地等形象。

鸦片战争后，随着华侨大量进出国门，海外文化在侨乡广泛传播，“番仔”的形象更多地融入和运用到百姓生活中，特别是在侨乡的建筑上，以及民俗及生活用品里面，出现了许多西化的

① 弓晓著《川北地区隋唐时期力士造像的发展与演变》（西安美术学院2018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页。

② 段非著《浅析双林寺力士造像的艺术特点》，载《艺术理论》2023年第4期，第57页。

③（宋）李诫撰；邹其昌点校《营造法式》，载文渊阁《钦定四库全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2页。

④（宋）朱熹著《诗集传》（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204页。

⑤（明）王圻著《三才图会》人物十四卷二十一（明万历三十五刻本），载鼎秀古籍全文检索平台，第1725页。

⑥（明）张燮著《东西洋考》卷六（明刻本），第109页。

⑦（清）马瑞辰点校《毛诗传笺通释》（南菁书院续经解本），载鼎秀古籍全文检索平台，第585页。

⑧（美）亚瑟·史密斯著；张梦阳，王丽娟译《中国人气质》（敦煌：敦煌文艺出版社，1995年9月），第71页。

“番仔”形象。随着这些外来人物形象的传播，其在建筑及民俗上的装饰运用，不仅在沿海地区，也逐渐向山区延伸。如：漳州台商投资区角美镇天一信局建筑外墙的头戴礼帽的“番仔”骑脚踏车（自行车）灰塑装饰，漳州山区的华安土楼二宜楼二楼窗户上的洋人和时钟形象。此外在民间木质钱筒里面的人物漆画工艺、装首饰的盒子、木版年画上的人物等，都出现了外来人物形象。这些外来人物形象以其独特的文化元素和艺术风格，反映漳州先民勇于吸收外来文化的特质，丰富了漳州民俗文化的多样性，也体现了闽南人开放和包容的海洋文化特质。

## 二、“番仔”形象的传播：从建筑装饰到文化传承

唐宋时期，漳州的力士造像主要出现在佛龕须弥座、经幢等佛教寺庙建筑中，这些建筑大多采用石质材料，这也是至今在漳州还能发现这些早期建筑或构件的原因。从明清到民国时期，力士造像及其衍生的“番仔”人物形象在牌坊、寺庙、道观、祠堂、民居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材质也从石质扩展到了木质、灰泥等不同类型，人物造型不断演化。

在漳州，人们通常将这些形象称为“憨番抬庙（厝）角”、“憨番扛楹”、“番鬼扛梁”、“憨番擎大楹”等。在没有承重功能的地方，“番仔”形象则多数以石质“花板”或者运用在“石鼓”上的形式出现，人物形象更加多样，人物上出现头冠、衣纹、武器、宝物等饰物，如“番人献瑞”“憨番献宝”“番仔骑狮”中的外来人物形象。

力士造像及其衍生的“番仔”形象，从最初的建筑装饰元素，逐渐扩展到民俗、生活用品中，反映了其从民间信仰到成为文化传承载体的转变。这种转变呈现出民俗化、世俗化的特点，并融入了反映百姓生活情趣的装饰风格，形成了具有不同地域特色的文化现象。这些形象不仅散发出古代雕刻艺人朴素的审美观，也表达了百姓对辟邪祈福的期盼。

唐宋时期，漳州力士造像主要有平和县曹岩寺唐代四面佛塔基座力士造像、芗城区院内村法真寺经幢残件上的力士造像、芗城区大同路塔口庵经幢力士造像、龙海区颜厝镇塔兜村宋代韩厝石塔力士造像等。到了元代，漳州的“力士造像”开始出现变化，从原来的承重形象，逐渐演变出寓意招财进宝、吉祥如意的图案形象。例如，漳浦县赤湖镇后湖村清水岩里石雕走狮的锦鞍上胡人骑象、狩猎等形象，表达祈福、制煞、进财的寓意。这种人物与祥兽组合的形象源自佛教。明清以来，人物祥兽形象中的人物包括汉人、胡人、番人等不同的雕塑形式。“番仔骑兽”、“番仔牵兽”等形象在城乡均有发现，多数呈对称式分布，后来又出现了骑象、骑牛、骑马、骑羊等形象，甚至出现了双人同框、男女同框、甚至三人同框及多人同框的复杂构图，呈现出丰富有趣的故事场景。

明清至民国时期，力士造像及其衍生的“番仔”人物造型进一步丰富，人物形象更加生动。例如，芗城区香港路“三世宰貳”牌坊中的力士造像、南靖武庙龙虎堵“番人献瑞”造像、诏安县分水关“功覃闽粤”坊力士造像、台商区东山村龟山殿龙虎堵上的“番人出行图”、台商区锦宅留耕堂抱鼓石“番人献瑞”造像等，反映了这种变化的过程。

明清以来，随着海外移民的持续增加，在中国周边地区形成了规模庞大的海外华侨社会，力士造像的形象远播至东南亚以及我国的台湾等地。在中国民间信仰体系中，佛教人物、道教神仙、甚至是阴间的鬼，还有宗族的祖先都是祭拜对象。由于受到原乡传统的影响，在海外移民迁徙的过程中，通常都会携带原乡的保护神到移居地，力士造像也随着这种宗教文化的传播被移植到海外。

在马来西亚马六甲，有一处由漳州人甲必丹郑芳扬于1673年创建的青云亭。<sup>①</sup>青云亭主殿供奉观音大士，故亦称观音亭，庙名“青云”取平步青云之意。青云亭规模宏大，整座建筑全部用楠木建成，山门上悬“南海飞来”匾。青云亭建筑风格、建造工艺类似闽南宫庙的风格，庙中大堂梁柱下也出现6处“憨番扛楹”的雕塑形象，有洋人穿礼服、戴礼帽，也有汉番袒露上身举梁的形象。

随着力士形象在东南亚华侨社会的传播，又演化出一种“锡克卫兵”形式的雕像。“锡克卫兵”在新马又称“曼伽理”，意思是忠诚卫士，国内也有称“红头阿三”“马答仔”。据马来西亚学者王琛发考证，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发现有多处“锡克卫兵”形象，主要出现在富裕的福建华侨墓前，其特征是卫士头上扎“头巾帽”，穿着军服，身上佩戴匕首或剑，持枪站立。<sup>②</sup>锡克是北印度的一个民族，英国殖民时期许多锡克人充当英国的雇佣军。在新马当地的华人墓葬前立锡克卫兵石雕像，寓意墓主在天堂可以得到保护。

锡克卫兵形象属于新马华侨社会的一种独特的建筑文化现象，锡克卫兵形象也通过华侨返乡回传至闽南，其形象在厦门、泉州、金门都有发现。据金门建筑专家陈荣文的调查，金门的陈清吉洋楼有锡克人物浮雕。在厦门海沧（旧属漳州海澄三都）莲塘别墅也有锡克族卫兵和番仔婆的形象。漳州博物馆馆藏展品有一尊石质锡克卫兵立像，但没有标明出处。在漳州南靖塔下德远堂大堂门殿左右梁角上各雕有一男一女的红卫兵形象，塔下为南靖主要侨乡，卫兵形象雕塑的出现是否与侨乡文化的影响有关，还有待考证。

在台湾，力士作为庙宇屋角或大梁承重装饰的形象也十分常见。陈名实主编的《闽台古建筑》一书中称之为“憨番抬庙角”等。<sup>③</sup>其一般用在传统建筑盘头与斗座的位置，在磐头者俗称“憨番扛庙角”或“憨番站庙角”，在斗座者俗称“憨番抬拱”或“憨番举大杉”。<sup>④</sup>据陈嘉弘统计，全台共有憨番形象的庙宇达121处。<sup>⑤</sup>

建筑上“番仔”形象在闽南文化圈的相互影响和交融，反映了漳州人对自身文化坚守的同时，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从容消化，并敢于拿来再次的创新。这种外来建筑文化与本土民俗文化拼贴和嫁接的雕塑结合体，是近代漳州人漂洋过海、拼搏奋斗的历史见证。其形成发展过程与漳州社会生活变迁有着紧密关系，体现出明清以来漳州多元文化融合的一种文化特点。

### 三、力士造像与“番仔”形象的民俗化研究

自唐代起，漳州地区的力士造像经历了从古拙雄浑到诙谐活泼的演变过程。“番人”形象在石雕、木雕、灰雕、剪瓷雕、牙雕、印刷、壁画等多种材质和形式中得以展现，进而发展到民俗、生活用品及宗教用品之中，呈现出丰富多彩的造型和生动的人物形象。在漳州木版年画这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憨番”的形象尤为引人注目。漳州木版年画的历史悠久，早在宋代便已出现刻板业印制年画。至明代，漳州木版年画逐渐兴盛，漳州城内已有十多家年画作坊。清末民初，

① 杨昆福，马跃，苏超著《以为到了漳州，马六甲上最古老的这座华人庙宇，散发着浓浓的“闽南味”……》厦门东南卫视2017年6月10日。

② 雷茗敦著《旁遮普人象征忠心 司阁石雕守墓》，载《马来西亚》《东方日报》2020年3月14日，第A39页。

③ 陈名实主编《闽台古建筑》（福建：福建美术出版社，2018年12月），第545页。

④ 陈嘉弘著《台湾庙宇埤頭新元素：“憨番扛廟角”的分析研究》（台湾长荣大学2014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7页。

⑤ 陈嘉弘著《台湾庙宇埤頭新元素：“憨番扛廟角”的分析研究》，第158页。

漳州年画生产达到鼎盛，年画作坊多达20余家，产品远销至日本、东南亚以及台湾、香港等地。

其中，一幅名为“招财图”的年画尤为受欢迎。画中财神形象居中，又称“招财王”，寓意“八方进宝”。财神骑狮，一手持蕉叶（“蕉”谐音“招”），一手握铜钱（象征“财富”）。座前摆放聚宝盆，盆中涌出金元宝、金钱、如意等财宝。身旁侍立两位“憨番”，手捧各色宝物，形象生动，凸鼻凹眼，头戴礼帽，做跳舞状。<sup>①</sup>这类门神年画多贴于厢房门，意在祈求招财进宝、富贵满堂。

漳州民间还发现了一种“番仔尅公”配祀神，“尅公”在闽南语中意为“神明”。调查发现，漳州民间发现有五尊“番仔尅公”，高度在14至20公分之间，材质均为木质，“番仔尅公”形象或执笔、或拿书、或手托银元宝、或载歌载舞，神态轻松诙谐，由此判断这些“番仔尅公”属于配祀的地位。据推测，这些“番仔尅公”雕塑的年代在清中期至民国。

漳州芗城区台湾路137号的临街店面，是一处中西合璧式建筑，其正立面二层外墙上的安琪儿及西式卷花装饰十分醒目，成为老街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离此不到10公里的高新区林下村下厝社的郭氏“崇本堂”，大厅梁柱上的西方天主教的安琪儿、双狮、老鹰等装饰元素雕塑与中式传统雕刻交相辉映，展现了一幅生动的中西合璧建筑风格。

漳州民间还发现了一种木质漆器制作存放零钱的钱筒。钱筒为盒式长方形，宽19公分，高16公分，长38公分。钱盒上方抽式盒盖分两格，其中一格刻有一个投币孔，用于投入钱币。该钱筒盒壁上，有一漆器画，画中有一洋人头戴礼帽单漆跪地献宝的形象，另一边是站立的中国商人的形象。

外来人物形象活跃在漳州传统建筑与装饰图案中，体现了漳州人长期依托海外商贸而形成的开放的海洋文化特色。通过对不同时期漳州力士造像的形象和艺术风格的民俗化演变过程的梳理，可以发现，漳州“番仔”形象的产生和民俗化过程，也是漳州华侨下南洋谋生，在光宗耀祖、衣锦还乡的心态下，将在家乡建筑空间改造以及民俗用品使用中在物质生产、生活方式、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等的一种消化吸收的过程。

漳州力士造像与“番仔”形象的民俗化演变，不仅反映了漳州地区丰富的文化传统，也映射了当地社会历史的发展脉络。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形象逐渐融入了漳州人民的日常生活，成为他们文化认同的一部分。此外，这些形象的演变也与漳州地区的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尤其是与海外贸易的兴盛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番仔”形象的运用，与侨乡的“番仔楼”“番银”“番批”等，可为研究漳州社会的物质生产、生活方式、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等提供了宝贵的实物依据。

漳州对力士造像和“番仔”形象的接受，也是漳州对话与世界文化的见证。在今天的漳州，这些传统形象仍然可以在一些节日庆典和民间活动中看到。它们不仅作为文化遗产被保护和传承，而且也在不断地被赋予新的内容，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通过这些形象，我们可以窥见漳州人民的生活哲学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他们在全球化背景下对传统文化的坚守与创新。

#### 四、力士造像与“番仔”形象实例解读

漳州地区古代建筑上的力士造像，以及由此衍生的“番仔”形象，不仅展现了当地工匠的审美追求和雕塑技艺，也反映了漳州地区建筑艺术与民俗文化的多样性。这些力士造像和“番仔”

<sup>①</sup> 于建生主编《漳州木版年画》（漳州：漳新出（2009）内书第099号，2009年10月），第38页。

形象，成为了城乡建筑文化、民俗文化中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下面根据著者在漳州地区的实地调查，整理了部分具有代表性的力士造像及其“番仔”形象实例，并加以分析解读。

### （一）唐宋时期的力士造像

位于平和县文峰镇前埔村曹岩寺的四面佛塔，始建于唐宝历三年（827），是平和县最古老的寺庙之一。寺内遗址保存有精美的石刻、石墩、石条、石槽、佛塔构件等。其中，四面佛塔基座角头的力士造像，以其头肩顶石座、双手撑膝、敞胸露肚的形象，展现了雄壮有力的气质，形象古拙。

位于芗城区院内村法真寺，寺庙边散落有经幢残件上的力士造像，谢重光《唐宋元时期的漳州海上丝绸之路史迹》说：“法真院，在西洋社，宋乾德二年（964年）建，天顺八年（1464年）重建。”<sup>①</sup>今法真寺还存留有四牙象石雕基座、火焰石雕构件等与外来宗教有关的文物，是漳州少有的一处早期外来宗教遗存之地。

位于芗城区大同路的塔口庵经幢，为净众寺的附属建筑。经幢为塔式石质结构，上层南面镌刻楷书“宝塔建造于宋绍圣四年丁丑，至大明崇祯十五年六月十日，飓风颓坏，原任钦差福建中路副总兵王尚忠捐资重造”，其余七面均阴刻“南无阿弥陀佛”字样。该经幢台基为八面各雕有形态各异的佛像及力士造像，雕琢浑朴，造型古拙。

位于龙海区颜厝镇颜厝村的塔兜韩厝经幢（又称石塔）建于南宋，由户部尚书韩鉉所建，故又称“尚书塔”。经幢由基座、下身、腰部、上身、塔等组成，高4.25米。基座为四方形状须弥座，宽度约2米，下方为实心，腰部空心，上方为实心。须弥座四面有四尊力士形象，力士肩顶石座，双手撑膝，形象古拙，为宋代风格。

### （二）元代的胡人骑狮、狩猎雕像

元代，漳州“力士造像”开始出现一些变化，其除了从原来的只用于承重的形象，也出现了作为装饰图案的形象。漳浦县赤湖镇后湖村清水岩走狮锦鞍上的胡人骑狮、狩猎雕像反映了这种变化。狮子的形象在东汉时传入中国，狮子作为神兽同样源于佛教，起初多坐落于宫殿、庙观、衙署前，作为守护神兽，后来逐渐成为一种建筑的装饰和镇宅驱邪的祥兽，并且走入寻常百姓家。

清水岩，南宋绍熙二年（1191年）始建，内主祀清水祖师，配祀哪吒太子、观音佛祖。元至正九年（1349年）重建，清乾隆年间扩建、重修。今岩寺正殿前天井处存一对走狮，石狮侧首对视，锦鞍上各雕有胡人骑象及狩猎像。庙内元至正九年（1349年）记舍石狮事碑记，记录万崇甫捐舍的史实。石狮青石材质，雕刻精美，为闽南古代石雕工艺中的精品。寺庙正殿后座保存了始创时的石柱，略呈梭形，该石柱配以鼓形素面连座式柱础，有宋元风格。

### （三）明清至民国时期的力士造像及“番仔”形象

位于芗城区香港路双门顶的“三世宰贰”牌坊，建于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为石仿木结构，高11米、面阔8米。该坊正匾两面刻“三世宰贰”和“两京敷历”，匾下以梁枋隔为两层，上层为诰命内容，下层浮雕花板，坊上遍布雕刻装饰。<sup>②</sup>此坊坊楼四角以四力士支撑坊顶，展现

<sup>①</sup> 谢重光《唐宋元时期的漳州海上丝绸之路史迹》《大众考古》2017年03月刊，wenku.baidu.com/view/ce69ac2168eae009581b6bd97f1922791688be9d.html?\_wks\_ = 1731892620389&needWelcomeRecommand = 1。

<sup>②</sup> 漳州市人大常委会《美丽漳州丛书》编委会编《漳州老牌坊》（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年），第35页。

了力士的雄壮与威猛，力士双手扶膝，身着露臂的褂衣，造型苍雄古拙。其中北面左侧的力士一手吹口哨的形象尤为生动。

位于南靖县山城镇南靖武庙，又称山城大庙，建于明崇祯三年（1630年），<sup>①</sup>其正门凹寿两边龙虎堵（又称墙身堵）雕有一对“番人献瑞”形象，“番仔”帽子上插着羽毛，身上戴披肩，手持钱币、海螺，一边为骑象、另一边骑狮，寓意招财进宝和如意祥瑞。此对“番仔”人物形象更加丰满，已经从原有的苦力造型，转化为吉祥如意，据说“番仔”帽子上的羽毛和身上披肩，代表一定的身份和地位。

位于诏安县南诏镇分水关的“功覃闽粤”牌坊，为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为郑芝龙而立，牌坊东西朝向，花岗石仿木结构。高9.6米、面阔9.6米，八柱三间五楼庑殿顶。<sup>②</sup>牌坊以四力士造像支撑主楼坊顶，力士头肩顶梁，形象古拙，塑像已经部分风化。

位于台商区投资区角美锦宅村的黄氏祠堂“留耕堂”，其大门两边抱鼓石鼓的正面鼓缘也雕刻有一对“番人献瑞”浮雕，其形象与南靖武庙龙虎堵“番人献瑞”造像类似。“进士第”里面存有乾隆十年七月乾隆帝赐封圣旨牌匾一块，抱鼓石、石雕构件，梁架木雕保存较为完好。

位于台商区东山村龟山殿，建于元末明初，内主祀玄天上帝，配祀千手观音、保生大帝、玉皇大帝，龟山殿香火曾播迁至海外和台湾，后来庙废。民国十六年（1927年），海内外信众捐资将龟山殿建筑构件从龟山南麓移建到龟山东南麓，也就是现在的位置。庙中重修碑记记载，时居吕宋的乡侨捐资捐物回乡助建。

龟山殿大门凹寿两边龙虎堵上存有“番人出行图”石匾，两图各有三个“番人”形象，正中为骑狮形象，两旁各有一个侍从，与明清时期闽南建筑上流行的“官宦出行图”异曲同工，人物形象则由汉人改为洋人形象，成为“番人出行图”样式。“番人”有的骑狮举印、有的手持毛笔，民间称骑狮端墨点彩，寓意村中族人将来会考中状元，当大官。

位于芗城区新华东路岳口的“勇壮简易·所向无前”“闽越雄声·楚滇伟绩”两座牌坊，共有8处花板雕有“番仔”形象，有的卷发虬髯、头戴礼帽，有的载歌载舞，或与中国商人交易的情景。两牌坊均为康熙年间所建。<sup>③</sup>牌坊上的“番仔”形象出现了“两番同框”“汉番同框”等不同形式的构图。“番仔”形象不再是作为力士的造型，而是作为商人，或者庆祝完成贸易的一种欢快场景。

位于龙文区郭坑镇郭坑村霞州自然村的景良楼黄氏祠堂，始建于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为清代霞州海商黄朝绩所建，该建筑由泮池、景良楼与大夫第组成，坐南朝北，总占地面积3650平方米，建筑面积395平方米。石楼内设有祖堂“大夫第”，两落一天井，两侧设廊房。大门抱鼓石为胡人骑狮形象。霞州地处九龙江畔，古时由此可通海外。

位于龙海区石码镇下庵路92号的杨氏大夫第，建于清光绪甲辰年（1904年），建筑坐北朝南，建筑面积666平方米。杨氏大夫第建筑风格中西结合，正厅为中式“述志堂”，三进为西式二层楼房“开心楼”（又名梳妆楼）。建筑上石雕、木雕等精雕细琢、美轮美奂。<sup>④</sup>在石头大夫第“述志堂”偏门两旁石雕花板中，有一处头戴三角帽的洋人与番婆的形象。海洋文化研究专家金

① 南靖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南靖寺庙志》（漳州：（漳）新出（2013）内书第035号），第1页。

② 漳州市人大常委会《美丽漳州丛书》编委会编《漳州老牌坊》，第41页。

③ 漳州市人大常委会《美丽漳州丛书》编委会编《漳州老牌坊》，第43-45页。

④ 龙海文化体育局编《龙海文物精萃》（漳州：（漳）新出（2012）内书第013号），第16页。

国平认为此处洋人雕像人物为西班牙人的特征，三角帽是17、18世纪西班牙军人的标志性打扮，据说战斗时，头戴这种帽子可以在托枪瞄准时，眼睛不会被遮住。

位于漳州台商投资区角美镇流传村的天一信局，是清末民国初期享誉海内外的一家大型侨批信局。其整组建筑由宛南楼、北楼和陶园组成，是集闽南传统大厝、番仔楼和花园建筑于一体的大型中西合璧式建筑群。

北楼是一座欧式风格的两层砖木结构合院式办公楼建筑，建于宣统三年（1911年），历时10年建成。北楼设有前后廊，外部为灰塑装饰，有安琪儿、和平鸽、洋人骑车等形象，窗檐和走廊有明显的南洋建筑特点。<sup>①</sup>反映了当时漳州传统建筑艺术和西洋建筑技术完美结合的成就，是漳州建筑宝库中的一份珍贵遗产。

位于漳浦县马坪镇后康村的陈氏种德堂，为旅居印尼的后康人陈玉宇、陈玉规兄弟于1919年所建，历经8年建成。建筑聘请客家师傅设计建造，在装饰上灰塑、木雕、石雕、彩绘中西合璧、相映成趣。力士双手托梁，表情凝重、显然这是一对称职的托梁力士。

位于龙海区白水镇崎汾村的聚星楼，建于民国十三年（1924年），由印尼华侨陈永福、陈永昌兄弟建造。建筑外观为中式闽南大厝，里面则是一幢番仔楼。在建筑大门楼匾的下方两侧分别雕有两个力士形象，作为匾托用于楼匾的装饰。

位于华安县仙都镇的大型土楼二宜楼，建于清乾隆五年（1740年），为“乡饮大宾”蒋士熊所建。土楼呈双环圆形，外径73.4米，占地面积9300平方米。二宜楼坐东南朝西北，高4层、16米，墙厚2.5米，整座楼土楼分成16个单元，共有房间213间。

二宜楼内共有226幅壁画、228幅彩绘、349件木雕以及163副楹联。土楼内门窗上还装饰有西洋钟、西洋美女图案，墙上、天花板上还张贴有20世纪30年代美国《纽约时报》，<sup>②</sup>为侨乡仙都中西文化交融的见证。

位于漳州古城区台湾路137号的临街店面，其正立面二层外墙上的安琪儿及西式卷花灰雕装饰在老街上十分醒目。据调查，建筑为民国时期所建，店老板为安溪人，后人陈再来，主要经营皮箱等杂货。

位于漳州高新区林下村下厝社的郭氏“崇本堂”，其大厅梁柱上的西方天主教的安琪儿、双狮、老鹰、圈花等西式宗教装饰元素雕塑与中式传统风格，分别置于大堂两边的梁架上。

崇本堂始建于明代，外观为闽南风格的两落大厝，大门两侧的门窗上灰雕形象精细，栩栩如生。1937年重修时，宗祠大门两边有新塘、颜厝泥水师署名，左侧李东海，右侧林溪泉。新塘师傅的欧式风格与颜厝师傅的中式风格相结合，形成了这种独特的中西合璧式祠堂风格。

#### （四）力士造像的新守护

在漳州，寺庙、祠堂不仅是宗教信仰的场所，更是历史与文化的见证。南靖县塔下的张氏祠堂“德远堂”便是这样一处充满故事的建筑。这座明代的五凤楼式建筑，祠堂前23杆石龙旗杆矗立其间，堂内雕梁画栋，装饰华美。最引人注目的是堂门殿左右梁角上的红卫兵造像。据传，这些造像是为了保护祖祠免受文革时期的破坏而特意塑造的。这些红卫兵的形象，不仅保护了德远堂，也成为了那个特殊时代的见证。

① 政协漳州市委员会编《漳州番仔楼》，载《漳州文史丛书》（2022年12月），第9页。

② 郑丽娟著《漳州土楼与寨堡》（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24年3月），第72页。

在诏安仙塘村的妈祖庙，力士的形象以泥雕绘画的形式呈现在正殿两边梁柱下方的墙面上，这些力士抬梁的形象，嘴里叼着香烟，神态诙谐有趣。漳州庙堂上新力士形象，以其独特的造型，诉说着历史的变迁与文化的传承。从红卫兵造像的保护性象征，到力士抬梁的绘画与雕塑，见证了漳州人的智慧与勇气，也让我们对这片土地的未来充满了敬意与期待。

## 结 论

漳州古建筑中的力士造像，不仅是建筑装饰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闽南建筑文化、民俗文化的重要载体。这些外来人物造像的运用，展现了漳州地区丰富的建筑文化遗产和民间习俗。通过对这些力士造像及其“番仔”形象的研究和文化解读，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漳州乃至闽南地区的建筑艺术和民俗文化。这些外来人物形象在漳州民俗文化中的广泛运用，体现了漳州外来文化艺术元素、侨乡文化的独特性，反映了明清以来漳州人的海洋意识，具有海丝文化的重要内涵。

原文配有 62 幅插图，此次刊登，未有采用，特此说明。



## 近代中外語言學習與交流文獻整理與研究

葉 農

**【摘要】**自16世紀中葉葡萄牙人入居澳門以來，語言與文化的交流，曾產生過深遠的影響。中外語言文化交流，可以分為明清時期與晚清（近代）以來時期兩個階段，三個時期：交流的開創期、交流的前期、交流高峰期。在近代，中外學者對漢語的研究工作進入了一個全新階段，取得了相當豐碩的成果，是中外語言交流的高峰期。這些成果可以從“漢語語法研究”“漢語字（詞）編撰”“中外語言學習教材與教科書”三個方面來體現。

**【关键词】**近代時期；中外語言學習與交流；字（詞）典；漢語語法；教科書

自16世紀中葉葡萄牙人入居澳門以來，隨著中外貿易的發展，中外文化交流就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隨著不斷往來於東西之間的商船，“西風徐來”與“東風西漸”，開始展現為一幅壯麗的畫卷。在商品交易之外，語言與文化的交流，曾產生過深遠的影響。語言是文化的載體，兩者關係之密切自不言而喻。美國語言學者薩丕爾（Edward Sapir）說：“語言的背後是有東西的。並且，語言不能離開文化而存在。所謂文化就是社會遺傳下來的習慣和信仰的總和，由它可以決定我們的生活組織。”（春秋）左丘明撰《左傳·僖公十四年》載：“虢射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語言與文化的關係，就是互為表裏，互為依托，“皮”與“毛”之間的關係。因此，探究近代以來中外語言交流過程，分析在此過程中所形成的語言學習與交流所形成的文獻，對於厘清中外語言文化交流的歷史過程，具有相當重大的意義。<sup>①</sup>因此，本文試圖從下列方面來展開分析研究工作。

**著者簡介：**葉農，暨南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導，澳門研究院院長，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首席專家，主要從事明清（港澳）史、基督教傳華史、海外漢學、歷史文獻的研究工作。

① 目前學術界對中外語言學習文獻的研究工作，成果相當豐碩：如杜松壽著《羅馬化中文拼音的歷史淵源——簡介明季在西安出版的〈西儒耳目資〉》（載《陝西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79年第4期）、張西平著《羅明堅——西方漢學的奠基人》（載《基督宗教研究》2000年）、《〈葡華辭典〉中的散頁文獻研究》（載《北京行政學院學報》2016年第1期）、游汝杰著《西洋傳教士漢語方言著作書目考述》（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03年）、吳嫻嫻著《〈福州方言拼音字典〉研究》（福建師大2008年碩士學位論文）、卞浩宇、嚴佳著《從〈葡漢詞典〉到〈西儒耳目資〉——來華耶穌會士與早期中文拼音文字的歷史演變》（載《科技資訊》2010年第1期）、蔡麗著《印尼正規小學華文教材使用及本土華文教材編寫現狀研究》（載《華文教學與研究》2011年第3期）、

## 一、明清以來海外學者對中國語言了解與研究的歷史過程

東亞與歐洲的語言接觸，可以確定於 16 世紀耶穌會傳教士沿著海上絲綢之路赴日與來華。之後，先經來華天主教傳教士的努力，中外語言交流取得了不少成果，許多成果具有很大的影響力。

### (一) 交流開創期——耶穌會士與中外語言交流

耶穌會創始人沙勿略 (Francisco de Xavier) 神父，於 16 世紀 40 年代赴日本與來華傳教，開啟了歐洲與東方語言接觸之發軔。此後，利瑪竇、羅明堅等人，編寫了《葡華辭典》。

在介紹中國語言文字之學的著作中，法國傳教士金尼閣 (Nicolas Trigault) 於 1626 年編寫的《西儒耳目資》，這是世界上最早的拉丁化拼音的漢語字典。金尼閣用 5 個“自鳴字母”(元音 a, e, i, o, u) 與 20 個“同鳴字母”(輔音) 相拼，配上聲調符號來拼寫漢語字典。

### (二) 交流的前期——17 世紀至 19 世紀與初見成效

在此時期，明清已經鼎革，而主要從事文化交流的傳教士，也已經從之前的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籍耶穌會士為主體，逐漸轉變了後起之秀——法國，還有德國等其他國家。

由明入清之後，除了漢語外，傳教士們還努力研習滿文，如錢德明 (Amiot) 編滿法詞典及梵藏漢滿法詞典《五譯合璧集要》，孫璋 (De la Charme) 編法漢滿詞典等。18 世紀中葉，德國傳教士魏繼晉 (Florian Bahr) 編輯漢德字典，共收漢語詞彙 2200 余個，是迄今最早的漢德字典。

### (三) 交流高峰期——晚清時期

晚清時期是中西語言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時期，也是海上絲綢之路往來最頻繁的時期。這一時期隨著西方人士進入中國，形成了歷史上西方人漢語學習的第二次高潮。以傳教士、商人、外交人員為主的西方人為了各自的目的學習漢語，編寫了類型多樣、為數甚多的漢語教材。西方人在漢語學習過程中，採用羅馬注音的方式輔助漢語語音學習。

---

程龍著《威妥瑪〈檔自邇集〉淺析》(載《中國文化研究》2012 年春之卷)、陳娟著《早期中國人編纂的日語教材——以“東語簡要”、“東語入門”、“東語正規”為例》(載《東スジス文化交流研究》第 5 號 (2012 年))、《〈東語完璧〉之研究》，載《或問》(WAKUMON) 第 23 期 (2013 年)、吳馳著《從〈英語注解〉至〈帝國英文讀本〉：清末自編英語教科書之興起》(載《湖南師範教育科學學報》2013 年第 3 期)、岳嵐著《晚清時期本文人所編漢語教材研究》(北京外國語大學 2015 年博士學位論文)、于錦恩著《民國時期東南亞人士編寫的國語(華語)教材研究》(載《華文教學與研究》2015 年第 4 期)、陳偉著《〈華西官話漢法詞典〉與 19 世紀後期川南方音》(載《方言》2016 年第 1 期)、江莉，王禮華著《〈拾級大成〉：美國人在中國編印的第一本漢語教材》(載《語言研究集刊》第七輯)、翟贊著《明清域外漢語教科書與中華文化海外傳播：以狄考文的〈官話類編〉為例》(載《中華文化海外傳播研究》2018 年第二輯)、陳丹丹著《〈榕腔初學撮要〉研究》(北京外國語大學 2020 年碩士學位論文)、張堅著《19 世紀傳教士裴姑娘與〈汕頭方言詞典〉的編纂》(載《辭書研究》2021 年第 2 期)、劉長悅著《漢語教科書〈語言自邇集〉研究》(黑龍江大學 2021 年碩士學位論文)、馬重奇，馬睿穎著《近代傳教士所撰八種潮汕方言著作音系綜合比較研究》(載《北斗語言學刊》第八輯)、黃樂怡著《約瑟夫·艾約瑟漢語口語語法教材對比研究：從〈上海方言口語語法〉到〈漢語官話口語語法〉教材編寫理念的改變》(浙江科技大學 2021 年碩士學位論文)、喬豔著《近代海關洋員公文學習用書〈新關文件錄〉研究》(載上海師範大學 2021 年碩士學位論文)、黃萍萍著《晚清英語教材研究：以光緒和宣統皇帝英語學習為例》(載《文化雜誌》第 115 期 (2022 年)) 等等。

這一時期西方人開始採用拉丁語音進行標音，創製了多個拼音系統，並依據西方語言學的傳統的做法對漢語，特別是方言進行了搜集、整理，編寫雙語對照詞彙書和字典。

漢語自古以來就有雅言和方言之分，也是歷史上漢語各方言不斷接觸與融合而形成的。因此，西方人若想與中國各階層人士交流，首先要克服方言上的障礙。以福建為例，閩方言紛紜複雜，號稱“十里一方言”。他們來閩之初往往需要花費大量時間與精力來學習當地的方言。因此，他們編撰了許多漢英、英漢方言字典。

除了福建，廣東、江浙等地亦是如此。19世紀40年代，由瑞士巴色會發端，西方人士與客家人的接觸增多。紀多納（Donald Maclver）和瑪堅繡（Murdo C. Mackenzie）編寫《客英詞典》，並採用羅馬字系統注音；韓山明（Theodore Hamberg）編寫了第一部客家方言字典《客英字典》，按照聲韻調的順序編排，收錄了約1900個漢字；賴嘉祿（Charles Rey）編纂《客法詞典》，記載了嘉應州客家方言的語音。

晚清時期西方人編寫漢語教材的活動及成果是中西語言接觸史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海上絲綢之路溝通的東西方文化之間交流的基礎，所保存的鮮活的近代漢語語料，為漢語本體研究提供了發展空間，值得進一步挖掘、整理和研究。

為此，本文將從“語法”“詞典”“教材”三個方面，對晚清以來的文獻作進一步的研究。

## 二、晚清以來海外學者對漢語語法研究的主要成果

西方學者對於漢語語法的研究工作，並非始於晚清以來，而早在明清時期就已經開始了。從下表可見，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前，學術界已經取得了下列成果。

### （一）鴉片戰爭之前海外學術界對漢語語法的研究工作

鴉片戰爭之前，從葡萄牙人東來後，歐洲開始了對漢語關注，對漢語展開了研究工作，並取得了相應的成果。參見下表。

表一 明清以來海外學術界漢語語法研究成果表

編號	著者	題名	出版項
001	(意) 利瑪竇編	西字奇跡	
002	(意) 金尼閣撰	《西儒耳目資》三卷	
003	(西) 瓦羅 (萬濟國) (Francisco Varo) 著	Arte de la lengua Mandarina = 華語官話語法	
004	(法) 錢德明 (Joseph Marie Amiot) 編	Dictionnaire tartare-mantchou françois; composé d'après un dictionnaire mantchou-chinois	France; Imprimé par Fr. Ambr. Didot l'ainé, 1790
005	(法) 馬若瑟 (馬隴出) (Josepho-Henrico Prémare) 著	Notitia linguae sinicae = 漢語劄記	Malaccæ: cura Academiae anglo-sinensis, 1831; Hong Kong: Imprimerie de la Société des Missions-Etrangères, 1893, 255 p
006	Chrétien-Louis-Joseph de Guignes	Réflexions sur la langue chinoise et sur la composition d'un dictionnaire chinois, français et latin	London; éditeur non déterminé, 1810

編號	著者	題名	出版項
007	Jean Pierre Abel Rémusat (雷慕沙)	Essai sur la langue et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s, avec cinq planches, contenant des textes chinois, accompagnés de traductions, de remarques et d'un commentaire littéraire et grammatical. Suivi de notes et d'une table alphabétique des mots chinois	France: Treuttel et Wurtz, 1811
008	(意) 葉尊孝 (Basilio Brollo de Gemona) 著	Dictionnaire chinois français et latin; publié d'après l'ordre de sa majesté l'empereur et roi Napoléon le Grand = 漢字西譯	Paris: de l'Imprimerie Impériale, 1813
009	(英) 馬士曼 (Joshua Marshman) 著	Clavis sinica; containing a dissertation. I. On the Chinese characters, II. On the colloquial medium of the Chinese, and III. Elements of Chinese grammar, 1813; Second edition	1813
010		Elements of Chinese Grammar, with a preliminary dissertation on the characters, and the colloquial medium of the Chinese, and an appendix containing the Tahyoh of Confucius with a translation = 中國言法	India: Printed at the Mission press, 1814
011	(英) 馬禮遜 (Robert Morrison) 著	A Grammar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 通用漢言之法	1815年
012		Dialogues and detached sentences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with a free and verbal translation in English: Collected from various sources. Designed as an initiatory work for the use of students of Chinese	Macao: Printed at the Honorable East India Co.'s Press, by p. p. Thoms, 1816, 262 p
013	Jean Pierre Abel Rémusat	Contes chinois	Paris: Chez Moutardier, 1827
014		Elémens de la grammaire chinoise, ou, Principes généraux du kou-wen ou style antique, et du kouan-hoa, c'est-à-dire, de la langue commune généralement usitée dans l'Empire chinois = 漢文啟蒙	Paris: Imprimerie Royale, 1822, 214 p.
015	Wilhelm von Humboldt	Lettre a M. Abel-Rémusat sur la nature des formes grammaticales en général et sur le génie de la langue chinoise en particulier	Paris: a la Librairie Orientale de Dondey-Dupré Père et Fils, 1827
016	Joaquim Afonso Gonçalves (江沙維)	Arte China = 漢字文法	Macao: Impressa no Real Collegio de S. Jose, 1829, 502 p.

以上系鴉片戰爭之前西方學者們所完成的研究漢語語言學的主要著作。其中不乏著名的歐洲漢學家，除開天主教傳教士外，還有基督教新教傳教士。

## (二) 晚清以來海外學術界對漢語語法的研究工作

晚清以來，海外學術界對漢語語法的研究工作，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從研究力量來看，除開以前的傳教士團隊外，一批專業學者逐漸成為了研究的主要力量。參見下表。

表二 晚清以來海外學術界漢語語法研究成果表（舉例）

編號	著者	題名	出版項
001	Antoine Pierre Louis Bazin	Mémoire sur les principes généraux du Chinois vulgaire; extrait du Journal Asiatique,	1845
002	Walter Henry Medhurst	A dissertation on the theology of the Chinese; with a view to the elucidation of the most appropriate term for expressing the Deity,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Shanghai; printed at the Mission Press, 1847
003		An enquiry into the proper mode of rendering the word God in translating the Sacred Scriptures into the Chinese language,	Shanghai; printed at the Mission Press, 1848
004		On the true meaning of the Shin; as exhibited in the quotations adduced under that word, in the Chinese Imperial Thesaurus, called Thre Pei-Wan-Yun-Foo	Shanghai; printed at the Mission Press, 1849
005	(法) 巴贊 (Antoine Pierre Louis Bazin) 撰	Grammaire mandarine, ou, Principes généraux de la langue chinoise parlée = 漢語官話語法	巴黎, 1856 年
006	Walter Henry Medhurst	Notices on Chinese grammar	Batavia; printed at the Mission Press, 1862
007	William Lobscheid	Grammar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Hong Kong; printed at the office of the Daily Press, 1864, 2 parts in 1
008	James Summers	The rudiment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with dialogues, exercices, and a vocabulary	1864
009	(英) 艾約瑟 (Joseph Edkins) 著	A Grammar of the Chinese Colloquial Language = 官話口語語法	1864
010	Stanislas Julien	Syntaxe nouvelle de la langue chinoise; fondée sur la position des mots. Suivie de deux traités sur les particules et les principaux termes de grammaire, d'une table des idiotismes, de fables, de legendes et d'apologues = 漢文指南	Paris: Maisonneuve, 1869-70, 2 vols.
011	Paul Hubert Perny (童文獻)	Grammaire de la langue chinoise; orale et écrite. Tome premier, Langue orale = 西漢同文法	Paris: Maisonneuve & Cie.; Ernest Leroux, 1873

編號	著者	題名	出版項
012	(德) 甲柏連孜 (Georg von der Gabelentz) 著	Chinesische Grammatik = 漢文經緯	1881
013		Dictionnaire chinois-français de la langue mandarine parlée dans l'ouest de la Chine; avec un vocabulaire française-chinois	China; Société des Missions Étrangères, 1893
014	Thomas Francis Wade (威妥瑪)	A progressive course designed to assist the study of colloquial chinese as spoken in the capital and the metropolitan department = 語言自邇集	Shanghai: published at the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 London: W. H. Allen & Co., 1886, 2nd edition
015	Carlos Augusto Rocha d'Assumpção (宋次生)	O primeiro livro para o estudo da lingua sinica; publicado a expensas do Leal Senado da Camara de Macau para uso dos alumnos da Escola Central	Macau: Typographia Commercial, 1893
016	Thomas Francis Wade (威妥瑪)	Wên-Chien Tzu-Erh Chi; a series of papers selected as specimens of documentary Chinese; designed to assist students of the language as writers by the officials of China; in seven parts, with key = 文件自爾集	Shanghai; Hong Kong; Singapore; Yokohama; Kelly and Walsh, Limited, 1905
017	(俄) 比丘林 (Никита Яковлевич Бичуринский) 著	漢文啟蒙	
018	Ada Haven Mateer	New terms for new ideas; a study of the Chinese newspaper	Shanghai: printed by the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922
019	George Durand Wilder	Analysis of Chinese characters	Peking: North China Union Language School, 1922
020	Jos. Mullie	The structural principl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poken language (Northern Pekingese dialect)	Peiking: Bureau of Engraving and Printing, 1932 - 1937, 3 v

### (三) 中國學者對漢語語法的研究工作

除開外國學者外，中國學者受其影響，亦完成了研究漢語語法的著作，如（清）嚴復撰《英文漢詁》（*English gramma, including grammatical analysis explained in Chinese*）（上海：商務印書館，1904，1933年）。

又如（清）馬建忠撰《馬氏文通》，系中國第一部體系完整的語法書，融匯漢語傳統和外來的理論方法研究漢語自己的問題，在學習外來理論和方法上樹立了一個典範：即參照拉丁語法體系，同時參照中國關於虛字的一些說法，經過長期的整理、搜集創建了一套漢語的語法體系。全書分十卷，第一卷“正名，（總論，定義各類“字（詞）”、各種“次”和“句讀”等）、第二至

第六卷講“實字”（講名字、代字、靜字、狀字；正次與偏次、主次與賓次、前次與同次等六種“次”以及“表詞”等等；“次”說的是名代字的位次，也涉及句子的組織）、第七至第九卷講“虛字”（包括介字，連字，助字等）、第十卷“論句讀”（起詞、語詞、止詞、轉詞；頓和讀；句，包括排句、兩商之句、反正之句等等）。

### 三、海外學者對中外語言對照字（詞）典的編撰工作

#### （一）明清時期海外學者的中外語言對照字（詞）典編撰

明清時期，海外學者就開始了中外語言對照字（詞）典的編撰工作。參見下表。

表三 明清時期海外學者所編中外語言對照字（詞）典

編號	編撰者	題名	出版項
001	(意) 羅明堅, 利瑪竇合編	葡華字典	未刊
002	Robert Morrison, Antonio Montucci,	Urh-chAih-tsze-tAeen-se-yAin-pe-keéæou aa; being a parallel drawn between the two intended Chinese dictionaries	London: A. Montucci, 1817, 174 p.
003	(英) 馬禮遜撰	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ree parts = 英華字典	1820

#### （二）晚清以來海外學者的中外字（詞）典編撰

編號	編撰者	題名	出版項
001	Robert Thom (羅伯聃)	Chinese and English Vocabulary = 華英通用雜話	1843
002	Samuel Wells Williams	An English and Chinese vocabulary; in the Court dialect	Macao; at the Office of the Chinese Repository, 1844
003	Joseph Edkins	Progressive lessons in the Chinese spoken language; with lists of common words and phrases, and an appendix containing the laws of tones in the Peking dialect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81
004	Camille Imbault-Huart	La poésie chinoise du XIVE au XIXe siècle; extraits des poètes chinois traduits pour la première fois, accompagnés de notes littéraires, philologiques, historiques, et de notices biographiques = 京話指南	China: Typ. du Pei-t'ang; 1887 - 1890
005	Daigoro Goh	The guide to Kuan hua; a translation of the Kuan hua chin nan with an essay on tone and accent in Pekinese and a glossary of phrases	Shanghai: Kelly & Walsh, 1895, 193 p.
006	Calvin Wilson Mateer	A Course of Mandarin Lessons; Based on Idiom = 官話類編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900

編號	編撰者	題名	出版項
007	J. S. Whitewright	An introduction to Mandarin	Weihhsien; Shantung University Press, 1911
008	T. C. Fulton	Chinese-English Mandarin phrase book (Peking dialect)	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911, 215 p.
009	Evan Morgan	The Chinesespeaker; readings in modern mandarin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1916, 403 p.
010	Léon Wieger	Chinese characters; their origin, etymology, history, classification and signification; a thorough study from Chinese documents	1915, 2 v.

### (三) 海外學者對中國方言字（詞）典的編撰

從明清時期來看，海外學者對中國方言字（詞）典的編撰，主要有以下成果：

表五 明清時期海外學者中國方言字（詞）典一覽表

編號	編撰者	題名	出版項
001	Robert Morrison	A Vocabulary of the Canton dialect = 广东省土话字汇	Macao; the East Indian Co.'s Press, by G. J. Steyn and brother, 1828
002	Walter Henry Medhurst	A dictionary of the Hok-kèèn dialec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ccording to the reading and colloquial idioms; containing about 12,000 characters; accompanied by a short historical and statistical account of Hok-kèèn	Macao; the East India Co.'s Press, by G. J. Steyn and brother, 1832
003	Robert Morrison	English and Chinese vocabulary, the latter in the Canton dialect	Calcutta; printed for W. Thacker & Co., 1840
004	(美) 裨治文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撰	Chinese chrestomathy in the Canton dialect = 粵語文選	1841 年于澳門

晚清以來海外學者對中外方言對照字（詞）典的編撰，主要有以下成果：

表六 晚清以來海外學者中國方言字（詞）典一覽表

編號	編撰者	題名	出版項
001	Walter Henry Medhurst	Easy lessons in Chinese or progressive exercises to facilitate the study of that language; especially adapted to the Canton dialect = 拾級大成	Macao; printed at the Office of the Chinese Repository, 1842, 287 p.
002	(美) 卫三畏 (Samuel Wells Williams) 编	An English and Chinese Vocabulary in the Court Dialect = 英華分韻府曆階,	Macao, 1844

編號	編撰者	題名	出版項
003	(美) 卫三畏 (Samuel Wells Williams) 编	Ton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e Canton dialect = 英華分韻撮要	Canton: Printed at the Office of the Chinese Repository, 1856, 831 p.
004	Walter Henry Medhurst	Chinese dialogues, questions, and familiar sentences, literally rendered into English, with a view to promote commercial intercourse, and to assist beginners in the language = 漢英對話、問答與例句	Shanghai: printed at the London Mission Press, 1863
005	Frederick Porter Smith	A vocabulary of proper names, in Chinese and English, of places, persons, tribes, and sects, in China, Japan, Corea, Annam, Siam, Burmah, the Straits and adjacent countries	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70
006	麦利和 (Robert Samuel Maclay)、摩嘉立 (Caleb Cook Baldwin) 合著	The Alphabetic Dictionary in the Foochow Dialect = 福州方言拼音字典	1870
007	Carstairs Douglas (杜嘉德)	Chinese 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with the principal variations of Chang Chew and Chin Chew dialects, Supplement by Thomas Barclay = 廈英大辭典	England: Trubner & Co., 1873
008	Adele M. Fielde	First lessons in the Swatow dialect = 汕頭方言初階	China, 1878
009	Nicholas Belfield Denny	A handbook of the Canton vernacular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being a series of introductory lessons, for domestic and business purposes	London: Trübner & Co.; Hong Kong: Chinal Mail Office, 1874
010	Samuel Wills Williams	A syllab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rranged according to the Wu-Fang Yuen Yin, with the pronunciation of the characters as heard in Peking, Canton, Amoy, and Shanghai	China: American Mission Press, 1874
011	Joseph Edkins	A grammar of colloquial Chinese, as exhibited in the Shanghai dialect	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Second Edition, Corrected, 1868.
012	W. Wilkinson	Elementary lessons in the Swatow dialect with a vocabulary referring to Dr. Douglas' dictionary of the Amoy vernacular	Swatow: s. n. 1881

編號	編撰者	題名	出版項
013	J. J. C. Franken (佛蘭根)	CHINEESCH-HOLLANDSCH WOORDENBOEK VAN HET EMOI DIALEKT = 廈荷大辭典	Batavia: Landsdrukkerij, 1882, 774 p.
014	Josiah Goddard (高德)	A Chinese and English Vocabulary, in the Tie-Chiu Dialect = 英漢潮州方言字典	China: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83
015	Adele M. Fielde	A pronouncing and defining dictionary of the Swatow dialect, arranged according to syllables and tones = 汕頭方言音義字典	China: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83
016	R. Lechler	English-Chinese vocabul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Swatow = 汕頭白話英 華對照詞典	Swatow: English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83
017	Pedro Nolasco da Silva	Phrases usuas dos dialectos de Cantao e Peking	Macau: Typographia Popular, 1884, 61 p.
018	John C. Gibson	A Swatow index to the Syllabic dictionary of Chinese	Swatow: English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86
019	Ernest John Eitel	A Chinese dictionary in the Cantonese dialect; supplement	London: Trübner & Co. ; Hong Kong: Lane, Crawford & Co. , 1887
029	George Leslie Mackay (馬偕, 偕叡理)	Chinese Romanized dictionary of Formosan Vernacular = 中西字典	台北: 耶穌會, 1893; 上海: 美 華書館, the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91, 226 p.
021	John Macgowan	A manual of the Amoy colloquial	Koolangsu: Chui Keng Tong, 1892, 3rd ed.
022	James Dyer Ball	Readings in Cantonese colloquial: being selections from books in the Cantonese vernacular with free and literal translations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 and romanized spelling	Hong Kong: Kelly & Walsh, Limited, 1894
023	Charles Rey	Dictionnaire chinois-francais; dialecte Hac- ka; precede de quelques notions et exercices sur les tons	Hong Kong: Societe des Missions Etrangeres, 1901, 360 p.
024	James Dyer Ball	the Shun-Tak dialect: a comparative syllabary of the Shun-Tak and Cantonese pronunciations, with observations on the variations in the use of the classifiers, finals, and other words, and a description of the tones, &c. , &c.	Hong Kong: Printed at the China mail office, 1901, 34 p.

編號	編撰者	題名	出版項
025	Karl Hemeling	The Nanking Kuan hua	Shanghai: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 1902, 107 p.
026	James Dyer Ball	How to speak Cantonese; fifty conversations in Cantonese colloquial; with Chinese character, free and literal English translations, and romanised spelling with tonic and diacritical marks, & c.	Hong Kong: Kelly & Walsh, Limited, 1902, Second edition
027		The Cantonese made easy vocabulary; a small dictionary in English and Cantonese, containing words and phrases used in the spoken language, with classifiers indicated for each noun, and definitions of the different uses of some of the words where ambiguity might otherwise arise	Hong Kong; Singapore; Yokohama: Kelly & Walsh, 1908
028	John Macgowan (麥嘉湖)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of the Amoy Dialect = 廈門方言英漢辭典	
020	S. C. de Souza	A manual of the Hailam colloquial (Bün-sio dialect)	Singapore: printed at the Govt. Printing Office, 1903, 84 p.
030	Francis Lister Hawks Pott (卜舛濟)	Lessons in The Shanghai Dialect = 上海方言教程	1907
031	C. S. & A. E. Champness (錢普尼斯夫婦) 合著	A manual of the Foochow dialect in twenty lessons = 榕腔初學二十堂	1908
032	Pedro Nolasco da Silva	Bussola do dialecto cantonense; adaptado para as escolas portuguesas de Macau	Macau: Guedes, 1912, 298 p.
033	William Campbell (甘為霖)	A Dictionary of Amoy Vernacular spoken throughout the prefectures of Chin-chiu, Chiang-chiu and Formosa = 廈門音新字典	橫濱: 福音印刷株式會社, 1913, 1149 頁
034	Jay William Crofoot; Frank Joseph Rawlinson	Conversational Exercises in the Shanghai Dialect = 滬語開路	上海: 美華書館, 1915
035	Charles Alfred Bell	English-Tibetan colloquial dictionary	Calcutta: Bengal Secretariat Book Depot, 1920, 562 p.
036	William Campbell	A dictionary of the Amoy vernacular spoken throughout the prefectures of Chin-chiu, Chiang-chiu and Formosa	Formosa: The Japanese Society, 1933, 1025 p.
037	Luis Gonzaga Gomes	Vocabulario cantonense-portugues = 粵葡辭典	Macau: Imprensa Nacional, 1941, 225 p.
038		Vocabulario portugues-cantonese = 葡粵辭典	Macau: Imprensa Nacional, 1942
039		Vocabulario Portugues-Ingles-Cantonense	Macau: San Chong, 1958, 2nd ed. 147 p

#### (四) 中國學者對中外語言對照字(詞)典(包括方言)的編撰

受到外國學者的影響，中國學者亦開展了中外語言對照字(詞)典(包括方言)的編撰工作。

如清佚名撰《華番貿易語言通曉》(清咸豐八年(1858年)刻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就是晚清時期商務英語的教材。<sup>①</sup>

又如(清)唐廷樞撰《英語集全》(清咸豐十二年(1862年)緯經堂刻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是一部用廣東方言編著的英語學習書籍，內容包括日常口語和天文地理五花八門，無所不包，每卷前有字音簡介，每行右楷體英文，左上中文，左下音譯，為早期西學東漸之重要經典。將基礎辭彙為 53 門，合 122 類。條列漢語字詞，下以中文注英文譯音，旁以西文字母注該漢字的讀音，以及相應的英文單詞。其第六卷為“買辦答問”。眉間多鐫有相關音注，以及商貿知識的解答。用方言注釋英語的讀音，很有意思。例如：我唔知(我不知道) = I don't know = 挨刀吾腦。

唐廷樞，初名唐傑，字建時，號景星，又號鏡心，廣東廣州府香山縣唐家村(今廣東省珠海市唐家灣鎮)人。唐廷樞是中國第一位近代企業家，著名的民族實業家和慈善家，中國近代工業化先驅，中國近代工業的開創者和奠基人之一，清代洋務運動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和徐潤、鄭觀應、席正甫並稱為晚清“四大買辦”。<sup>②</sup>

如林雄成撰《汕頭方言手冊》《汕頭話讀本》(*A HANDBOOK of the SWATOW VERNACULAR*, Singapore: the Koh Yew Hean Press, 1886)。

黃淑芬指出：1841 年傳教士璘為仁(Williams Dean)編寫和出版了第一部使用羅馬字注音的課本《潮州話》(*First Lessons in the Tie-Chiw Dialect*)。之後，一批傳教士及其他人士也編寫和出版了一系列用羅馬字注音的潮汕方言聖經、字典、辭典和課本等。林雄成的《汕頭話讀本》(*A Handbook of the Swatow Vernacular*) (1886 年)名為“汕頭”，實際上是一部記錄 19 世紀下半葉潮州方言自然口語的課本，語料翔實。該書在序言中強調“From the various dialects in the Swatow region that of the Departmental city known as Ch'ao-chow-foo, (or Tie-chiu-hu in this dialect) has been chosen”(從汕頭地區有差異的方言中選擇了潮州府城方言)。該書在扉頁中指明作者是海峽殖民地法院的一個翻譯員，並在中文的前言中指出該書“匯集英潮土語”，是“專為英人學習潮語，潮人學習英語”而編寫的。《汕頭話讀本》分為兩個部分，獨自編頁，第一編是課文，一共 33 課 169 頁，每課都是漢字、羅馬字拼音、英文對照；第二編是詞典，以英文的音序排列，一共 107 頁，都是英文、羅馬字拼音、漢字對照。本文以《汕頭話讀本》為基本依據，利用 Excel 的查尋和排序功能，以同音字匯的形式排列全書出現的漢字的讀音，以此歸納一百多年前潮州方言的語音系統，並與當今潮州話音系進行比較。李竹青、李如龍(1994)曾利用美北浸信會傳教士高德(Josiah Goddard)的《漢英潮州方言字典》(*A Chinese and English Vocabulary in the Tie-Chiu Dialect*)第二版(1883)歸納早期潮州話的語音系統，並與 1959 年的兩部同名著作《潮州方言》的語音系統進行比較，探討潮州方言語音的演變，但該論文沒有涉及林雄成的《汕頭話讀本》。<sup>③</sup>

又如蔣克秋撰《粵語易解》(*Cantonese for beginners: learning Cantonese through self-taught word-*

① 參見莫再樹著《基於語言經濟學的商務英語教育研究》(長沙：湖南大學出版社，2014 年)。

② 資料來源：百度百科。

③ 黃淑芬著《〈汕頭話讀本〉與 19 世紀末潮州方言的語音系統》，載《方言》2017 年第 1 期，第 101 頁。

*for-word method, with characters, pronunciation, tones and combinations*) Volume 1 (Singapore: Chin Fen Book Store, 1900) 等等。

#### 四、海外學者對中外語言學習教材的編撰工作

##### (一) 明清時期海外學者對中外語言學習教材的編撰工作

明清時期，海外學者對中外語言學習教材的編撰，取得了下列的成果，參見下表。

表六 明清時期海外學者編撰中外語言學習教材一覽表

編號	編撰者	題名	出版項
001	Theophilus Siegfried Bayer	Theophili Sigefridi Bayeri... Mvsevm sinicvm, in quo sinicae linguae et litteraturae ratio explicatur. . .	Petropoli: ex Typographia Academiae Imperatoriae, 1730, 2 v.
002	Joaquim Afonso Gonçalves	Diálogos e frases em chinês-português	Macao, 1799
003	John Francis Davis	A vocabulary, containing Chinese words and phrases peculiar to Canton and Macao, and to the trade of those places; together with the titles and addresses of all the officers of Government, Hong merchants, & c. & c. alphabetically arranged, and intended as an aid to correspondence and conversation in the native language	Macao; printed at the Honorable Company's Press, by p. p. Thoms, 1824
004	Joaquim Afonso Gonçalves	Grammatica latina; ad usum sinensium juvenum = 辣丁字文	Macao; Regali Collegio Sancti Joseph, 1828
005		Diccionario portuguez-china; no estilo vulgar mandarim e classico geral = 洋漢合字類	Macao; Real Collegio de S. José, 1831, 870 p.
006		Diccionario china-portuguez = 漢洋合字類	Macao; Real Collegio de S. José, 1833, 574 p.
007		Lexicon manuale latino sinicum continens omnia vocabula latina utilia; et primitiva, etiam Scripturae Sacrae = 辣丁中華合字典	Macai; Collegio S. Joseph ab E. Rosa typis mandatum, 1839, 498 p.
008		Vocabularium latino-sinicum; pronuntiatione mandarina latinis literis expressa = 辣丁中國話本	Macao; A Lauriano Hippolyto typis mandatum, 1836, 246 p.

##### (二) 晚清以來海外學者對中外語言學習教材的編撰工作

晚清以來，海外學者在中外語言學習教材的編撰工作中，取得了下列成果。參見下表。

表七

編號	編撰者	題名	出版項
001	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	The analytical reader; a short method for learning to read and write Chinese	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63, 141 p.
002	Augustus Ward Loomis	English and Chinese lessons	New York: American Tract Society, 1872
003	Herbert Alle Giles	A dictionary of colloquial idioms in the Mandarin dialect	Shanghai: A. H. de Carvalho, 1873
004	John Ross	Corean primer; being lessons in Corean on all ordinary subjects, transliterated on the principles of the "Mandarin primer"	China: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77
005	/	O circulo de conhecimentos em Portuguez e China; para uso dos que principiam a aprender a lingua chinesa	Hong Kong: Guedes, 1884
006	Friedrich Hirth	Text book of documentary Chinesed	Shanghai: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 1885
007	Camille Imbault-Huart (安博华)	Manuel de la langue chinoise parlee a l'usage des Français, comprenant: I. Une introduction grammaticale. II. Des phrases et dialogues faciles. III. Un recueil de mots les plus usités	China: Typographie du Pé-t'ang, 1885
008	China Inland Mission	A primer in the Mandarin dialect, containing lessons and vocabularies, and notes on Chinese constructions and idioms; also a dialogue on Christianity; translations of passports, leases, boat agreements, etc. Interleaved, and with large map of China. Prepared for the use of junior members of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China: China Inland Mission; and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87
009	Friedrich Hirth	Notes on the Chinesedocumentary style	Shanghai; Hong Kong; Yokohama; Singapore: Kelly & Walsh, Limited, 1888
010	Frederick William Baller (鲍康宁)	A Mandarin Primer = 英華合璧	China inland mission and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94, 1931; England: Morgan & Scott, ltd., China inland mission, 1933
011	Léon Wieger (戴遂良)	Chinois Parlé Manuel; koan-hoa du Nord, non-pékinois = 漢語口語教科書	Amathont Maquet, 1912, 3 ed
012	Evan Morgan (莫安仁)	the Chinese speaker; readings in modern Mandarin = 官話彙編	Parts I-IV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and Kelly Walsh, Ltd., 1916

編號	編撰者	題名	出版項
013	Robert Thomas Bryan	Two years' course of study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Shanghai: Methodist Publishing House, 1913
014	John Litt Darroch (宴乐安)	Chinese self-taught by the natural method, with phonetic pronunciation; Thimm's system = 漢語自學	London: Marlborough, 1916, 2nd ed., 154 p
015	Evan Morgan (莫安仁)	Colloquial sentences with new terms; Chinese and English texts	Shanghai: Kelly and Walsh, 1922
016	J. J. Brandt	Introduction to literary Chinese	1940s

表八 晚清以來海外學者編撰中外語言學習教材成果一覽表

編號	編撰者	題名	出版項
001	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	<i>The analytical reader; a short method for learning to read and write Chinese</i>	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63, 141 p.
002	Augustus Ward Loomis	<i>English and Chinese lessons</i>	New York: American Tract Society, 1872
003	Herbert Alle Giles	<i>A dictionary of colloquial idioms in the Mandarin dialect</i>	Shanghai: A. H. de Carvalho, 1873
004	John Ross	<i>Corean primer; being lessons in Corean on all ordinary subjects, transliterated on the principles of the "Mandarin primer"</i>	China: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77
005	/	<i>O circulo de conhecimentos em Portuguez e China; para uso dos que principiam a aprender a lingua chinesa</i>	Hong Kong: Guedes, 1884
006	Friedrich Hirth	<i>Text book of documentary Chinesed</i>	Shanghai: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 1885
007	Camille Imbault-Huart (安博华)	<i>Manuel de la langue chinoise parlee a l'usage des Français, comprenant: I. Une introduction grammaticale. II. Des phrases et dialogues faciles. III. Un recueil de mots les plus usités</i>	China: Typographie du Pé-t'ang, 1885
008	China Inland Mission	<i>A primer in the Mandarin dialect, containing lessons and vocabularies, and notes on Chinese constructions and idioms; also a dialogue on Christianity; translations of passports, leases, boat agreements, etc. Interleaved, and with large map of China. Prepared for the use of junior members of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i>	China: China Inland Mission; and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87

編號	編撰者	題名	出版項
009	Friedrich Hirth	<i>Notes on the Chinese documentary style</i>	Shanghai; Hong Kong; Yokohama; Singapore; Kelly & Walsh, Limited, 1888
010	Frederick William Baller (鮑康寧)	<i>A Mandarin Primer</i> = 英華合璧	China inland mission and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94, 1931; England; Morgan & Scott, Ltd., China inland mission, 1933
011	Léon Wieger (戴遂良)	<i>Chinois Parlé Manuel; koan-hoa du Nord, non-pékinois</i> = 漢語口語教科書	AmathontMaquet, 1912, 3 ed
012	Evan Morgan (莫安仁)	<i>the Chinese speaker: readings in modern Mandarin</i> = 官話彙編	Parts I-IV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and Kelly Walsh, Ltd., 1916
013	Robert Thomas Bryan	<i>Two years' course of study in the Chinese language</i>	Shanghai; Methodist Publishing House, 1913
014	John Litt Darroch (寔乐安)	<i>Chinese self-taught by the natural method, with phonetic pronunciation; Thimm's system</i> = 漢語自學	London; Marlborough, 1916, 2nd ed., 154 p
015	Evan Morgan (莫安仁)	<i>Colloquial sentences with new terms; Chinese and English texts</i>	Shanghai; Kelly and Walsh, 1922
016	J. J. Brandt	<i>Introduction to literary Chinese</i>	1940s

### (三) 中國學者在中外語言學習教材的編撰

中國學者亦編製了下列成果。1860年，寧波商人馮澤夫聯合其他5位寧波籍人士共同出資，出版了《英語注解》，共162頁，被認為是英文學習的速成本。清末國人學習英文熱潮興起，當時英文教書主要有兩種：一是都會學校的英文用書，一是從國外傳入的英文教學用書。但它們偏離中國實際，難度，限制了國人英文學習的普及。為此，商務印書館率先啟動了自編英文教科書的序幕。從1898年開始，編譯出版了《華英初階》與《華英進階》等系列教書。<sup>①</sup>

《華英初階》《華英進階》，是清末民初中國改編的最有名的英文教材，原為英國人為其殖民地編寫的英文入門課本，商務印書館對其內容進行刪減，運課翻譯並附中文注釋，以中英兩種文字編排出版，成為我國自編最早的英文教科書。二書在目標上強調宗教灌輸，教學上側重書面讀寫能力，內容組織上遵循循序之原則，形式上圖文並茂、並首次採用中西文編排。

《華英初階》出版於1898年，共48頁，是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第一部英文教科書，也是商務出版的第一本書。時值維新年代，提倡新學、學習西學成為一種社會時尚。上海是全國最重要的商埠，學習英文的人自然很多，但苦於教材難覓。夏瑞芳敏銳地察覺到了其中的商機，便把教會學

① 吳馳著《從〈英語注解〉至〈帝國英文讀本〉：清末自編英語教科書之興起》，載《湖南師範教育科學學報》2013年第3期，第101頁。

校用的英國人為印度小學生編的課本 *Primar* 翻印出版，風行一時。但該課本只有英文，初學者有所不便，夏瑞芳就請謝洪賚逐課翻譯成漢文並加上白話注釋，用中英兩種文字排版印刷，定名為《華英初階》，出版後大受歡迎。接著，商務又請謝洪賚把高一級的課本以同樣的形式翻譯出版，名《華英進階》，共6冊。這兩種教材出版後，成為英文學習者的首選課本，一版再版，暢銷多年。

1906年，被清政府學部審定為中小堂英文教科書。

清末《奏定學堂章程》頒佈後，開啟了民間自由編寫中小學教書的新紀元。1905年伍光健編纂了《帝國英文讀本》，共6冊，由易到難，從字母發音和書寫開始，然後逐漸加深，直到英國文學作品選讀。1910年清政府學部對其的評價為“英文讀本以伍光健所編為最佳”“是書優勝之外在適合中國學生之用。”1911年9月7日《申報·學部審定商務印書館教科書廣告》中將其置於英文教科書之首。它在當時流傳甚廣，深受讀者的喜歡。有兩個特點：不收詩歌，多采小說；課文矮小、有趣。<sup>①</sup>

1868年，鄭其照著《字典集成》在香港的中華印務總局出版，後來第三版時改名《華英字典集成》。這是第一本由中國人編著的英文學習字典（不同於更早英國傳教士馬禮遜編成的中國第一部英文學習詞典）。

鄭其照，字容階，廣州聚龍村人。他曾率領光緒元年（1875年）第四批官費留學生30人搭船赴美。還曾任清朝政府派駐新加坡的商務領事、駐美商務參贊助理等職。

《華英字典集成》出版時，深受注目。光緒元年再版時，是丁日昌封面題字。後來市面上除了有一些翻刻本（點石齋就有一個版本）之外，到1899年，商務印書館還加以修訂、增補，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英漢詞典《商務印書館華英字典》（照點石齋版本的說法以及日本關西大學內田慶市的考證，《華英字典集成》應該是以1840年代英國人麥都思〔Medhurst〕的《英漢字典》為藍本）。

《華英字典集成》對日本的影響也很大。書成初版的那一年，是日本明治元年，正是中日兩國國力消長互見的年代。第二年，1869年，日本經由上海美華書館的美國活版技師，把活版印刷術帶入日本，引發了接下來的出版與知識革命。之後，日本除了有永峰秀樹訓譯《華英字典》（竹雲書屋發行）之外，1899年增田藤之助也據以“校訂編纂附譯”而成《英和雙解熟語大詞彙》（英學新志社出版）。周作人曾經著《翻譯與字典》一文，提到據說連日本福澤諭吉學英文的時候，都是用《華英字典集成》。直到今天，日本還是有人對《華英字典集成》保持研究。

鄭其照的著作，另外還有1881年在紐約出版的 *A Dictionary of English Phrases with Illustrated Sentences*（後來在1901年在日本由國民英學會出版局出版）；1886年在廣州創辦過一份《廣報》；還曾著有《應酬寶笈》（*Manual of correspondence and social usages*）、《台灣番社考》。<sup>②</sup>

（清）蔣煦撰；（德）施彌德校音《德字初栲》，是光緒七年（1881年）出版的國人自編的德語學習文本，被視為中國知識份子對不斷增長的對外交流需求的回應。它的出版讓普通中國讀者掌握德語成為可能。這部作品是中國近代對外交流和語言學習的重要里程碑，標誌著中國知識份子開始嘗試通過自學或教育途徑來掌握外語，以適應開放的時代需求。其出版，反映了當時中國社會對外交流的渴望以及對教育現代化的追求，同時也體現了中國知識份子在面對外來文化時的

① 吳馳著《從〈英話注解〉至〈帝國英文讀本〉：清末自編英語教科書之興起》，第102頁。

② <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3853978/>

主動學習和適應態度。

(清)張德彝編《英文話規》(*Grammar*)，是近代最早由中國人編寫的英文文法書之一，成稿於1895年。該書的編者張德彝是光緒帝的英文老師，亦是京師同文館首批優秀畢業生。該書在英語語法概念的翻譯和解釋上有別於現今通用的叫法，有其創新與特色。其以英語詞性為綱，通過講解英語的九類詞性的用法，使讀者窺見英語語法的全貌。張德彝富有創造性地將名詞、形容詞、代詞、連詞等譯為“實字”“指實字”“替實字”“承轉字”等等，更為直觀地傳達了不同詞性的含義與關聯。例如，將“形容詞”與“代詞”譯為“指實字”與“替實字”，直接從字形字義上表達其與“名詞”(實字)之間的關係。形容詞常用來描寫或修飾名詞，即“指實字代詞在句中起替代作用，避免重複，即“替實字”。同理，副詞通常用來修飾動詞，將“副詞”譯為“指動字”更為直觀地表示其與“動詞”(動字)的聯繫。“連詞”的譯法只說明了“conjunction”用來連接詞與詞、句與句的功能，卻無法表達承接、轉折(如but)等邏輯關係，而“承轉字”的譯法卻能體現這種關係。<sup>①</sup>

從日文學習的教材與教科書的編撰來看，亦取得相當豐碩的成果。鴉片戰爭後，中國人亦開始了日文學習。1897年北京及廣州同文館開設“東文館”——日文課程，開設將日語作為外語學習，亦開設了教材的編撰工作。1884年，第一本有意教授日文的著作——《東語簡要》出版後，<sup>②</sup>陳天麟著《東語入門》(清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刊本)和《東語正規》(清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刊本)，奠定了早期中國人日文教科書的基礎。它們是中國人早期學習日文的代表性教課書，反映了當時中國人學習日文的目的、形式以及對日文認識的變化，也包括有識之士對日文知識掌握的進展。同時，也出現了許多專門中國人編著的日文教書：至1903年，泰東同文出版1902年刊《東文易解》和1903年刊《東語初階》，中國人編纂的教材則有1902年刊的吳啟孫著《和文釋例》、王鴻年著《日本語言文字指南》；1903年刊的郭祖培、熊金壽合著《日語獨習書》；1903年，丁福同翻譯的第一本漢譯日本文典——《中等文典譯釋》、第一本辭典性質的《新編日本語言集全 漢譯日本新辭典 合璧》出版。

1903年，由中日共同編纂的教材——新智社編輯局編纂《東語完璧》，由上海新智社於光緒二十九年(明治三十六年)出版，成為第一部中日合著的日語教材，600餘頁。後又有1905年(明治三十八年)、1906年(明治三十九年)版，再生版題名改為《實用東語完璧：一名日語自得》。<sup>③</sup>

## 結 語

明清以來，隨著中外文化交流的興盛，中外語言交流也日益頻繁。海外學術界對此展開了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從交流時段來看，可以分為：由耶穌會士主導的交流開創期、17至19世紀初見成效的交流前期、近代(晚清)以來成果豐碩的交流高峰期。

在交流高峰期，海外學者對漢語語法，以歐洲語言學理論與研究方法，進行過研究工作(相

① 黃萍萍著《晚清英語教材研究：以光緒和宣統皇帝英語學習為例》，載《文化雜誌》第115期(2022年)，第146頁。

② 陳娟著《早期中國人編纂的日語教材——以“東語簡要”、“東語入門”、“東語正規”為例》，載《東スジス文化交流研究》第5號(2012年)，第285頁。

③ 參見陳娟著《〈東語完璧〉之研究》，載《或問》(WAKUMON)第23期(2013年)，第89-90頁。

關研究成果，參見文中表格)，同時，中國學者也依據海外學者的研究方法與理論，對中文語法進行了研究工作。在晚清時期，海外學者亦展開了中外語言對照字（詞）典的編撰工作（相關成果，參見文中表格），也引起了中國學者展開相關的編撰工作。為了更好地交流，海外學者也積極編撰中外語言學者的教材與教科書，同樣中國學者也據此先例，編撰了更多的適應中國人使用的外語學者教科書。



# 二十一世紀前《詩經》在西方世界的譯介與傳播

張佳怡

**【摘要】**《詩經》在西方傳播歷程是一段跨越時空的文化交流史，大致經歷以下4個階段：傳教士的譯介努力、多語種譯本的湧現、文學研究時代的興起、美國漢學崛起後的跨學科研究新紀元。從以傳教為目的的輔助工具到文學研究的獨立對象，再到跨學科視野下的全面探索，《詩經》在西方的影響日益深遠，不僅促進了東西方文化的交流與理解，也為全球範圍內的中国文學研究提供了豐富的視角與資源。

**【关键词】**《詩經》；傳播；海外漢學

## Research on the Transl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the *SHI JING* in the Western World before the 21st Century

ZHANG Jia Yi

**Abstract:** The transmission of the *SHI JING* in the West is a history of cultural exchange across time and space, which roughly went through the following four stages: the translation efforts of missionaries, the emergence of multi-language translations, the rise of the era of literary research, and the new era of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after the rise of American Sinology. From the auxiliary tool of religious theology to the independent object of literary research, and then to the comprehensive exploration under the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the Book of Songs has exerted an increasingly profound influence in the West. It not only facilitates the exchange and understanding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s but also offers a wealth of perspectives and resources for the global study of Chinese literature.

**Keywords:** *SHI JING*; Dissemination; Overseas Sinology

《詩經》作為中国古代文學的瑰寶，其在西方的傳播與接受，經歷了一個複雜而多元的過程。這一過程不僅涉及文化的交流與碰撞，也伴隨著學術研究範式的轉變與創新。起初，傳教士群體作為引介的先驅，將《詩經》等儒家經典帶至西方，作為文字傳教的輔助工具。隨後，多語種譯

本不断涌现，极大地促进了《诗经》在西方世界的传播与接受。19世纪以降，西方学者开始重视《诗经》的文学价值，致力于还原其作为文学经典的原始风貌，并展现其形式之美。进入20世纪以来，社会学、民俗学、语言学等多元化的理论视角被应用于《诗经》的研究中，使西方《诗经》学进入了跨学科研究的崭新阶段。通过揭示《诗经》在西方传播过程中的文化适应与变异，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把握这部经典著作的多维层面，也为促进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理解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启示。

## 一、19世纪之前的《诗经》传播

早期《诗经》的传播从耶稣会传教士入华开始逐渐受到重视，传教士在传播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根据现有文献，法国耶稣会士金尼阁（Nicolas Trigult）是《诗经》的最早翻译者，他于1610年抵达澳门，1626年（天启六年）在杭州出版发行《中国第一部神圣之书》，首次将《五经》译为拉丁文《中国五经》（*Pentabiblion Sinense*），此译本目前处于失传状态。<sup>①</sup>法国传教士白晋（Joachim Bouvet，又作白进，字明远），1688年抵达北京，1718年前后，著有《〈诗经〉研究稿本》，这是自金尼阁之后出现的第二本拉丁文选译本。<sup>②</sup>1697年白晋回国，应康熙之请从法国又招募了10名传教士来华，其中就包括马若瑟，宋君荣和傅圣泽等人，均编写过《诗经》译本。马若瑟（Joseph Marie de Prémare），是将《诗经》部分诗歌介绍到法国并产生过影响的首个译者。他选译了《诗经·周颂》中的《敬之》《天作》《诗经·大雅》中的《皇矣》《大雅·抑》《大雅·瞻卬》《小雅·正月》《大雅·板》《大雅·荡》等8首诗，刊发在杜赫德神父（Jean-Baptiste Du Halde）主编的《中华帝国全志》（*Description de l'empire de la Chine*）1735年第2卷中，对法国人探究中国文学源头具有开拓的作用。杜赫德还为此专门撰文对《诗经》进行介绍，这可能是我们目前所见到的法国人最早介绍《诗经》的文字。<sup>③</sup>宋君荣（Antoine Gaubil）用拉丁文译过《诗经》，但其《诗经》译本，在1749年寄回欧洲后，便藏在教堂，未曾与广大读者见面，仅为少数人所知。<sup>④</sup>傅圣泽（Jean Francoise Foucquet）也曾用法文译过《诗经》。此后，韩国英（Pierre-Martial Cibot）等传教士秉承法国注重文化经典翻译的传统，以多卷的《北京耶稣会士中国论集》（简称《中国论集》）为平台，继续对《诗经》及古代诗文加以深入的研究和传播。韩国英在《中国论集》第一卷（1776年）和第二卷（1777年）发表长文《中国古代论》（*Essai sur l'Antiquité des Chinois*），对中国典籍《诗经》重新作了较全面、客观的介绍。在《中国论集》第四卷（1779年）又以《中国人之孝观》（*Doctrinedes Chinois sur La Piété Filiale*）为题，编发了一组诗和散文诗体作品，内收7首《诗经》法译诗篇及评点。

在这一历史阶段，《诗经》的传播主要以翻译和介绍为主，传教士群体是首批将《诗经》等儒家经典引介至西方的使者。他们的译作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在无形中推动了文化的深度交融与相互理解，同时也对后来的翻译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诗经》在世界范围内

① 张海林著《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1页。

② 周青著《欧美国家的〈诗经〉研究——以英、法、德、瑞、美五国为主》（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11年），第10页。

③ 钱林森著《18世纪法国传教士汉学家对〈诗经〉的译介与研究——以马若瑟、白晋、韩国英为例》，载《华文文学》2015年第5期，第10-19页。

④ 周发祥著《〈诗经〉在西方的传播与研究》，载《文学评论》1993年第6期，第70-81页。

的传播奠定了基础。然而，由于传教士翻译活动本身所承载的宗教使命与功利性目的，这一时期的《诗经》研究不可避免地呈现出以教会为中心、依附于经学的特点。传教士们倾向于利用天主教教义来阐释儒家经典，并尝试将天主教中的“天主”概念与《尚书》、《诗经》中的“天”或“上帝”相联结，以此论证天主教一神论的正当性。尽管这些早期的译本为《诗经》在西方的传播奠定了初步基础，但由于受到当时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的限制，它们并未能充分揭示《诗经》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和思想价值。

## 二、19 至 20 世纪初文本译介研究

19 世纪之前，西方存于世的只有散落的节译、简介及学术论文中的引用，并没有完整的《诗经》译本。直至 1830 年，法国传教士孙璋（Alexandre de la Charme）的拉丁文译本《孔夫子的诗经》（*Confucii Chi-King sive Liber Carminum*）出版，欧洲才出现第一部《诗经》全译本。译本正文分为 4 个部分，即国风、小雅、大雅和颂。正文部分共有 305 首诗的译文，其中国风 160 首、小雅 74 首、大雅 31 首、颂 40 首，都按照原书的顺序排列。所有译诗都没有标题，只有“Ode 1”“Ode 2”这样的顺序号。在书的前言中，孙璋称他主要依据朱熹的阐释，根据汉、满两种语言的文本翻译，尽量避免把阐释者的话与原文相混淆，原文中没有的内容他会在译文中加括号标记出来，力图贴近原文，宁愿晦涩，也不愿不忠实，要将这部真实原初的、不加任何修饰的古代典籍献给欧洲。<sup>①</sup> 此书翻译始于 1733 年，孙璋去世后被长期搁置在巴黎天文台，直到 1830 年此译本才由法籍德裔汉学家朱利斯·莫尔（Julius Mohl）注释、编辑并于斯图加特和杜宾根（Stuttgartiae et Tubingae）出版，原稿收藏于巴黎国家图书馆。1838 年，法国汉学家爱德华·毕瓿（Edouard Biot）对此译本重新作注后再版刊行。

### （一）法译本

1872 年，鲍狄耶（Jean-Pierre Guillaume Pauthier）翻译并出版了第一本法文全译本《诗经》，书名为《诗经：作为正统经典的中国古代诗集》。此本直接译自中文，还译有第一次译成欧洲大陆语言的《诗大序》。然而，因其文献阅读能力有限，一些译文与原作相差甚远，鲍狄耶的译本并没有在法国汉学界获得广泛的认可。顾赛芬（Séraphin Couvreur）于 1896 年在河间府（今属河北省）献县出版的《诗经》法译本，是《诗经》翻译中颇具影响力的作品。这一译本以中文、法文和拉丁文三语对照的形式呈现，采用音译与意译相结合的方法，逐行对应原文进行翻译，并在注释中引用了清代学者邹圣脉的《诗经备发》。在诗歌翻译过程中，顾赛芬严格遵循朱熹等古代学者的注释，确保了译本的学术性和权威性。他注重保留诗篇的叠咏体、反复排比等形式特征，尽可能地保持原诗的结构和韵律，力求在形式和内容上忠实于原文。除此之外，与 18 世纪的译者马若瑟、韩国英等人相比，顾赛芬在处理宗教性词汇时表现出较大的变化。他在翻译“天”和“上帝”等词汇时，选择了“天”（le ciel）或“威严的天”（l'auguste ciel）等较为中性的表达，并用小写字母书写。更重要的是，顾赛芬是《诗经》早期法文译本中首位重视并体现“比兴”手法的译者。他通过具体的诗文翻译，展现了对“比兴”修辞手法的深刻理解和诠释，使得《诗经》的文学性在法译本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因此，他被认为是真正捕捉并传达了《诗经》文学精髓的

<sup>①</sup> 雷鸣著《〈诗经〉西传先行者——汉学家孙璋及其〈孔夫子的诗经〉考述》，载《长江学术》2023 年第 4 期，第 51-62 页。

法文译者。至1934年，顾赛芬的译本已发行三版，至今仍是广泛流传的法文译本之一。法国社会学家、汉学家葛兰言（Marcel Granet）评价顾赛芬的翻译是客观且可贵的，认为它“按照现代的普遍解释”正确地反映了《诗经》的原意。<sup>①</sup>

## （二）德译本

1833年，弗里德里希·吕克特（Friedrich Rückert）在阿尔托纳翻译出版第一本德文全译本，其书名为《诗经：出自孔夫子的中国诗集》（*Schi-king. Chinesisches Liederbuch, gesamt von Confucius*），1922年再版。此书是根据孙璋的拉丁文译本转译的，与拉丁译本相比，吕克特按照具体内容给每首诗歌重新配置了标题，有选择地增删了部分篇目，并在翻译中多次将一首原作拆分为多首诗歌，或将原作中多首诗歌缩译为一首诗歌，在形式上极力要恢复诗歌本身的韵律美。吕刻特的《诗经》德译本引起了德国文学界对中国诗歌的关注，为当时的德国诗坛注入了一股清流，让德国诗人认识到诗歌表达方面的全新可能性，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德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保尔·海泽（Paul Heyse）1852年取材于吕克特《诗经》译本中涉及“卫宣公筑台纳媳”的相关诗篇而发表的诗体小说《兄弟》（*Die Brüder*）。<sup>②</sup> 1880年，维克多·冯·施特劳斯（Victor von Strauß）在海德堡出版《〈诗经〉：中国经典式的诗集》（*Schi-King. Das kanonische Liederbuch der Chinesen*）。该译本是历史上第一个以中文原文为母本的全译本，书中附有长达60页的序言，对《诗经》及其文化背景和影响作了概要的评述，并且对《诗经》的内容作了较为详细的评论，同时还对诗歌本体的艺术表现作了深刻的探索，在每首诗下又作了脚注。施特劳斯的译本在结构上紧扣原作，内容上重视诗歌题旨的考察与解读，修辞及韵律尽可能再现原作的风格，文法简洁流畅。在意象翻译方面，他采用音译加注释或用目的语意象替代原文意象的方法，使诗歌的意象在译文中得以再现。在诗学形式上，施特劳斯的译本顿挫鲜明，韵脚和谐，尊重原文的诗学形式，尤其是韵律的再现，使得诗歌的音乐性在德语中得到体现。在翻译方法上，他注重保留《诗经》的赋、比、兴等修辞手法，特别是对“兴”的翻译，巧妙利用中西诗歌艺术中的类比因素以及事物之间的隐喻关系，通过注释帮助西方读者理解。但同时，施特劳斯将《诗经》中的“上帝”“天”等同于基督教的“Gott”，引用《圣经》来翻译《诗经》，通过互文将基督教教义植入诗歌作品，试图通过中国典籍证明基督教一神论的存在并传播基督教文化，仍然带有强烈的传教目的。<sup>③</sup> 施特劳斯的译本在德国文学界和汉学界受到高度评价，在欧洲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自1880年再版修订以来，直到1969年仍有重印本问世，并且被英国学者詹宁斯誉为欧洲最佳韵译本。该译本的出现不仅丰富了德国乃至欧洲读者对古代中国的认识，满足了当时社会对远东古老帝国的好奇心，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形象的建立与传播、东西文化的交流互鉴起到了积极作用。尽管施特劳斯的译本在文化传播方面存在对中国文化及宗教文化的误读，但其在19世纪欧洲中国形象急转直下的背景下，对于促进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和理解仍具有重要意义。

## （三）英译本

第一本英译本是在19世纪50年代之后由理雅各（James Legge）完成的。从50年代开始，理雅各在传教士湛约翰、麦嘉温等人以及中国学者王滔等人的帮助下，展开了卷帙浩繁的《中国经

①（法）葛兰言著；张铭远译《中国古代的祭礼与歌谣》（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第15页。

② 张小燕，谭渊著《吕克特的〈诗经〉德译本与“世界诗歌”》，载《德国研究》2019年第1期，第154-168，192页。

③ 孟珺捷著《〈诗经〉施特劳斯译本的翻译策略及文化价值》，载《外国语文研究》2022年第2期，第62-71页。

典》(*The Chinese Classics*)的翻译。1863年,理雅各开始对中国文化的源头——《诗经》进行研究。1871年,他完成了这部古典文献的无韵体英文全译本,并将其作为《中国经典》系列的第四卷出版。理雅各1871年《诗经》译本是第一部也是至今在注释方面资料最齐备的一部《诗经》英语全译本。此后理雅各又于1876年出版了韵译本,1879年,应穆勒(Max Müller)的要求在1871年译本的基础上修订整理了选译本,选译本内容包括《颂》《雅》的部分诗篇和《风》的部分有宗教意味的诗篇,编排顺序与《毛诗》不同,其顺序为:《商颂》《周颂》《鲁颂》《雅》《国风》,并被编入了穆勒主编《东方圣书》(*The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第三卷中。<sup>①</sup>理雅各著《诗经》英译本主要以《钦定诗经传说汇纂》为蓝本,并参照《毛诗注疏》等文献,力图在有限的空间内详尽呈现中国社会广泛接受的《诗经》解读。他秉承“以意逆志”的翻译准则,致力于精确传达诗篇的原意,并以详尽的考据和训诂来支撑其译文。注释部分的篇幅甚至超过了译文本身,反映出他对原文深入细致的研究与阐释。在训诂方面,理雅各细致解释了词义和句意,同时在翻译过程中巧妙处理文化差异。对于那些富含中国文化特色的词汇,他倾向于使用音译,以保留其原有的文化色彩;而对于政治制度和宗教信仰的专业术语,则采用归化的翻译方法,使之更易于西方读者理解。在翻译工作中,理雅各力求保持客观和中立,避免让个人偏见或民族情感影响译文。虽然他对《毛诗序》持有批评意见,但在许多地方还是给予了尊重并引用了其观点。作为首部完整的《诗经》英语译本,理雅各的译作不仅为后来的研究者和翻译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而且因其翔实、严谨、客观的风格,被公认为具有示范性的重要作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东西文化交流史上居功至伟。但对于理雅各而言,真正吸引他的并不是《诗经》的文学价值,而是可以从中证明他的神学信仰、突出他的宗教目的的内容,是《诗经》可以作为宣扬基督教思想的工具性特点。理雅各在翻译中尝试弥合中西文化差异,尤其是在宗教信仰方面,他试图证明中国宗教信仰与西方基督教信仰之间的相似性,尽管这种做法可能存在过度诠释的问题。理雅各的第三个译本,也就是1879年被穆勒编入《东方圣书》的版本是他从1871年无韵体译本的基础之上修订的,并且在此基础之上只选译了宗教意味的诗篇。由此可见,他的翻译从根本上来说是为了传教之用,而忽视了《诗经》本身所具有的文学价值。

1891年,詹宁斯(William Jennings)出版了《诗经》韵体全译本,书名为《诗经:中国人的古老诗歌经典》(*The Shi King: The Old Poetry Classic of the Chinese*)。<sup>②</sup>他在翻译过程中追求译本与源文本在形式和内容上的对等,一句一译,精准传达原意,同时保留原文的韵律和节奏。相比理雅各的韵体译本,詹宁斯的翻译更加忠实于原文,并且在形式上尽量切近,在翻译过程中尽可能地还原诗歌的形式美,不仅是一篇优秀的韵体英译本,更体现了《诗经》翻译和研究趋势向文学研究和学术研究的转变。詹宁斯翻译《诗经》的目的不在于传教,而在于在向英语读者展现中国古代文学的魅力。他尤为重视《诗经》的道德价值,努力使译作保留原作的美德,并为每篇译诗自拟标题,明确题旨,迎合西方读者需求。例如,《国风·周南·葛覃》译为“*Industry and Filial Piety of Wān's Wife*”(文王之后的勤勉与孝道),凸显诗篇主题。他还在译文后附详尽注解,帮助读者理解诗歌的道德内涵,同时结合中西文学理论,既传播了中国古代文化,又融入了西方文化元素。在阐释《诗经》时,他展现出创新性,并不拘泥于过去《诗经》学研究的成果,而是进行独立思考和分析,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和观点。詹宁斯的韵体译本是《诗经》翻译史上的一大进

① 李玉良著《理雅各〈诗经〉翻译的经学特征》,载《外语教学》2005年第5期,第63-66页。

② William Jennings, *The Shi King: The Old Poetry Classic of the Chinese*, London: Routledge, 1891, p. 20.

步，它摒弃了宗教观念，转而重视《诗经》的文本内涵和艺术价值。詹宁斯摘选缪勒《十九世纪》中的一段话作为在自己《诗经》译本中的卷首语，是汉学家们对未来的瞩望，更是对汉学研究美好的期待：“如果汉学家使我们接近中国古典文学，使我们看到其中真正与我们有关的东西，即不仅是古老的，而且是永葆其青春的东西，汉学研究就会很快赢得公众的尊重，而与印欧学、巴比伦学和埃及学相侔。没有任何理由使中国依然如此陌生，如此远离我们共同的兴趣。”

19到20世纪，《诗经》的传播内容仍旧以翻译和介绍为主，伴随着受众的扩大，《诗经》的翻译也从最初的拉丁文译本，增加到法译本、德译本和英译本等多种语译本。这些译本的出现促进了《诗经》在西方的传播，为西方读者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使他们能够更全面地了解《诗经》的内容、风格、艺术特色及文化背景，同时也为西方《诗经》学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尽管此时一些西方学者如施特劳斯、理雅各在研究《诗经》时，仍旧没有摆脱传教影响，倾向于从宗教角度解读其内容和意义，但也有更多的汉学家如顾赛芬、詹宁斯意识到《诗经》其作为文学经典本身的重要价值，他们尽力还原《诗经》原本的面貌，展现《诗经》的形式美，成为西方《诗经》学由神学研究向文学研究过渡的中坚力量。

### 三、20世纪初至50年代欧洲学者的研究

20世纪以后，随着研究者本身的知识积累和学术视野的开阔，《诗经》的研究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由附庸经学的神学研究转向了注重文本的学术研究，回到文本自身，从文化、社会、民俗等多重角度关注文本的文学、文化内涵。

#### （一）法国葛兰言的社会学研究

葛兰言1920年发表的博士论文《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是西方世界第一部深入研究《诗经》的著作，也是西方运用社会学研究《诗经》的开创性专著。葛兰言的学说渊源和方法理论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涂尔干（Émile Durkheim）与莫斯（Marcel Mauss）所领导的法国社会学派，二是沙畹（Édouard Chavannes）所开创的法国的中国学派。葛兰言融合了两家之长，运用法国社会学的理论及分析方法，佐以丰富的民族学资料作为对比分析来考察中国古代的社会、文化、宗教和礼俗。在《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中，他特别关注了男女两性在特定时间和空间中聚集在圣地中对歌竞赛的现象，认为对歌与一个民族的生存方式、认知方式、生活形态等都是直接相关的，尽管现代的歌谣习俗已经不再是古代的模样，其内容、形式仍然存在传承演化的特质。<sup>①</sup>为此他不断引入古代希腊、日本、印度支那、越南等地、中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资料进行比照，力图证明《诗经》中的歌谣是古代农民在祭礼活动时的歌唱。在他看来，在《诗经》中能够很容易地看到中国古代宗教的情形，其中包括有地方性的祭礼、有季节性的共同体祭祀、有对神圣地的盛大节庆，这些祭祀有着认同或区别地方性部落与性别团体的社会功能，它调整了社会生活的过程。<sup>②</sup>葛兰言将《诗经》中的节庆与歌谣置于更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中进行考察，并进一步揭示其中蕴含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意义，突破了传统经学阐释的束缚，已经超出了惯常的、狭义的文学

①（法）葛兰言著；赵炳祥，张宏明译《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85页。

②覃慧宁著《葛兰言〈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的学术意义》，载《西北民族研究》2006年第4期，第208-213页。

研究范畴，推动了西方学者对《诗经》的重新认识和理解，为《诗经》的研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视野和角度。

## （二）英国亚瑟·韦利的文学研究

在《诗经》翻译方面，翻译的雅和精更受到译者的关注。亚瑟·韦利（Arthur Waley）是英国汉学研究的第二代领军人物，精通多种东方语言，包括汉语、满文、梵文、蒙文和日文等，他的《诗经》英译本是20世纪以来从文化视角全面解读《诗经》的第一个译本。1937年，韦利的《诗经》英译本由伦敦的乔治·艾伦和安文（George Allen & Unwin）出版社正式发行，并在此后多次重印和再版。<sup>①</sup> 他的翻译作品以简洁、轻快著称，力图准确无误地再现原著风貌，并且译文通顺流畅，是西方汉学界的重要翻译作品之一，对西方《诗经》具有深远的影响。他的译本特色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分类方式，它分类方式并没有按照《诗经》中传统的“风”“雅”“颂”来分类，而是将诗歌按照主题重新进行编排，分为爱情、婚姻、战争、田猎、祭祀等17个主题。这种分类方式突破了传统思维，为读者更清晰地理解诗歌内容提供了便利，更符合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二是译介内容，韦利对“经学解经”持有辩证的观点，既肯定经学涵义在理解《诗经》文化内涵时的重要性，又认识到过度经学阐释的局限性，在翻译的过程中，使用自由诗体，以经学阐释为背景，同时立足现实，更注重文学价值的传达，努力摆脱经学局限，再现文本中所表现的中国古代社会的原本面貌。<sup>②</sup> 宇文所安评价道：“亚瑟·韦利既是一位学者，同时又是一位才华横溢的翻译家；在译作（从某种程度而言也属于阐释）中，他尽最大努力，使这些诗歌恢复了周初时的清新。”<sup>③</sup> 三是翻译策略，韦利在翻译中采取探源式的方法，始终强调原始资料的重要性，提倡查阅古典文献、参阅第一手资料，认为即使在参考《说文解字》时，也应该使用早期版本，避免因版本删减而造成意义的遗漏。这种追根溯源的字词考究精神，保证了译文语言的准确性。此外，韦利译本中采取了文化人类学和比较文学的视角，并没有停留在阐释的层面上，而是在阐释的基础上与其他文化进行类比，提出自己的观点。在译介中国古代文化的基础上，横向对比早期的中国文化与欧洲文化，以寻找文化之间的相通性。但是，类比的过程中不免会出现主观的缺陷，例如译本中将《诗经·大雅·绵》的第一句“绵绵瓜瓞，民之初生，且土沮漆”解读为“暗示人类起源于葫芦种子”，并与其他文明中“人类起源于种子”的传说进行类比，过度强调相似性，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中国文化的曲解。但韦利的译本使得西方学者能够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来审视和研究《诗经》，丰富了西方诗经学的研究视角和理论体系，为西方学者提供了研究《诗经》的重要参考资料，对东西方学者在《诗经》研究领域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具有促进作用。

## （三）高本汉的语言学研究

高本汉（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是瑞典著名语言学家。他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音韵学研究》（*E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成为他重新构拟中古汉语语音系统的奠基之作。1923年，他发表了《中日汉字分析字典》（*Analyt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and Sino-Japanese*）。在《分析字典》中，高本汉以对《诗经》韵脚的系统论述为依据，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上古汉语音韵的重要假设，例如，从具有共同的谐声成分的汉字系列中，他认为在上古汉语和中古汉语之间这

① Arthur Waley, *The Book of Song*,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37.

② 朱云会，胡牧著《亚瑟·韦利〈诗经〉英译的版本考与文化翻译新辨》，载《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21年第1期，第145-151页。

③ Arthur Waley, *The Book of Songs*, New York: Grove press, 1987, p. xxiv.

个阶段的某一时期，一些字的浊塞音声母（b、d、g）和另一些字的浊塞音韵尾必定是失落了。1950年，高本汉译《诗经》英译本问世。多年来，高译《诗经》在我国翻译界，乃至诗经学界，一直备受推崇，马祖毅认为高的译本是“《诗经》西播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sup>①</sup>夏传才赞赏其为“追求‘信’的典型”。<sup>②</sup>高译本最突出的特色就是用自创的lundell音标记音，这种记音方式虽不够准确，但可以为不懂汉语的西方读者提供大致的读法，使他们了解古汉语诗歌韵律的大致面貌。高本汉不分行，不押尾韵，不讲求明显的节奏和音步。由此可知，高本汉在翻译过程中更注重诗的思想内容，而不是其美感和文学品质。客观地说，高本汉《诗经》译本不是以文学艺术性为旨归的诗歌翻译，而是根据诗篇语义结构以对英汉两种语言的语音文字进行对比为目的的诗歌翻译。<sup>③</sup>总的来说，高本汉的音韵学研究为古汉语研究和我国古代文化传播作出了巨大贡献，居功至伟。

自20世纪曙光初现以来，伴随着人文主义精神的复兴浪潮与西方新兴思想潮流的蓬勃兴起，西方诗经学领域经历了一场深刻而根本性的变革——它不再局限于传统框架，转而聚焦于文学文本本身，运用多元的理论视角与方法论，深入探索《诗经》的文学价值、文化内涵乃至其所映射的社会意义。在这一转型过程中，葛兰言的社会学研究，亚瑟·韦利的英文全译本，高本汉的英译本和音韵学研究等均成为推动西方诗经学向文学阐释与文化解读方向迈进的重要力量。这些新译本显著地转向了文本的纯文学性探索，翻译过程中不仅重视文学形式的再现，还深入音韵、结构及内蕴，超越了传统经学注释的局限，彻底挣脱了儒家义理的束缚，迈向了更为深入的文学与文化研究。同时，一股跨学科的研究风潮悄然兴起，文化学、民俗学、神话学等多重视角被引入《诗经》研究，极大地丰富了其解读维度。这种多角度、跨学科的研究趋势，预示着20世纪50年代后，《诗经》研究将迎来一个更加繁荣、多元且深刻的崭新局面。

#### 四、20世纪50年代后美国学者的跨学科研究

二战后，美国的经济力量空前膨胀，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头号强国，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格局被以美苏为中心的世界格局所取代。美国政府与私人机构纷纷加大对社科研究的支持，设立基金会及研究机构，为汉学等研究提供资金与平台，大量学术成果开始涌现。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美国汉学界凭借其强大的综合实力，不仅在国际学术界占据了重要地位，还引领着汉学研究的潮流与方向。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批批新的汉学家脱颖而出，他们带着对中国文化的浓厚兴趣与敬畏之心，投身于汉学研究的广阔天地中。

##### （一）文学研究

美国现代主义诗人庞德（Ezra Pound）在二战结束后因支持法西斯被从欧洲遣返回美国。在被关押期间，儒家思想成为他心灵的慰藉，他深信儒家学说能够治愈西方社会的深层问题。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他完成了《诗经》的翻译工作。1954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译本，名为《孔子颂歌》（*The Classic Anthology Defined by Confucius*）。<sup>④</sup>他的《诗经》译本体现了他对中国文

① 马祖毅著《汉籍外译史》（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57页。

② 夏传才著《略述国外〈诗经〉研究的发展》，载《河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期，第71页。

③ 李玉良，孙立新著《高本汉〈诗经〉翻译研究》，载《山东外语教学》2011年第32卷6期，第93-98，104页。

④ Ezra Pound, *The Classic Anthology Defined by Confuciu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化的深刻理解和对诗歌翻译的独特见解。对庞德而言,《诗经》绝非一部诗歌集那么简单,而是孔子选编的对于历史具有借鉴意义的“中国史诗”。他翻译《诗经》的初衷是“中为洋用”,旨在通过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精髓,为现代诗歌注入新的活力,进而推动西方社会的革新。他坚信儒家思想是解决西方社会问题的钥匙,因此努力在传统诗作中寻找灵感,将这些“活”的元素融入现代诗歌之中,以期重振诗歌艺术的生命力。庞德的意象诗歌以其精确具体的意象、意象并置和叠加的技巧、短小精悍的篇幅和多变的节奏而著称。在翻译《诗经》时,他立足于西方诗歌的传统与语境,灵活运用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技术手段,如“并置诗法”与“人物面具”,赋予这部古老的中国文学作品以全新的现代诠释,使这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在西方现代诗学领域获得了新的欣赏和认可。庞德的《诗经》翻译也融入了他个人对中西诗歌传统的思考和对儒家诗教思想的理解,这不仅是对原文的再现,更是他个人理解和感悟的体现。这种个性化的翻译风格赋予了他的译本独特的魅力。庞德主张诗歌的节奏应具有音乐性,反对传统诗歌节奏的硬性规定。他提倡通过意象来表达情感,避免直抒胸臆,突显了意象主义运动的主题。以庞德为领袖的意象主义诗人群体摒弃了维多利亚时代晚期诗歌的冗长和僵化,成功地引领美国诗歌进入了一个新时代。继其之后,又有一批学者围绕《诗经》的意象问题进行讨论,1963年,美国汉学家麦克诺顿(William Mc Naughton)发表了《诗经的综合映象》(*The Composite Image Shy Jing Poetics*)。1987年,华裔女学者余宝琳(Pauline Yu)在《中国诗歌传统中的意象读法》(*The Reading of Imagery in the Chinese Poetic Tradition*)中对《诗经》意象进行了探讨。然而,意象主义诗学也因其固有的局限性而未能长久繁荣。由于意象这一手法的运用对他们而言尚处于初级阶段,加之对中国古典诗歌的某些误解,导致其实践中存在诸多不足,最终走向了衰落。尽管如此,庞德的翻译工作仍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来看待中国传统文化。他对《诗经》中的儒家思想、诗乐结合传统以及中国古诗和汉字意象的挖掘,掀起了西方对于《诗经》意象研究的热潮,也启发我们在新的语境中对《诗经》文化进行再思考。

## (二) 语言学研究

美国学者金守拙(George A. Kennedy)对古代汉语语法有着广泛的研究,其最有影响的两篇论文是《再论吾、我》(1956)及《诗经的不规则韵律》(1939)。这两篇论文在作者过世后均被收录在他的文集《金守拙作品选集》(*Selected Works of George A. Kennedy*)中。<sup>①</sup>金守拙在《诗经的不规则韵律》中着力探讨了《诗经》中反映出的上古汉语的韵律特点,特别是旋律的重复性,这是诗歌最基本的韵律属性。<sup>②</sup>他特别关注了《诗经》中超过标准音节的诗行,以及这些长句中非重读音节的存在,如“如之何”中的“之”。金守拙指出,韵脚时常落在倒数第二个音节,并且一对韵脚后跟着一个相同的词,这些词通常是轻读的。他对《诗经》中的“风”“雅”“颂”不同部分的韵律特点进行了区分,探讨了不同语体的韵律结构。金守拙的研究肯定了《诗经》中韵律规则的存在,尤其是对非重读音节的考察,为理解上古汉语诗歌的韵律结构提供了新的视角。他创新性地引入了节律外成分(extrametricity)等概念,将韵律现象与句法结构相联结,对理解诗歌的韵律结构具有重要意义,也为后续的韵律句法学研究奠定了基础。尽管如此,金守拙的研究在声调与韵律的关系上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他试图用声调差异来解释韵律现象,但这一理论

① G. A. Kennedy, *Selected Works of George A. Kennedy*, New Haven: Far Eastern Publications, 1964.

② G. A. Kennedy, *Metrical “irregularity” in the Shih Ching*, in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939, vol. 4, No. 3 -4, pp. 284 - 296.

并不完全适用于上古汉语的实际语音系统。虽然金守拙指出了韵律现象，但对于韵律机制的深入研究不足，尤其是对于轻重音实现的语音机制缺乏充分的探讨。他的研究未能充分解释《诗经》中韵律现象的例外情况，而这些例外现象不仅挑战了现有的理论框架，也为我们指明了未来研究的方向，即需要更加细致入微地考察上古汉语的语音系统，结合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以更全面、更深入地理解和解释这些韵律现象及其背后的复杂机制。

加拿大学者多布森 (William A. C. H. Dobson) 是一位在古典文学与语言学交叉领域享有盛誉的学者，其深厚的学术造诣体现在其两部研究论著之中：《语言学证据与〈诗经〉创作年代》(1964) 与《〈诗经〉的语言》(1968)。《〈诗经〉的语言》由多伦多大学出版社于1968年出版，深入剖析了《诗经》的语言特色、语法结构及词汇演变，为后世学者理解《诗经》的语言艺术提供了宝贵的语言学视角。而在《语言学证据与〈诗经〉创作年代》一文中，多布森对《诗经》各篇章的创作年代进行了系统的考辨与推断。他深入分析了《诗经》的语法体系，发现部分诗篇的语法构造与 EAC (Early Archaic Chinese, 早期古汉语, 公元前 11 世纪和前 10 世纪的青铜碑文) 相契合，而另一部分则显现出 LAC (Late Archaic Chinese, 公元前 4 世纪和前 3 世纪的文本) 的印记。<sup>①</sup> 基于这一语法结构分析，他构建了一个关于《诗经》创作时间线的假设：首先为《颂》，约成书于公元前 11 至前 10 世纪；继而是《大雅》，大约在公元前 10 至前 9 世纪；随后是《小雅》，时间跨度为公元前 9 至前 8 世纪；最后是《国风》，创作于公元前 8 至前 7 世纪。多布森提出，在早期古汉语中，一些语法功能在晚期古汉语中有可辨的对应字，这些对应字构成了所谓的“对子”。为了准确反映“对子”在《诗经》中的分布情况，他采取了以整首诗歌为统计单位的方法，避免因诗句重复可能导致的偏差。他的统计结果显示，这些“对子”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词位，证明了它们在古汉语中的动态演变特性。例如表示“能”的对子有：“克” (EAC) - “可” “能” (LAC)，在 EAC 中，“克”在动词之前，表示能，允许、可以，在 LAC 中，“可”位于动词之前，表示允许、可以，“能”也一样，表示能够。这三种形式都在《诗经》中出现，但“克”主要用于颂和大雅中，而“可”和“能”则主要用于小雅和国风中。这些词在《诗经》中的出现顺序与上述假设的创作年代顺序一致，从而支持了他的年代假设。多布森的结论与中国传统诗经学关于《诗经》创作年代的考证基本一致，但他的研究提供了一种基于语言学证据的新的分析方法。

### (三) 社会学研究

帕里 - 洛德口头诗学理论，又称“帕里 - 洛德理论”或“口头程式理论”，是由米尔曼·帕里 (Milman Parry) 和艾伯特·贝茨·洛德 (Albert Bates Lord) 共同创立的，是 20 世纪在西方发展起来的具有影响力的民俗学理论之一。其产生的直接动因与著名的“荷马问题”紧密相关。荷马问题主要探讨的是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作者身份及其创作方式，具体而论，即探讨这两部史诗是否为单一诗人荷马独立创作，还是历经口头传统，由多位创作者共同参与创作并代代相传的集体智慧结晶。帕里和洛德通过对荷马史诗的深入分析和长期的田野调查，提出了口头诗学理论，为荷马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口头诗学理论的核心观点是：强调“表演中的创作”，认为口头诗歌创作与表演紧密相连，诗歌在表演中即兴创作；程式化表达是口头诗歌的基础，史诗通过固定的词汇、短语或句式来完成构建；口头诗歌中存在固定的主题

<sup>①</sup> W. A. Dobson, *Linguistic Evidence and Dating of the Book of Songs*, in *Toung Pao*, 1964, No. 51, pp. 323 - 334.

与典型场景，为诗人提供创作框架；强调歌手在传承中的重要性，其表演技巧和艺术素养影响诗歌的流传；倡导跨学科研究方法，综合运用语言学、人类学等成果深入研究口头诗歌。1969年，美国汉学家傅汉思（Hans Hermann Frankel）首次将“套语理论”（也称为口头程式理论）应用于《孔雀东南飞》的研究。随后，在1974年，一位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的华人学者王靖献，将这一理论引入中国古典诗歌的研究领域，并在其博士论文《钟与鼓——〈诗经〉的套语及其创作方式》（*The Bell and the Drum: Shih Ching as Formulaic Poetry in an Oral Tradition*）中进行了深入探讨。<sup>①</sup>在该研究中，王靖献借助“口头诗学理论”，对《诗经》中的“套语”和“主题”进行了详尽的分析。此外，他还对诗歌的语言特色和韵律传统进行了大量的补充和修订，力图构建一个全新的理论框架，以冲破传统的《诗经》学研究。21世纪以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将帕里洛德理论应用于包括《诗经》在内的中国古典诗歌研究。在帕里洛德理论的影响下，《诗经》研究逐渐从传统的文献学、历史学等角度向语言学、民俗学等跨学科领域拓展，深化了对《诗经》的理解和认识，更加全面地揭示了《诗经》的价值和意义。但帕里洛德理论并非具有普遍适用性，其所依赖的田野调查结论不可避免的会带有研究者的主观想法，过于强调史诗等口头文学作品的口头传统性质，在一定程度上会忽视了书面记录对文学作品传播和保存的重要作用。同时，对于口头表演所展现的超文本性质及其具体表演中独特文本特征的深层联系，该理论亦未能提供充分且令人信服的解析，对其应用仍需要在进一步的研究中加以证实和发展。

## 结 语

综上所述，《诗经》在西方的传播与研究不仅是一部跨越时空的文化交流史，也是东西方文化相互借鉴、融合的生动例证。在中国，《诗经》的研究侧重于使用传统文献学、历史学方法，强调其政治教化功能和道德伦理价值。而在西方，《诗经》的传播与研究则呈现出了不同的轨迹。从以传教为目的的辅助工具到文学研究的独立对象，再到跨学科视野下的全面探索，西方诗经学在研究过程中不断引入新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为国内《诗经》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了解西方诗经学的演进历程，有助于拓宽国内学术界的国际视野，更好地探索如何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当今的文化遗产提供经验与启示。这不仅是对古代文学研究的深化与拓展，更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的生动实践。

<sup>①</sup>（美）王靖献著；谢谦译《钟与鼓——〈诗经〉的套语及其创作方式》（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



## 俄国与澳门交往史研究新进展： 评《17-19世纪俄国对中国澳门的认识》

陈彦喆

俄国地处中国以北，澳门偏居中国南陲，两地相隔遥远，但早有沟通往来。考梳近代俄国人认识澳门的过程及其与澳门的互动交往情况，既有助于开阔对该时期澳门地区与外部世界的多样化复杂联系的了解，还有益于增进对欧洲、美洲、亚洲多国之间以海洋为中心的权力博弈图景的认知。20世纪末以来，学界对近代俄国人在澳门的活动已有一定研究。1996年，澳门理工大学研究员冼丽莎（Tereza Sena）在论文《十八世纪匈牙利冒险家在澳门》中谈及1771年数十名俄罗斯人意外航行至澳门的历史事件。<sup>①</sup>北京外国语大学柳若梅教授持续关注俄国与中国澳门地区交往问题近20年，发表多篇相关研究成果。<sup>②</sup>2016年，澳门大学汤开建教授在著作《天朝异化之角——16-17世纪西洋文明在澳门》中对18世纪至19世纪多批俄国人在澳门的活动有所介绍展呈。<sup>③</sup>2023年12月，柳若梅教授新作《17-19世纪俄国对中国澳门的认识》问世。作者力图在过往研究的基础上“全面梳理和再现历史上俄国认识澳门这一问题的发展过程，分析不同时期俄国认识澳门这一问题发生的根源和所反映的欧洲政治格局、国际政治关系以及中外文化交流意义”。<sup>④</sup>这部著作的面世，终使相关问题得到更为清晰完备的考证论述。在史料方面，本著作取材详尽，作者谙熟中外学者汇编出版的海量中俄关系资料，遍访俄罗斯多家档案馆（如俄罗斯外交部档案馆、俄罗斯国家历史档案馆、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档案馆、俄联邦古代文书档案馆、俄联邦

著者简介：陈彦喆，女，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中外关系史。

① 此文先在1996年于亚洲历史学家国际协会第十四届会议上宣读，后在1997年于澳门《文化杂志》英文版、1998年于澳门《文化杂志》中文版发表。Tereza Sena, *Some Hungarian adventurers in Macao, Formosa and China in the late eighteenth century (1771-1772)*, in *Review of Culture*, no. 30, pp. 79-101. 冼丽莎著《十八世纪末匈牙利冒险家在澳门》，载《文化杂志》1998年第1期，第121-131页。

② 柳若梅著《嘉庆年间俄船首次海上来华贸易事件钩沉》，载《社会科学》2007年第8期，第160-168页；柳若梅著《历史上俄罗斯人之认识澳门》，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第173-180页；柳若梅著《1771年俄罗斯人首航澳门考》，载《海洋史研究》2018年第1期，第219-233页等等。

③ 汤开建著《天朝异化之角——16-17世纪西洋文明在澳门》（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69-74，239，263-271，556，564，1266，1363，1433，1436页。

④ 柳若梅著《17-19世纪俄国对中国澳门的认识》（北京：学苑出版社，2023年），序言第6-7页。

海军部档案馆) 发掘大量俄文一手史料, 兼顾中文官方文书与私家记载, 使全面复现俄国人认识澳门的历程成为可能。在研究视角上, 本著作不仅从国别史角度出发, 将俄国人认识、寻访澳门的过程与俄国扩张政策、对外贸易、科学文化发展大势相关联, 还兼具全球史视野, 将相关事件置于开阔的世界性政治、经济、文化关系网络之中考察, 在多方互动的整体图景下生动阐明各事件的发展过程。本著作结构合理, 正文分为11章, 主要按照时间顺序钩沉17世纪末至19世纪末, 俄国人以间接或直接方式认识澳门的诸多事件的起因、经过、结果与影响。

纵观全书, 近代俄国与中国澳门的联系可以分为明暗两条线索。明线即为俄国人逐渐知晓澳门情况并向该地旅行、贸易、考察的历程。16世纪开始, 面向大西洋一侧的欧洲国家相继循海路来华贸易。1557年, 澳门为葡萄牙人所入居, 很快成为西方人来华之时的重要落脚地。同期, 俄国不断向东扩张, 至17世纪中期, 其势力已触及中国边界。尽管俄国有武力侵占中国的野心, 但碍于新兴清王朝的较强军事实力, 只得转而寻求和平外交与贸易。<sup>①</sup> 1675年, 俄国外务委员会翻译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米列斯库-斯帕法里奉命出使中国, 任务之一即是“希望中俄自由贸易”并“探明沟通中俄的道路, 特别是水路”。<sup>②</sup> 斯帕法里在北京期间, 通过经澳门入京并在清廷供职的天主教耶稣会教士, 探听得澳门的基本情况, 包括其方位、大小、行政管理、人口构成、城防情况、贸易政策等, 回国后将之于书稿中介绍给同胞, 由此拉开俄国人认识澳门的序幕。

俄国人初次踏访澳门的经历, 则颇具戏剧色彩。此事肇始于俄国、法国两个分居欧洲东西两侧的强国以中欧大国波兰为中心的权力拉锯, 二者分别笼络、扶植波兰的不同宗教、贵族力量, 以期扩张自身势力、阻截对手发展。<sup>③</sup> 1768年, 波兰巴尔贵族联盟成员莫里茨-奥古斯丁·别尼奥夫斯基在对抗俄国的战役中被俘并被当作极其危险的政治犯, 按俄律流放至最为偏远、位于俄国领土东南端的勘察加半岛。别尼奥夫斯基此前学过航海和地理, 抵达勘察加后又结识另一名知识渊博的流放犯赫鲁晓夫, 二人共同研究记载英国海军首次环球航海的《1740-1744年间环球航海记》(安森于环球航海期间成功截掠西班牙大帆船, 其间滞留澳门和广州), 最终成功带领几十名俄国人逃出勘察加, 一路南下, 于1771年9月抵达西方人聚居的澳门, 休养数月后才重新启程前往西欧。俄国人首次抵达澳门的“意外事件”是欧洲政治权力斗争、俄国流放制度、西方航海探险热潮综合影响的结果, 亦“折射出澳门在全球一体化发展进程中的位置以及当时欧洲列强在澳门的活动”, 部分出逃的俄国人事后将航海日志及航海图呈交俄方官员, 增进了俄国对从勘察加至澳门的海上航路的认识。<sup>④</sup>

俄国人对澳门的进一步考察, 发生在俄国政府组织的首次环球航海期间。1796年, 俄国海军军官克鲁森施坦恩随英国海军学习技术之时曾在澳门停留半年, 深刻见证中西海上贸易的繁荣景象, 以及海路运输相比陆路运输在时效、成本等方面的优势, 因而上书沙皇建议开辟环球海上商路, 即从波罗的海运出俄国商品, 绕过合恩角运往俄属美洲, 再将殖民地商品运往华南, 换回中国商品后再绕过非洲返回俄国。当时, 俄国与中国北方的陆上贸易正受到其他西方国家与中国南方大规模海上贸易的严重冲击, 唯有开辟从西伯利亚、俄属美洲直通华南的海路, 才能有效应对新时期的挑战。为此, 1802年至1803年, 俄国政府一方面批准克鲁森施坦恩按其计划组织环球航

① 薛衔天著《中俄关系史话》(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年), 第3-14页。

② 柳若梅著《17-19世纪俄国对中国澳门的认识》, 第2页。

③ 刘祖熙著《波兰通史》(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6年), 第140-148页。

④ 柳若梅著《17-19世纪俄国对中国澳门的认识》, 第77页。

行，探明经海路与日本、中国贸易的可行性，沿途作科学考察；另一方面向中国派遣使团，求取在南京、广州贸易的许可。1805年底，执行首次环球航海任务的俄国船只“希望”号与“涅瓦”号相继驶抵澳门，船长们观察记录下澳门地理环境、人口构成、葡澳政府与清政府的关系、英国人与葡萄牙人在澳门的竞争等，随船自然科学家则以画笔忠实描绘出澳门远景、澳门重要景观贾梅士洞、从澳门眺望虎门的场景。环球航海结束后，两位船长的文字行纪得以付梓出版，其中即包含基于亲身经历、具体准确的澳门见闻；随行人员绘制的图画资料，亦交由俄国画家制成版画后印刷成册，画册一经出版即轰动欧洲，其中的澳门图景无疑丰富了俄国人乃至欧洲人对这座东方岛城的具象认知。不过，俄国政府同期派往北京求取与中国沿海口岸通商之许可的使团未能获准入境，嘉庆皇帝获知俄国船只抵粤的消息后，以“两国向止在恰克图通市贸易，本有一定界限，不可轻易旧章”为由，禁止俄国人在中国沿海地区贸易。<sup>①</sup>然而，圣旨传至广州之时，两艘俄船早已与行商达成交易并获准离港，载着丰富的中国商品返回俄国，擅准俄船贸易、归国的广州官员事后受到惩处。因清政府“不能既谙北路兼晓南疆”的国防考量，俄国与中国的海路贸易最终未能开展起来，“希望”号与“涅瓦”号的广州交易仅是一次侥幸成功的偶然事件。

19世纪，俄国积极投身抢占东方利益的竞争之中，期间探得更多澳门消息，对澳门的态度也因时而变。1814年，长期在广州为来粤贸易的欧洲人做给养服务的美国商人彼得·瓦西里耶维奇·多贝尔因崇拜战胜拿破仑的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而受命前往马尼拉为俄国筹建领事馆并协调俄菲贸易。多贝尔早在1798年就曾旅经澳门，担任俄国驻马尼拉总领事期间又前往澳门为勘察加地区采购生活必需品，在当地生活两年之久。多贝尔后撰写出版行纪，其中即有对澳门见闻的大幅详细记述，极大地丰富了俄国人对澳门的认识。同期，俄国报刊中亦载有不少介绍澳门的文章，如《中国城市简介：广州和葡属澳门》《梅耶先生来自中国的信：来到澳门，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一页》，亦增进了俄国人对澳门情况的了解。1852年，俄国政府设立远东政策特别委员会并派遣普提雅廷率船队前往中国、日本商谈海路贸易等事宜，清政府依然禁止俄国人在中国沿海港口贸易，但使团在广州、香港有所停留，并间接探听得些许澳门近况，知悉香港的兴起与澳门的衰落。1857年，普提雅廷再次率领使团来华但未获准入京，一行人改从海路行经天津、上海、香港，使团停留香港期间，普提雅廷多次前往澳门与美国特使列维廉商讨时局、谋取在华利益。同期，俄国海军开展首次蒸汽船环球航海，随队医生维舍斯拉夫采夫介绍香港情况时谈及澳门的光辉历史与惨淡现状。1858年，俄国借第二次鸦片战争之机，迫使清政府与之签订《天津条约》，获得与中国沿海各开放口岸通商的权利，远在中国南隅的澳门不再是俄国寻求对华海上贸易的主要跳板，而澳门社会、经济的萧条亦使俄国官员对该城的评价大幅降低。1872年，俄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在上呈海军部部长的报告中明确表示澳门这个“三百年前属于葡萄牙殖民地统治的地方，现在已经失去了意义”“尽管还进行一些茶叶进出口贸易，但其存在完全取决于走私、赌场和苦力贸易”。<sup>②</sup>不过，澳门依然保有难以磨灭的历史文化意义，19世纪中后期，不乏俄国重要人物乐于参观访问澳门。19世纪70年代初，俄国大公阿列克谢在环球航海期间受邀赴澳门游览。19世纪90年代初，俄国皇储尼古拉到访中国时亦有意前往澳门，后因行程过紧而未能如愿，但随行外交官于行纪中介绍在香港、广州、上海等地的见闻时，多次谈及澳门历史与现状，可见尽管当时澳门的政治经济地位大不如前，但却是俄国人熟悉且仍然关注的对象。

① 柳若梅著《17-19世纪俄国对中国澳门的认识》，第99页。

② 柳若梅著《17-19世纪俄国对中国澳门的认识》，第187页。

本著作还挖掘出近代澳门与俄国联系的多条暗线，即经澳门入京的天主教传教士与俄国使臣之间的秘密往来、与彼得堡科学院院士之间的学术交流，以及与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使团成员之间的相惜互助，揭示了地处西欧与中国之间的俄国历史上利用其地缘优势在西欧和中国的往来方面发挥的桥梁作用。1676年，俄国使者斯帕法里在京期间，通过耶稣会传教士探听得诸多中国情报，后者有意联合俄国以武力打开中国大门，供职钦天监的比利时耶稣会士南怀仁还通过斯帕法里致信沙皇示好并献上天文学著作。1686年，俄国专使维纽科夫等人来京协调边境争端，南怀仁再次借机递信向沙皇表明忠心，并希望俄方允许耶稣会传教士借道俄国由陆路来华。1689年，葡萄牙耶稣会士徐日升、法国耶稣会士张诚奉清廷之命在尼布楚谈判期间担任译员，为维护天主教在华传教成果，二人在谈判过程中只得以清廷利益为重，但同时也向俄方使臣透露不少有关中国地缘、交通、职官、习俗的信息，还赠之以意大利耶稣会士卫匡国绘制的中国地图。此后至18世纪20年代末，俄国使者在北京的活动离不开耶稣会传教士协调助推，俄国人不仅从耶稣会士处探听得诸多中国情报，还在其人指点帮助下结交清廷权贵，为俄国商团筹得借款，并使恰克图条约最终有利于俄方。1725年，为推进俄国科学文化发展、追赶欧洲强国步伐，叶卡捷琳娜一世顺应彼得一世遗愿创办彼得堡科学院，面向全欧洲招贤纳士。1731年，受聘于彼得堡科学院的普鲁士东方学家拜耶尔，请求俄国对华商务代表朗格替他向北京的耶稣会传教士递送信件，并赠予著作《中国博览》以及德国天文学家基尔赫的《天文学观测选编》。北京的耶稣会士不仅热心解答拜耶尔关于中国的诸多疑问，还回赠汉拉词典、中文辞书等，并明言渴望知晓欧洲各方面近况的需求。自此至1773年罗马教廷下令解散耶稣会，彼得堡科学院学者与北京耶稣会士之间交往频繁，欧洲（含俄国）的科研成果得以经俄国商队、使团、信使转寄，为北京耶稣会士掌握应用；来华耶稣会士在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天文、地理、医学、植物学等方面的研究动态，亦常经彼得堡科学院介绍至欧洲学界。这些耶稣会士大多从欧洲跨海来华，其著述取道陆路从俄国传回欧洲，整体路径在空间上形成圈状闭环，而澳门作为西方传教士初入中国之时的首要落脚地，以及其人向中国内地传送人员、物资、信息的重要枢纽，正是这一通路上的必经节点。此外，1727年恰克图条约签订后，俄国东正教使团获准驻京，修士们遵照沙皇指示着意避免与在华天主教传教士产生利益冲突，双方维持着友好的互助关系。初时，东正教修士在北京的生活多得天主教传教士照拂，学习中国语言文化时也多参考后者的已有研究成果。及至19世纪30年代，天主教在华传教事业即将覆没之际，东正教使团长魏若明甘冒激怒清廷的风险，遵照最后一名留守京城的葡萄牙籍主教毕学源的遗愿，尽可能妥善地变卖天主教会财产，并将所得银两转寄至澳门。至此，澳门这个近代西方人开展对华活动的跳板，再度显露出重要的集散意义，又因时局之故，俄国人在此次财资回流澳门的过程中发挥了首要作用。

读毕本著作，笔者对俄国与澳门之间历史联系的了解，似从散落浩渺烟海的点点浮萍，续接为一张因果相续、脉络清晰的有机网络。作者以极大的耐心与严谨考究的精神，充分细致梳理了近代俄国与澳门的直接或间接交往情况，视角多维、内容丰富，所论史事远不止于笔者前文评介的内容。相信阅读本著作的读者不仅能深化对世界一体化进程中，北陆俄国与南海澳门彼此联通的起因、经过、结果与影响的系统认识，还能从全球史、俄国史、澳门史、中西贸易史、中西文化交流史、天主教与东正教在华传教史等多种专门视角收获新知。



## 《海上絲綢之路叢刊》投稿須知

《海上絲綢之路叢刊》為暨南大學澳門研究院與國際（澳門）學術研究院合辦的學術期刊，創刊於2024年6月，是中外關係史、明清史（港澳史）、海外漢學、基督教傳華史及海上絲綢之路城市社會、經濟、文化、政治等研究領域的專業刊物。本刊以“立足專業、服務國家、面向世界”為辦刊方針，旨在促進相關領域研究的繁榮和發展。

本刊歡迎國內外專家學者賜稿，投稿注意事項如下：

1. 來稿不限所使用的語言，中文也不限簡體與繁體，字數以2萬字為限；
2. 來稿文責自負，必須為原創且未經其他期刊以任何形式發表或出版，稿件一經採用，本刊可以任何形式發表或出版，或經本刊授權其他個人或單位以任何形式發表或出版，惟投稿3個月後仍未獲任何回覆，則可另投他處；
3. 本刊有權刪改來稿內容，如不同意，請在來稿中注明；
4. 為了統一規範論文的撰寫、編輯、印刷以及為了便於論文處理、儲存、檢索、利用、交流、傳播等，投稿之論文格式請參照本刊《體例要求》（請與編輯部聯繫）；
5. 來稿須同時以WORD檔及PDF檔格式電郵至：  
[journalmsr@126.com](mailto:journalmsr@126.com)/[journalmsr@hotmail.com](mailto:journalmsr@hotmail.com)

《海上絲綢之路叢刊》編輯部



ISSN 2958-9657



9 772958 965007 >